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HF
1755
G35512
1914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shangwuzhinan00geor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商務指南

(8)

163

SE DO NOT REMC
SLIPS FROM THIS

TY OF TORONTO

SHANG WU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商務指南

中華民國三年歲次甲寅

上海美華書館擺印

HF
1755
G35512
1914

A TRANSLATION OF THE IDEAS

OF

HENRY GEORGE'S

PROTECTION OR FREE TRADE

TRANSLATED BY

W. E. MACKLIN

AND

Mr. TAO LUNG CHWANG

PUBLISHED BY

Mr. JOSEPH FELS

OF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4.

商務指南

英醫士馬林譯
江甯陶隆撰述

第一章言保商之失

論工之苦無異於牛

通商行則工人樂保商行則工人困由來已久不自今日始矣吾先不論工人吾姑借牛以比喻牛之被縛於柱上也爲繩索所拘攣壓制之使不得行愈纏愈固愈逼愈緊頭與柱相抵觸卒至窮而無所之其故何在以牛但有力而無智有勇而無謀雖有蚊蟲螻蟻等類百方咬齧中傷之彼無如何也蓋牛迫於無法故遂聽毛蟲之侮弄而生死不復顧惜智識俱窮力甯足恃乎今之工人亦牛之顚倒癡迷作窮途之哭一步終不可行也各國造工藝之工人成財皆出其手然但見其成財而究未見其積財財愈成而窮愈甚雖有菁華發越願莫能償徒勞虛想如過屠門以大嚼終不得肉僅快意而已然則工人之疲敝其與牛畜之求牧芻有何區別乎啞人食黃連中含荼苦口不能言其工人之

謂矣或有議其理實不公者卒無如何而不知所以爲計蓋未能洞悉因應之眞理乃如牛之蠢頑不克效能言之鳥此卽哀痛呼號翹望荒原之草彼牧人方鞭箠於道笞撻於前問誰實飼以豆飲以水耶犬馬待人而食其苦誠有不堪言者獨一牛云乎哉雖然但費一舉手之力出門以驅之來前斯牛卽安然無事一飲一啄不難矣無論何等人格但欲保全一點之生機擴充貿易之實際而毫無理想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亦不善用其思之咎也上帝固以慈善爲心終無特別之法以相救必思之既熟了然於胸中方可望奏其效否則上帝既無所施其計扁鵲亦自歎窮於術救者不克醫者不能將成一槁面菜色之世界不得爲流通旋轉之世界安見否之極者泰自來吾竊以爲工人百姓須自謀無待人謀設巧計以籌解脫之法斯不至終爲羈勒之身不問國爲專制國爲民國而權不在上實在民故孟子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第其間有不可不辨者權操之民然非智又奚足以濟事百姓有智斯衆事皆集孔明

論關稅或是或非須當時解決

之木牛流馬且倚之以運糧餉而何况於人若無智則如頑石之難於點頭其不受苦楚者有幾人哉以美國而論算稱民主之邦其官場運動家全係百姓之公舉百姓苟稍有能力大可提倡其事權令此等齷齪勢利之徒屏而不錄以嚴肅仕路而清官階斯為計之得者乃其後縉紳先生蠭集豕突仍復干預百姓者以百姓冥頑不靈之故不觀其他卽觀木工瓦工等之作會號稱鉅觀一時觀者如堵無如衆心不一聯絡實難故銳於始者敗於終愼於前者誤於後無策以濟之卽有千萬人之衆未有不釀成瓦解土崩之勢者此古今成大業造偉功之輩必先兢兢於合羣也羣不作恃羣能合卽有可恃之具雖俄頃立辦亦不懼其難當於平日無事時互相商酌統論大概得智者以細心懸揣而後手援者斯如竹之破衽席之登倒懸之解轉瞬間事耳卓爾基言我得一問題卽轉問世人之迷而不悟者此問題為切要之問題不知世人將何詞以對或關稅或通商或有益於工人或無益於工人當前卽可以立剖一為物欲

所障蔽則不能生其明惟論關稅事必兼攷察工人事常見有國家保護工人如市恩於民俾感之者至銘及肺腑此政事初立時當時莫不以爲德如宣講聖諭廣訓聽者瞠目終莫解其所以然惟頷首而已甚者如大旱求雨民不聊生恃衆官以潛心默禱甘霖偶降民則拜舞而前曰此官之賜也不亦太過歟抑或有鑒於此當民困極思通之日驟於水火中拯其危使立登道岸隨地皆可自由是卽牛之解縛非若犬馬之待人而養其間或宜用保或宜用解加以審究而於兩者會其通一視百姓爲孩提一以百姓爲智慧於關稅事大都各國計論互鬪其心思以觀孰勝而孰負孰爲理之優孰爲理之絀往往一國用保商事中有背畔不贊成者故關稅之興亦復時有參差不齊花樣互翻別立名目不無或輕或重之分幷有地方不設立關稅然英國其中有人反以無關稅而謀與關稅不知關稅之病民轉視關稅爲便已當今英國美國最以此爲注意之事凡屬執政有權力之人類多朝夕談判試以驗事之成敗若何有主

論工當以爭工價爲要義

持愛百姓者有主持救百姓者其說不一斷未能秘而弗宣甲則首倡救百姓之議以保商爲主乙則不以保商爲正論志在通商究之爾我兩歧體不能團事難就緒然則此二者果皆眞耶抑有眞有僞耶是不可不細爲辨白也如保商果係要務似宜格外用其保商或非要務而有妨於民則除關稅當不遺餘力事以推闡而愈明不究其終安保黑白不爲之朦混彼世人嘖嘖於關稅仍未見工價因此而漲留其名而不受其實惠其用安在胡不效害馬之去也夫關稅既未能使工價遽大不妨追尋有何妙術新器爲長工價之根苗中有兩路是在行之者悉任人之或左或右焉觀卓爾基所云以爲通商保商於兩者之中用其一勢難再用其二就此兩美參酌一端可預卜工價之膨脹不知者轉謂工價之大於國之政事毫不相涉難信以爲眞而卓爾基則以爲政事果優可以使工價驟大不得謂與立新政事與工價之長無涉此事不但爲成全工人并成全廣大之衆若農工之事先行絕無阻力其餘卽順機以導無往不

因此而粗工長細工亦長國之工以粗工爲士

宜此實先立其基由農工而推之於士商皆身受其惠故必先增農工之工價而發達當不專見之於農工蓋各自勃然而起矣何以言之有農工以爲之標準如士如商由是可聘請西席設教於家庭商界亦逐漸擴充暢興其貿易猶之工價普及於一國全體皆歌功無量但使九州之大四海之廣其間有一國銳長工價者卽隨事無不各得其便利甚至一有生機流通活潑并使地方之新器亦如車之載而斗之量工價賤無新器工價貴方有新器一有新器百姓卽風平浪靜國泰而民自安智慧亦較形開闊不至如深山之木石鹿豕未經開化多有阻滯之虞智慧生而愛國之心亦油然渙然不誠有美畢收耶觀於中國專制時百姓不大係戀於國苟使國家之政事悉淸而無濁悉純而無疵斯人人各抱一愛國之誠意如金石之不可磨雷雨之不可搖撼此終當以工價助其先聲倘工價一小彼等暗行賄賂以鼓動百姓之心百姓卽移而他向遂至不可收拾全局皆如殘棋不能轉敗而爲勝矣然吾不必專言通商之美

計學非專門學可比

苟使保商果與工人之工價有益吾亦贊成保商但必追論以後之結局深窮其理俾明白通達而無疑方爲善於辨晰眞理者而通商保商事雖兩無難一言而决矣或有謂此事不易攷察由昔至今約及一百餘年尙未將此問題解决論其大略則可欲原始以要終則不能亦有謂論通商保商當具特別之卓識超異庸衆之思想始可以解剖其機關而無所滯阜氏爾基則謂宜學專門學或化學或天文學或地理學必尋訪一深通科學之名儒就之以切磋琢磨以免問道於盲之笑而生財分財成財此三者均須討論而不厭以在我箇人事我之身家性命與我之自由皆大有關係於其間何可視爲不急之務此非專門學可比須合同類專心致志於此異日即造成無上之資格力行之地位特不能無慮者箇人之事使專門人學將魚肉百姓荼毒生靈彷彿父母官之查問一切百姓不能問而權係於官長利少而害實多然在我竊以爲事驗之於一二人不如宣告之於全衆事方可以成成亦日見其廣如風之動於四方

矣所以富民計學即今日之羣學當盡人而知盡人而能貴普及不貴偏及凡不學無術人切宜審究此事我等俱可以領略其實在如保商可以富國或不能富國而病國不妨執問有全權之人或保商可使工價驟大工價竟不能大我即有辭可措據理以相詰責不患其曲直之不分所患見理未明卒被勢家多方以籠絡百姓既受其累斯不得不中其計中其計而并不知入其彀中旁觀殊代爲之惋惜無學識者不足言矣即有學識者特居多數而以心不一致有始而無終以後之得失如何竟不能辨別其眞僞行路者未及半途遽悵然而返幾何不歎路之多窮也凡事能尋源竟委者大概出於衆心之團結乃可首尾之相應不拘何事欲奮其全力以赴者須到底不懈但慮講保商人惟論成財不成財興製造不興製造將保商長工價事苟不能顧及其後此弊即宜速去爲是羣學之事盡人皆可以學非難能而可貴者耶穌教之講羣學最宜徹底根究不可雜以私亦可於斟酌是否之中各出其謀略以相問難天下事

計學先生之趨炎附勢相習已久

不壞在寡識壞在鑽營以其間多有依附讀書人脅肩諂笑志在迎合故不得不瞻徇私見遂無所謂兄弟無所謂大同舍伺候奔走外不知其有他專趨謁勢位人不到公平之階級世途至此言之可爲寒心卽如富國策先生莫不隨有勢利之徒細論道理大同之道理不問而利欲之事則極意揣摩天理人心無有論及此者乞憐昏夜驕人白日此公義所以日昧末俗所以日漓也斯密德亞丹深知保商最有害於人且適以阻生財之路彼本係公爵之師傅且兼辨優差故一矢口之間從不敢過於疏忽而謹愼小心事之得其半不得其全者以畏禍之故當時行政雖有可議然奚敢出人頭地而言人所不能言斯密德亞丹如此其下可知矣論本來之利我成若干財悉當歸我今則我所成之若干財我祇得其一分不過略有口腹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斯密德亞丹之後有瑪爾德其人者於上帝頗有不足之意以爲不歸於人歸之地與財兩事地不足財亦不足人將何以贍其生如此云云直似以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無

乃使上帝含寃而未知窮之胎上帝固不任咎當細審察其由來或有倡優隸卒有盜賊等事亦莫不卸罪於上帝上帝當此實無如何也他若米約翰先生亦深具物理之思想而於通商保商多得其皮毛似管中之窺豹未見窮探其根原故英國論通商免關稅世皆稱之其於根柢上何曾言之有物所以此數十年從未進一步美國通商人偕英國隨波逐流亦未直抵其瑕力窮其隱蓋保商人各懷城府恐一統計將多所損失不無牽連耳此等保商人爲保商可以使工人有力之可用得以成技藝之長但不知工人何事求工夫之作却當一問其理由彼等卽直對保商所以長工人之價亦未明工價之若何而大虛辭以掩飾人心奚自而平故保商與通商事多未深揭其底蘊以無膽壯者爲之先後窮其根株致使疑信參半且保商者不過保外邦之貨於事固爲優長究竟何以不用之於內地此事利宜愈用其利胡爲不收其全美反以棄其前功今工人多而工夫仍形其少又何不日殫其工更增其力乃類於無所事事

通商非眞通商所以不能說到底

之間人通商果美奈何不眞通商留一點之關稅以作記念其意安在殊令人探索而無從使得我等大聲疾呼由前溯後則凡天下不同之事俱可以同矣

第二章保商通商大畧

保商係自昔之舊法數十年前各國照用以爲坐得成法而英國獨不用其不用關稅者惟英國之總邦耳然其屬國依然有保商之事不能合全國悉行抵制保商當時有人在英國暢言保商之不容緩發明其意旨層出不窮借以動人之觀聽宜乎深信其說者奉爲切合時勢之言及後始知語非出於眞而出於誑雖以極迷信無識之人亦於此洞悉其隱如見其肺肝不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矣彼中國之說狐說鬼妄著爲論亦與此相彷彿蓋事之敗壞卽此坐擁權勢之徒扶持之以濟其惡而兼以聳人之信觀於聲勢炫赫之數輩其銳意於保商用力甚堅進行甚猛主持專辦理此事彼志在保商者主腦如是之牢不可破而衆百姓則毫無振作之氣心多紛而不專故終承認其保商莫能

有勢利保商者之害

推倒其保商以此見有勢位之徒全把持政柄於其上事所以成任事之處於極難彼可以唾手而得恃在結而不解剛而不柔也夫以官之貪猾小民雖多莫爲之計絕無有卒其敢死之士驅其賄賂之吏一伸其冤者所以民之嫉官如仇而官之貪財自若心之不齊遇有政猛於虎者徒以供其狼貪已耳保商保製造無非財多而兼有勢之人可暗用其貨賄登之報端以與發此事至於通商之章程規模漫不經心視若可有可無不復推測其至理未見有專注通商者非不知通商之政世有行之者也但覺通商無特別之優待遂不願通商卓爾基之論時局要非謂有財即可以有爲無財即不可以爲悅惟念世人閱各種之報論保商事美到極點切未可據爲切實而必細行調查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亦猶此意保商者之國待國與人待人大都兩相恨不兩相協

保商者阻貨并阻人此嫉忌所以生

既各國專行嫉忌於是不顧全局專挾私嫌疾首痛心於此等往來之衆以禁其貨物之來前有如杜門者之謝客音問不聞於故人書信即由此斷絕縱有

通商出於克斯臬及斯密德亞丹

故舊不妨我與之絕交矣因是之故而戰心乃隱兆其爭心不能無對壘疆場之舉人謂病坐於戰吾謂病伏於爭其爭之故則實以怨恨者之多而生釁隙者之猝不可釋各國不和斯保商遂形其易使天下無戰爭保商或不至如是之多多益善也通商之學出在法國數人法國開通商之先在斯密德亞丹之前領首有克斯臬其人者此最爲通商擎天之柱方無愧通商之領首非他人所能與之齊肩克斯臬欲將關稅釐捐貨物稅房捐悉行蠲免但以租爲錢糧與單地稅之不能取消其用心之苦立意之厚名譽流傳至今羣相推爲通商之鼻祖所惜英國通商到底非眞通商自由仍有關上之稅各埠頭之關亦復有無數之器具物件照交錢糧古者譏而不征以盤詰不可少而勒索則無取法至善政極簡也不意通商如英國又譏又征幷外有釐捐釐捐之外復有房捐此卽通商未到底之故至若眞通商則關稅立時槪免而何有於釐捐房捐貨物捐蓋專在地上取租非在外處征稅如是謂之眞通商不如是卽非眞通

論關稅有總國各邦之分

商自昔英國關稅最爲著明之利害以志在興本國之貿易壞他國之貿易美國如無製造則可美國若有製造英國將興問罪之師決不允美國製造兼不允愛爾蘭國製造所以美國不得不起而革命執鼠之尾尙且反噬而何況於人考美國革命之由蓋以英國保自己商而大阻其製造安得不謀所以樹其敵而鼓其勇當初美國幷不索關稅及美國革命以後擬與英國重訂和約急欲成通商自由而以英國之不贊成遂有其心幷無其事卒不見其功之收所差强人意者自革命以來美國之工夫多而關稅不大行於世然美國隨興關稅關稅之立有總國有各邦互相領取於錢粮析而爲二其所分者若何各邦有貨物稅釐捐等類而總邦祇有關稅其他無關各稅行於各邦若關稅則專屬總邦不許各邦有關稅名目既分斯各邦與總邦庶不至兩相淆混矣憶美國南北之有戰事總邦索錢糧故愈加關稅而不已悉皆爲戰事起見伊古之帝王連年用兵因勒取民間爲助餉之計者亦勢所必至而無怪其然推其始

保商猶迷信家之奉佛

英國有大關稅繼則美國諸多不服於英國之關稅誓當排斥之而革命之事遂見於此時後愛爾蘭國亦抗英國關稅爲革命之舉動而因不成遂成其叛可見關稅之害人凡作工之人多樂於保商不樂於通商故遇有保商之關稅禁止貨物來者卽似與保工大有關係保商者無一不託辭於保工謂藉國家之權乃以暗助工藝之價致重言之而不已在工人默自揣度直若我等得餬口之具裕養命之源不啻我佛之佑我於不死迷信至此雖欲開導而無從至在通商者於保工之事幷不贅述其辭取乎簡而無取乎煩而僞通商人以爲窮係天命所致萬不可以違抗此亦於痛癢不甚相關者切膚之論可以動人浮泛之言何以醒世今一言保工一不言保工宜工人從保商人而不以通商之事爲確通商之徒類多深信角逐之道如價値之分高下判貴賤卽微寓角逐之深意工人少卽貴工人多卽賤此定理也然論角逐者猶未洞明占地之惡習知其略未知其詳若地一佔工人雖用力於角逐其如不均何有骨與有

保商如保嬰孩殊不合理

肉者爭勝則善有骨與有骨者爭勝則不善矣我爲乞人路遇乞食者而奪之食得毋同病相憐乎以保商者之甘言媚辭聽其言究未可信其行極百方之安慰人不能當作金錢之用吾誤信之吾墮其術中矣是當用我之察而豈能蔽我之聰卓爾基於此深恐庸庸者之終於不明因言我輩不可不細加攷究一探保工事果否需保抑不需保而聽其自然事直追其根由自無不水落而石出爲工者苟如嬰孩之索乳則提攜飲食無往不假藉於人保之誠是也而工人之形勢與孩提大相懸殊今亦以保孩提之事而保工將同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於人掌握下以求生活直拾人之唾餘耳又誰復重視夫工哉工人不足重屈而辱於奴隸之列何足掛人之齒頰既身爲奴隸凡居官執政人皆拱於其上而工悉處於其下不言工自由而言保工適足損其名譽俾論工者付之不甚愛惜能勿爲之赧顏究何若自由之通而不滯也卽以專制之時代而論如官爲百姓求雨免災等事皆以保百姓爲辭百姓亦奉官

若神明直視爲靈異之屢試屢驗保商者之保工與父母官之保百姓行徑相同彼爲主人我爲奴隸主人保奴隸自外面視之則誠有犬馬之恩矣而孰知觀其外者不能觀其內耶憶英國之待愛爾蘭國初亦以爲保民迨推及其後虐待之形狀眞不異寢愛爾蘭國之皮而食其肉不拘何國保工者大抵皆壓制工人實非所以厚愛工人自卓氏爾基視之凡權利勢位人之保百姓與保牛何所區別牧牛者既供以豢養旋又烹割之保民者既代爲祈禱復又剝削之視人如牛見其生者竟忍見其死聞其聲者竟忍食其肉乎吾閱保商書殊不免爲之作嘔逆之狀置若腦後之環工一經保商者之保凡工之形勢精神悉置之無用之地欲振作而不能振作猶蹶者之莫以挾之使行擁腫者之無以强之使走也爲工者自朝至夕疲於奔命依然資助於他人保則可望不保即不能成良可歎也以世界之闊達人事之紛紜竟無有言及保地主保本主之非宜者彼等自保而作工者必待人之保萬物既由工而成工與本亦由工

而造如是之造作工藝仍不離乎保之一途誠可謂癡人說夢夫工人養我給我仁至義盡今我不以爲工人之養給反以爲工人賴我之保護此理殊不能明而闇昧者反覺其可信殊令識者太息久之天下約計共有三等之人格一工人二乞丐三盜賊如非工人卽爲乞丐盜賊然則工人無一不待保試問遠祖阿丹在世更有何人維持其左右而獨立不移者胡亦能自謀生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吾誠以爲保之之得計所最可怪者成出於我創造各工亦無不出於我我至此乃退處於無權權竟關於在上者之保此非工人之無保不克乃世間盜賊等類奪人之有希圖已利以刧掠之耳扼要之論不待煩言道在使工人得脫保之亦復何爲可見講自由通商者私心藏於其內欲抉發利弊之終極而不能因窮其終錢糧卽出在地而不出之於關稅故不便眞通商稍留關稅以示有餘不盡耳

凡事必須探眞因果之所在

天下事有因卽有應所謂因應者非此從彼甲從乙爲眞因應但須細探眞因果之所在乃得舉一端以概其全如以追隨其後步趨其前謂卽眞因果之發現則所誤非淺而其害實大以美國有保商英國有通商英國工價較美國尤賤貴賤之懸殊似此卽可謂眞因應耶曰是又不然其中微有別意試申言之一國初興之日中有弊政如賄賂嫖賭烟酒等事似不利於國而國之興并不由此而減人卽疑國之興由弊政而興然吾决不承認此爲眞因應欲驗眞因應當先於關稅上細意訪察以尋弊竇之所在便可恍然論關稅之眞因果在近不在遠非有奧妙解决甚難論此事者當一見而知卽可參透其極幸勿以疏略而成大錯一局棋差只爭一著差毫釐者遂失之千里未可妄爲推測宜得此理而卽得因應故卓氏謂汝等不勞從我言思之熟而底蘊畢宣矣

第四章論保商人之注意

我等於保商事推論思索欲先觀其外後觀其內外觀最易著明者而內容則

論保商所以排外貨而保本國之製造

保商并可保工價

保商者多言偏理而不言眞理

必探討其理徐加審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保商一途與國家之政事頗有呼吸相通處征入口稅者卽以保本國之製造力阻外貨正爲維持本國之計試一按保商者之心覺我本國之製造既多所有貨物我不難於本地徑行製造俾外貨不能來與我爭而我內地之貨已逐漸推廣其用意大率如是再於保商之中令工人之工價自此而長保製造者亦兼保工此必先遏抑貨物之來充積本國之製造而後可免外貨之角逐維楚有材不必借用於晉且不得不防晉也保商人之問題我知之我於此就其問題而細驗其眞僞如何爲眞人無僞語僞人亦無眞言徒執其鑿鑿可據之言遽奉爲千古不磨之論吾恐易售其欺故出自保商之口者不妨考究而一抉其心保商保工果係眞而不僞則此爲眞確之正理決非僞而邪之偏理假以惑人眞理乃天下所與而不能廢者當一證理想之若何保商人謂新製造必先開製造不保不能興有若混沌之世乾坤初闢當一闢洪荒而成新世界以保商爲是

遂不以通商爲然且曠觀各邦之與其國多主用保商之說關稅至是方興衆說雜騰悉堅執其方針而不可易此爲保商人之總理謂後有起者當不能背保商之言而別闢其門徑造吾觀卓氏爾基言猛然如夢之初覺矣卓氏謂我當日亦係保商人非通商人我隨地觀美國之南北挑戰迄無太平之時見美國之兵艦毀裂商界之舟楫者幾不能悉數頗以爲我本邦可獨立製造免得外貨之前來後一經舌辨口才人演說保商之根據我因細聆其言論而深思其主腦之所在此人極擅於辨論以三寸舌見稱於當時彼言我國不須外邦同我角逐將我等自己所生之財如貨物飲食煤礦等類未成製造而需待他日之完其工者我國即自作自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利我之器而已何必專待外貨來此不獨飲食煤礦爲然也凡各種無一不賴自己之製造卓氏爾基將此言細加研究竊以爲各國皆抱阻外貨之旨不復有來有往人力至而舟車通其間以排外爲心者十居其五此一省不行他省之貨物即凡一

利己害人之事斷不可爲

城一鄉亦當不允外城外鄉之貨物來推之居家亦莫不劃定其界限由一省一城一鄉而推及於一家如是我即可以聽其言而觀其行然此皆偏理而非正理正理須當守而偏理如何能行蓋無惻隱之心無是非之心違理之常奚以持久若眞理必順理而行循次以進未容躐等以妄圖譬之一國此一國不與彼一國和反提防彼一國是之謂兩相爭兩相爭者吾即直斷其非眞道理眞道理者最重交相爲易之法今不行交易我國一經奮興遂希冀彼國之衰敗因人之害幸人之災借是以爲己有是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之微意也天下之利己害人不合公理者以保商人爲最甚而其思想亦愈出而愈奇愈變而愈詐爲此道者幾似上帝肇造世人但宜爭而不宜和但主亂而不主治豈上帝之初意恐爲上帝所不承認而恨無至理以勸勉世人雖然國與國爲仇上帝造人應不如此此非堯舜仁政之世直戰國列强紛爭之世矣執此等保商之問題從而核其是否似多齟齬不合之處以事斷無因阻塞而能有成者言

人當奉守耶穌之金句

者自言姑妄聽之已耳觀此競爭之時代有如歐洲互相反抗蹈列國此攘彼爭各不相下之故轍無不以立關稅爲最先之務至使戰事連結而無以自解若此之爲殊與國政不大關切而實多刺謬之端我爲我爾爲爾政令如此國尚可問乎吾考各邦之議論紛雜攘奪時聞類皆以各人有各人之社稷一國有一國之靈偶我之社稷靈偶僅佑我之國且恃此社稷保我以害爾挾此靈偶助國以虐鄰但存上下征利之私不復作天下一家之想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國奚以瘳上帝乃倡行公義者祇知無我不知有他其木鐸之宣教傳諭四方如一人周流廣宣大道於僻野之地界講予畏上帝上帝臨汝及天下有廣大教主上帝爲衆人之父等事充此類推四海皆係同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得肥人以瘠己如耶穌所云你欲人如何待己卽如何待人苟能到此充實之地位尚猶議及阻貨物之來保本邦之製造於理殊不通矣蓋至理之所在兼關乎閱歷閱歷深則知恕道之當行推己及人視人如己覺

盤詰人者皆非名正言順之事

我之愈進愈上卽爾之日新日盛并非藉爾之否成我之泰因爾之損補我之益倘必待剝人之脂膏以鄰國爲壑而始旣富且美卽斷不忍爲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古書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人能悟會到此又何患之足云古今有國者之不振與而多疲敗悉由無道德所致保商事謂此一國興卽當不利於彼國我國之福爲彼國之禍顧私者誰復係戀於公以此見天下皆爲我之仇讐各國與各國不關休戚是眞可爲痛恨隨處皆滯而不通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烏足以言人和總之行事必待盤詰人刼掠人以爲美非名正而言順適同下流無賴之所爲雖不交戰與交戰如出一轍以人人無戰之事實存戰之心也將來聖教諸各國欲兵器變爲農器淨洗甲兵去而不用恐終不能驟致太平苟得細想其故俾坐而言者卽可起而行無論何教人深悉窮困之由誤於知有己不知有人今以顧己之心爲顧人之計則向者蹶而不振者不難有轉貧爲富之機天下損人者吾未見其奮起惟克己者吾始見其發越而

人不當爲我而當兼愛

保商事雖多而偷漏仍不能免

光輝蒸蒸日上之象卽在領略耶穌兩言終不外乎力行恕道故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人不當效楊子爲我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當效墨子兼愛雖摩頂放踵亦有所不顧斯公天下者與私天下大有區別若世之人專用其愛於一家究嫌其狹而不廣隘而不宏故必細閱天下史記各國史記洞鑒於胸中如指諸掌上國之衰民之窮時局之破壞釀成此愁慘之氣象者悉由於後義先利不奪不饜大同卽富不大同卽貧信若此之爾欲奪我爾欲侵占我我卽不得不奪爾侵占爾是相凌相侮而非大同矣卽政事上推測以觀只是一理此理爲正理不是偏理行政不能有兩理爲國亦理之達而已矣國家行政非有兩途不能一爲國之政一爲家之政卓乓爾基云保商者誠多矣然未能無偷漏之事我等曾作快車與數人談論一切後談及關稅事有一人謂我自歐洲來攜若干之寶器置於眷屬之身上因對官言我卽當料理啟程付十元以相贈望卽勿阻我行官吏以爲不足復再賂十元之數遂放膽而去又一人

保商總有發誓之事

言我置一最有價値之小烟袋聽官自取取後即毫不計較絕無查究詢問之事又一人言我將金錢存於箱櫃之上遇關吏之來開箧以付之彼見利因聽我之行不至再逗遛我仍有他變也又一人言付以鎖鑰將錢幣放於其內俟彼關上人開櫃見櫃內之票即自鳴得意錢幣不脛而走者我亦不脛而飛矣觀此等皆庸懦之人絕非下流社會人他事不敢言誑故作遁辭至遇過關則不惜顚倒是非不顧其心之所安但憑其口以爲證本害天理人心事乃竟不顧天理若此亦世風頽敝使然彼四人均係保商而於自己則通商不言保商保商在他人而於一己則變其宗旨亦怪事也亦笑談也如以上所言之事均常有之事非不經見之事苟有天良人斷不至昧其本來之眞而改行其僞以偷關漏稅之徒揆之於理已面慚且汗矣乃發爲誓辭詛咒而不已爲之者毫不愧於心且明目張膽而爲之若視爲習慣者然公惡者轉變爲公好宜天下之善人少而惡人多行關稅者是使羞惡之心去矣去羞惡心者非人也保商

開碼頭者當未通而不主塞

事頗不合於理但人之違之者幾應接不暇遂不以爲害理而以爲順理保商事要必待指天誓日而始成否則即多所窒礙吾爲此懼吾更爲此危耶穌教見果生而始知有好樹無果即非好樹此顯背理也背理者直惟恐人之率眞而率天下爲誑世界世雖如此甯不赧顏乎但細加想像既欲開碼頭論理宜最開於方便之處不容開於滯塞之場方便如浦口下關等地均爲開埠頭之要區保商事果爲事之優而無絀也宜令埠頭立於人迹罕至之地始可以自己製造而供我左右望逐市利之心如水盜賊刼我所能造之物非拒絕不爲功如外間之盜侵掠外間之綢緞絨布等類即爲我所承認之人何則彼侵掠外間者乃阻外貨之來吾不當以盜視之吾將以爲我之偵探我之暗巡與保商固無異道也衆人不察均以爲火輪及電車氣車既風行於各省駛往於四方似搬運轉輪非此遂不足以奏效而火輪電車氣車之爲益頗多衆之心悅喜極無量者以狃於目前不觀其後也苟由前而溯後保商者似以爲非利而

保商不能阻飛車之來往

貨壞宜無搬運方不負保商之名保商如視爲眞理而搬運之事層見疊出毫不以爲難易如反手焉得非厲民蠹國見半空之雀高舉遠翔自來自去我羨其能飛我亦欲附其翼而遐往此人情之常也前二十年無飛車僅能步而不能飛今則亦如鴻鵠騰起於層霄游行於空際如保商爲最優便之事此卽爲世道之害以有能飛者關稅卽欲阻而無可阻天衢且可以通其他無論矣吾謂各國必當設一籠罩之物障蔽其項俾飛車悉籠罩於我之下欲飛其上爲項所牽掣而不能自奮始可以一保而無不保其他如各新器亦暗有害保商之微意地上之煤氣一見彼搜掘煤者斯袖其手而不用其力非獨一煤使然也卽以美國海邊造鹽而論造鹽者固恃其專門之業借關稅之保可以療貧矣然而一有鹽礦造鹽者將吸風以度日不克充裕其身家而咨嗟太息於其後可見我等之阻貨物就使擬成新機器亦徒令貨物從此而廉於老製造之法陰行其遏制之手段新機器成不能不阻老製造以新機器較廉而老製造

德國苟成一國卽不必保

保商者乃因關稅而致

從此而廢保在此而害在彼保商果眞有何裨益中國之保商固視爲確不能動矣乃旣阻外貨復阻新機器眞耶僞耶揆保商者之用意以爲阻外貨而我等自爲製造及後凡人自己幷不需成物惟購物以應用而已保商者其從此變計乎

第五章問保商或能保一府一縣一州一堡之無阻力否

論保商關稅者謂各國宜阻各國之貿易一加推驗始知其說虛而無據信之者徒墮其計中以前歐洲如列國爭雄時無數之小國宜各保其所保爾保爾之土地人民我保我之社稷壇墠兩相塞者不兩相通若德國苟成一總國則天下已定於一而疆域又何所分各小國似無用其保矣信如是則有今之不保又何以有昔日之保曰昔日之保商實由與立關稅之故以美國四十餘邦較春秋戰國之大小諸侯有增而無減使各邦皆不以聯結爲主而專以橫抑爲心將貿易場變作閉關場亦復成何世界美國之興全賴通商各邦與各邦

美國與由通商始與

凡事必當遵理而行

無論大小國皆以交換爲準

用保之法者祇能保有而不能保無

皆自由通商非託名通商而無其實美國之强亦幾乎與歐洲相抗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伺之者莫不甘爲其屬下而震其名其內地無關稅天下皆推尊爲大國不敢稍存鄙視之心苟使法國終能推翻德國則何以紐約邦不克阻沸畛卽崖邦若使美國同康那德有關稅何以兄弟之邦無關稅而於鄰邦獨有關稅有關稅卽隨地皆有關稅無關稅卽隨地皆無關稅本邦無關稅鄰邦有關稅是視本邦爲肥瘠相關而視鄰邦則以異腹相待也天下豈有是理乎理之正者不偏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道非正道者皆捷徑皆歧途有何理之可喻外交不問何國只全憑事理以斷市面不問爲大邦爲小邦只交換貨物爲準姑無論或爲美國或爲英國但觀我之出產如何以物易物我所無者易彼之有彼所有者易我之無此古者所以市立於日中天下之民悉致天下之貨悉聚皆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如保商者第能保我之所出我國所不能出者卽決不能保保其半而莫保其全又焉用此保商爲且一國如此又何

保商人多失於立言

爲此一省不允彼一省之貨物來此一府一縣不允彼一府一縣之貨物來驗之於交涉之眞諦多所乖戾矣以持平如銖兩權衡之輕重悉稱竊歎保商之道不講論各種之商界自此而疲敗專卽我本處所產之物件我視爲奇貨我遂用全力以保我之出產其他我本處未產之物件我因不能保而致失其保留此缺點將爲用之況我國所不能出之物件卽當入口而萬難禁其不來譬如我國無鐵彼國之鐵其運販而至我無阻力抵制之也倘我國有鐵我方可保本國之鐵保我之所有豈能保我之所無論眞理在乎不保反其道以行之者烏乎可然則以保貨物爲重者其非合有無皆保可知彼有我亦有彼出我亦出彼有鐵我亦有鐵彼有洋糖我亦有洋糖此其中無分彼我者卽可保我之所出而保我之利權以我之無而復靳人之有姑不問其勢不能保卽欲保而亦無從又何如交易可以濟我之窮遠勝於保護反以塞我之路也觀於歐洲之製造極盛美國欲興製造卽非阻歐洲之製造不克遵此法以行則美國

論美國東西之事其理自明

欲於西處成製造當阻制東處之製造方可發達乃美國并不阻東人貨物之來而西處之製造依然茂盛而無已其不待保也明矣不然美國以東者求后稷之五穀美國以西者求神農之製造事誠善矣然有后稷者或無神農有神農者或無后稷不如神農后稷無待我之求而自至也美國之在東西者如此

再論美國南北之事

其在北者亦有大製造織布廠而居南者欲織布尙未發達乃共謀我等保我等之製造令其貨物永不復來以爲我邦之所需恃有出產得以保全而無害此係商人之口吻但共役南邊之製造亦不保而自興由此類推凡在兩國地遠路遙相隔已非咫尺訛舛既多并無取此一保因我國本無此物在地之近者或用其擠排在地之遠者何資乎推倒保我以阻人者亦視乎地之遠近貨之有無耳若我國興織布卽不願他國之織布興恐既與大不利於我國凡事惟相等無甚區別者當以保護而無失自有之利至若山川既多所隔越貨物亦大有雲泥霄壤之判卽不當保而惟有放棄其利權而已論理宜保本邦相

就金陵之於上海以比例

等之貨物不宜保外邦不相等之貨物但此時排外邦非相等者其理又安在哉然則保一小邦而有餘保一大邦則不足如南方出綢緞安徽出茶葉以之保一州縣之地或可用其保至欲合中國數省而保之難矣憶美國革命之後十三邦以內各有征錢粮之權我本國自主之邦隨便征稅不能過施其壓力論母國已有關稅則十三邦皆子國也何以獨不與關稅因尙未到此勒索之地步而子能抗母母不能制子也所以各邦無權則已各邦有權莫不將關稅捐棄指爲不合時宜之務而責任歸諸天下不歸本國之關鍵由此可通商自由前則雞爲人所攘前則牛爲人所縛今則非鄰之雞非人之牛若各縣各府各堡皆有征權則此一府一縣一堡定不許彼一縣一府一堡之器具各物自我處來因我欲自保其有不得不顯用其阻抑挾私圖利世所同然譬之金陵商家在此地製造見上海之貨物裝載而至卽深怪金陵人何以購上海之物件理當力撓未可膜視蓋國與國相保城與城相保我因拘留此間人不令其

阻貨物來者所見殊屬不廣

至上海而專在本處購置有不購我貨物者我强迫之使購且立關以防貨之入我先發以制人制人卽所以利己工價或由是而大若我等將貨物送往上海猶有不便亦消耗川資不如徑在本處製造旣免我之往而但禦人之來凡入境問禁入國問俗者悉不容其停頓於此地專以行貨物排外之計府縣堡如此幷蕞爾之小城亦莫不如此其意以爲我行本處之市物我積本處之製造隄塞外貨俾本處無滯銷之患外間絕窺伺之萌生意充滿行之土著而有餘不如是恐客著攘我之肥也試往小鄉村時察看各事店舖之家均莫不來往複雜人摩其肩無門羅雀者市面亦可云暢達矣然未有不存保己物抑外貨之心者野僻村市且居此爲奇以後鄰里之家甚至亦抱此詰查之宗旨不但禦人於國門之外幷禦人於鄰舍之間或我家所造之物一成卽謝絕彼家之物我造物則可我物未造而往購之則不可自府縣堡而推及之一鄉一家無論爲府爲縣爲堡與在鄉在城在家俱莫不保不得保此而不保彼保大而

保商者必終至野蠻之地步

不保小此保商之理如是設想亦如是一人保商之心卽千萬人保商之心而世界非文明之世界直成野蠻之世界矣

第六章論保商非正理而以交易爲宗

保商者多滯而不通

保商皆滯象非活潑流通之眞象保者保護也旣保之而復阻之又何說以處此乃阻其交易以爲阻人者可以便於我其阻交易非全阻第在本國製造因此實行其抵觸謂我能製造斯外貨之角逐當不能容所阻者非天時風雷之害雨雹之災災害在天時者已不能豫爲之阻至欲以阻天時阻人其計更左

阻交易者猶之阻天時之害

且阻人貿易者一似外邦人必欲餽贈我之禮物而惟恐我之不售我由是卻其餽贈不特不厚謝之更力卻之保商人莫不有此微意據實理以推彼贈物與我者我轉辭其贈其勢有所不行矣我有玉而求沽我不得韞櫝而藏自高聲價也我出物產而得售主則善矣一半交易如何能行行事者當合時勢以全觀僅就其粗以論不就其精以細核一步且不可通前路將安所插足夫我

行事不能爲半邊之交易

阻人者實以阻己

交易者決不可以强免

兩相戰者非開碼頭實閉碼頭

本國所不需者外貨如何來外貨之來非外邦强我售貨一不售將大有不甘心於我實我本國缺其貨此貨來正以補我之不足我方欲招之而不能忍言絕之耶況絕外貨者我非阻人實我因有關稅而以阻人者阻己猶之中途遇盜旁有執戈被髮以相救者我轉以爲盜中人而往禦之禁人之足將益窘我之身矣論交易無强免之道乃兩相交易以合助而成必謂英國人强制中國通商有似强制中國購洋貨此非本意乃强制中國國家不過抑百姓之購外貨而推及其後仍非强制百姓購外貨以保商而論非阻外間人實阻本國人若惟恐其購而先阻之自以爲智而其實眞愚何保商者竟大惑終身而不解英國雖在中國多設埠頭暢銷各種之貨物莫不以爲實自便其利然使中國不急需此物望望然去之無過而問者彼英國卽埠頭林立貨物陳設如入五都之市恐其勢已扞格而不通無以爲久遠之計國與國戰本所以開埠頭也究之非開碼頭乃以閉碼頭商戰雖洶洶湧湧震動不已有類持戈矛以抵外

保商者如東洋之與俄戰

敵而卒至百姓終不能購是害其國進酖毒於前而自戕其身也若夫通商人則必使百姓無不自由相安於無事之天借以寫活潑之趣此交彼易往來互通如廣交天下士我贈以車馬彼贈以輕裘與朋友共誰曰不宜通商者自由而保商者不克自由希冀自利而卒不免自害强制之道挾人以必從所得無幾所失良多有如許之保商人籌畫全國國將空虛矣論保商之形式彷彿東洋人於旅順口與俄交戰俄國戰事起凡此人民被東洋人阻塞其要衝各處窘步將至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果足爲國之利耶利未見而害已隨其後其當懲戒保商似爲務本之策乃保商人其意一似我開礮頭如不用關稅外貨將充滿於前我家幾爲人所抄沒其害我甚屬不淺國無人焉其誰與居乎然爲此論者所見未廣坐井者奚足以觀天此須深明彼等貨物之來於我大有裨益有何損失必待預防貨物非暴也禦之奚爲得毋疑彼等强我售貨我以禦暴者禦貨物耶如是立論夫豈其然論一人餽送禮儀則然論一國强免貨物

國家不許售物卽如人飲食之得噎病

有求者斷無不應

貨物之來乃以應我之急需

則不然彼以物相贈者乃交接之道與陷阱者有別如國家一不允我售猶飲食之得噎病終日呻吟難言呼吸矣卓氏言非但此一國不售彼一國彼一國不售卽不能再言購物惟兩國通商非彼國必需送物於我處實我國因貨物之有缺正賴彼處之貨物來此理顯而易明我有求者彼不得不應我也此求彼必應此處不求彼處不應非外處之貨物必送至內地來也蓋外省貨物之來其來也因我所急需決非貿然而來但有時似專送貨物而來者其故以賬目略減其數入口較廉核算賬目者雖係如此到底仍假而非眞不得憑一紙遂深信無疑也雖然以此驗之於大商家其購各種貨物自本處轉售之於外處觀其所爲何嘗無見利爭先之意然彼見利之心固不能免而貨物之來則實自我缺者須補偏者待全所致保商者之初意本欲借我以抵制人也乃觀其結果時於人無損而於己則有傷所排擠人安在撥之立法與所訂之章程殊屬不合淸夜自思能勿輾轉徘徊而笑其失據乎夫我既欲實行此事而復

保商者不得疑爲禦暴之端

保商者非如野獸盜賊及瘋狂醉漢之可比

同類斷無保同類之理

貨物非鴉片可比

從中用一阻力保商者激而爲此似懼其有害等諸禦暴之爲直疑災害之並至我以保之者避殃而生祥移禍而就福然使果爲我殃果爲我禍如野獸之毒人盜賊之傷人則非驅野獸除盜賊遂無以保我之身而保商者設意固不若是不然或如嬰孩之待人乳哺瘋狂之需人扶持以及癡頑醉漢之舉足昏迷當得人以輔相裁成之而身不能自主者非保之無以顯其效若保商者固不在此數者之內非野獸之毒也非盜賊之傷也亦非嬰孩瘋狂癡頑醉漢之舉動失儀也此保商者乃專爲保己旋又不保己而阻己果係眞保必似巍巍之大人一呼叱而羣雌皆伏一舉足而萬類悉歡此或可有保護之全力至於議院中人大都平等同類如何保同類非保人實欺人耳實害己耳第保商之言出自全衆之輿論明保貨物不來而其後仍不得不需貨物可怪之至其誰能破此疑團也如中國之保鴉片不來此爲害於理宜拒絕爲美至貨物則非等於鴉片所害安在斷無拒絕反對之理關稅雖層出不窮而貨物之來者不

貿易猶人之全身主流通而不主閉塞

血脈一滯全身不靈人可細意體會而知貿易之眞諦

大見其少世人專信保商其偷關者接踵無已我既借重此物我復立關稅之條目而不去關市之征笑之者幾不能掩口而怪其眞癡矣先有保商歸算其後仍無保商無一不待貨物來無一不喜貨物至既偷漏關者手攜重寶之貨物頗多我陰阻之反欲成一大事行一公益有是理乎姑就我之全身以比喻有我能自專其權者有我所不能自專而出於自然而然者能自專者如寫書則有掌可運行文則有智可憑至於呼吸流通關乎血脈者乃自然而然欲强攝之約束之而卒不能以我之智識我可運化我之心病我未能自醫也人之全身如此我之國亦何獨不然蓋出於自然又奚能預爲之阻卽聘醫國之手於此達之則可攻之則無功一臥枕間我仍無一刻一時不加呼吸之功全身竟莫能自爲主持自爲收放倘全體均屬我之管理則卽冥頑不靈如槁木枯灰死期將至矣此無他氣脈稍不流轉一息之停生氣索然而盡雖欲延年豈可得耶貿易之事初以爲我可自主然終不克自主者以必待交易貨物而始

窮非足慮當有智以補其缺

成其美等於血脈之貫通固非出於人力者若阻通商是顯阻我之血脈矣阻血脈者吾未見其能成可生而不死也我不能淸心寡欲而所思想之意境當以直得不可以曲得欲所得者一動思乃應念而至萬不能幻其思且百出其思交易乃從直處得者故自然非通商不行然究非大商家之欲行其交換乃衆百姓須交相爲易因成一洋溢發放之世界我於各物時有所需斯來者紛紛擁擠不暇所謂車如流水馬如龍也交易卽我周身之血脈上下貫注凡有理想不克融化者乃無交易貨物之害不蠻野而自蠻野何以成世界之大觀譬如營造屋宇廣厦萬間前後之鄰舍均恃我烹調以尋生活斯苦不堪言不久將爲巧婦無米之炊一遇荒年啜不能飽終歸於貧困而已人皆以窮爲可慮而不知其窮悉由於無智無智亦遂成爲頑梗不化之人且終至最頑梗之地步迄不能如頑石而望其點頭論菁華本在交易必交易方不至爲野人而成一彬彬之君子越交易推廣越顯其菁華所以野人雖求自立而食我之食

自立者有時或借衆擎之力

菁華之地當在分工合作非一二人所能爲功

野人不恃乎羣而恃乎獨

力我之田財力終有盡時不能如銅山之永不倒也惟菁華人以互相結聚而行其交易爾既助我我亦未嘗不助爾可見自立者不能成事而衆擎者遂易奏功値千金之裘决不恃一狐之腋築廣居之宅决不賴一木之支以野人前懼虎狼後畏蜂蠆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而大顯菁華者則不賴自立全在交易凡屬菁華之地界所有之器具合千萬人作非憑一二人所能完其工故周官設考工梓人匠人輪人輿人之外兼有摶人埴人蓋人也作者衆斯成之者多用之者亦見其舒暢由是交易不形其棘手分工而作集羣工以成一器一物合羣策羣力斯技巧而且精推之杯尊碗盂之微均恃乎羣而不成於一手其器之大者可知野人則不動衆而全憑乎己心力費盡雖勞精敝神卒歸無效專其業者遠不如分其技能之易成其事以作鐵論一人作則器粗百人作則器精細愈分愈合爲巧工不爲拙工工分者作自合故百工居肆古人言之謂小道必有可觀猶之造一輪船需百銅人百鐵人百木工一人終身難完其業

保商者不必在僻野之地而始有菁華

凡各等新機器及各精巧之舟車等類皆無不恃交換

若我力阻交換而興工藝是僻野之地宜先菁華如深山大澤之中人不能超而過挾以越作上古之飛將軍似菁華宜獨占其先而開其始蓋以山爲我之屏蔽卽春秋時之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也不然如沙漠塵埃之地人悵悵卒不得往以苦於險阻之難行或海島深邃爲遼闊荒遠之區行者實多不便斷不能無翼而飛不脛而走保商者不可因此而大展其功乎乃有此數者幷不足恃終不外交易而大發其菁華舍此幷無可以展布而道不在自立而在合羣交換之事成凡屬埠頭之地逐漸充廣有往有來是卽可以供我之迎送地一空曠則杳然無聞焉世之推論財源者曰放乎四海達乎三江殆卽此意歟蓋水路一通盜賊息矣戰事無矣斯可以華實交輝表裏並茂如繕造屋宇之煥然一新矣故夫各樣之新機器若火輪車火輪船及氣車電車大都不外交換而始成其事其事至便而非異端倡並耕之說所得借以惑人也且交換一多人卽不至再興戰事成和平之局無爭戰挑釁之憂非

交換不獨在貨物即學問道德亦可交換

上帝造天地斷不能圖畫一樣而交換之事如何可少

地圖有訛舛者即處不得不交換之勢

獨貨物可以交換卽學問亦可以交換道德亦可以交換學問道德俱無往不通斯交換之功亦至大矣人能於交換貨物中而悟學問道德之所在當不至以保商爲要著而改其紘易其轍尋安宅而遵正途試觀之各地有優美之器物如圖畫寶玩及牛馬生畜與奇花異草之發現天下皆可以通行隨地而得固不必鄭重而藏矣苟上帝有成竹在胸建造天地尺幅中之圖畫各省一轍毫無淺深疏密之殊斯我卽可以任意製造以無所謂彼善於此不分東西南北合天下皆出此途而無如勢有不能理有難合也且上帝倘本保商之形式以開天地卽當一國一省之中有大山大水圖之斯得用其保商之術但我等生此世界水有舟途有車能行交換毫無所滯蓋此間地圖與彼處地圖兩相訛舛蓋已處不得不交換之勢因有地或無煤有地或無銅有地或無鐵產於此必不產於彼或有出綿花出布帛出磁器所出不同不能均有其利者更推而論之或出巖石或出黃土或出各樣草木果蔬之屬遷地者弗良此亦地土

飲食同席者尚有交換其他可知

種樹種穀者亦以交換爲宗不可炫我之有而道在易人之無

之精粗肥瘠使然有出有不出故不能以一人而成其各種之製造欲不交換勢豈能行乎我今且用一最淺之譬喻八人同食菜蔬雜陳其旁固非迫令一人食一味七箸之下作此疆爾界之分也座間之飲食既有交換豈商界之貿易獨無交換以上帝視天下如逆旅各行其道所至之地彼此不必相爭視若寓公何必視爲我之房舍故達人有言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飲食同坐既如此即驗之於種樹種雜穀亦然斷不能以本地栽種視爲有一無二之特品而宜於外處易本地所無之種乃得怡悅人之情性而補我之缺陷生口雜畜亦然推之人亦無往不然有不信斯言而以爲其理多隱晦者可驗之於美國之人各國之衆分散在美國并不拘限於一國故能各顯其盛靑華地多雜物亦多雜生之種亦多世謂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此特爲書生放觀時局言耳然交易之際則非出門不爲功必從游覽山川歷經各界而始增益其聰明我等之各新器以諳練而愈精熟仿此以作自能爲萬物之靈天下至靈者蓋莫若人也

交換之後即可分工合作而團體亦自能聯絡

保商者如血脈之不能流通

保商者直不啻阻自己之門徑

各國有出有不出不交換奚以爲功

苟使人有飛車氣車則此心因歛而放因塞而開其靈巧必倍於前其造作必驟改其舊交易之道固爲新耳目之的貨物以是通機器以是用分工合作之理當不待言而自明將來各國當有共結團體之事但有互市者而無閉市者是之謂共和是之謂大同也至若保商之事有類血脈多所凝結不克轉軸旋環以至外感由是侵入直不啻我縛束我之全體令其咽喉坐扼置性命於須臾也觀保商之有禦暴與偵探查詰各節蓋我欲阻己思成菁華而爲順理之舉殊不知通商交換要非干名犯分之爲苟背此而闢蹊徑將率天下人皆爲野人可見上帝通商爲純粹之至理世人萬難翻駁其辭者論保商人計有兩等一全物件俱自我本國而出一言我能出者我保我不能出者即購而不保及後細加核算依然自伯仲魯衛之間此即能保到底而中華出中華美國出美國無往非阻我之交換無論本國能產不能產其與交換終形隔閡不活潑耳然則所謂交換者何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乃

貿易祇求應我之用不問爲本邦爲外邦

以馬可以易牛祇求得之便不必爲己之畜牧

論美國生僻之地成各財之事

與易辭所言暗合蓋我欲闊充商界而爲貿易不必問其爲本邦人外邦人彼有物應我之用不交換奚以濟其美我之易物我所求也我所不需者卽可於我之有易人之無我今之交換非爲人實爲己耳我不問其外邦人但一阻交換非害人而實害己且不暇辨別我之能造不能造惟我得此較爲便捷其中稍有利益我自可循次以行如我有馬人有牛我欲得人之牛雖此牛爲外邦之牛我不暇顧世有怪我何不自行購牛者以自購之卽可自養之我謂我之能養不能養姑且不計第求得此牛易於我之自購斯無難以馬易牛也孟子謂物之不齊者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其殆爲不通商者戒乎

第七章論生財成財之道

生財有大道大學言之又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若是乎財不在聚而在散能生尤貴乎能成也今試作一比例爲確實之引證以見成財之事甚多不拘拘於自成者爲成財是在觀其通取諸遠而已嘗於美國生僻之地

轉運之力亦不可少

茶葉多自中國來非輕易所可猝辦

茶葉有批發亦有零售

偶爾停足借爲憩息之所適見內有一茅屋時值晚餐屋內之火光射於外其家之婦正預備作炊事斫柴以燒柴係自深林取得者麵粉爲餅餅係種麥所留貽者至若所烹之魚則固兒童釣於水者所汲之水則固澤梁便於臨池者自以爲成於一人之手不待他求矣然柴雖經斫而未成縱有斧斤仍必資乎搬運搬運即在成之內麵粉亦然不至磨麵處左轉右旋無以爲餅餌也豈徒割麥遂足以食乎其他釣魚必自釣處垂竿攜來以供烹調取水必有水具肩擔以備生活甚或引繩於井乃得及泉綜此數者轉運之力誠不可缺正不得謂我有薪柴我爲麵粉我得魚及水即無借衆擎之力況烹茶之茶葉多自中國遠處運至其始擔夫挑往河渚購與茶商之大公司而茶商又煞費經營又復載舟而過送到大埠頭再行裝載如牛馬之奔走其勞如何其間有自美國大商批發而零售之於市肆中者自始至終須經數手方得茶葉以收我烹茗之功如是始歸之於己乃算成財此必由大商分至小市舖人方可得零購由

成茶葉之事多有搬運亦復交換

工在以我之工而易彼之工有求者未有不應

種茶葉非欲人之仿其法乃所以應人之急需

小市舖分售合聚方可轉售與人蓋無往非在成財之列區區一盞茶暗伏無數事在內小庄必待聚貨大商大舖必待搬運皆得以成財名之人之得有茶葉蓋仍自交換而來將所作之物件易茶葉雖交換庸何傷卽謂彼等之成火成麥亦復兼成茶葉亦無不可蓋我以自己之工另換他工茶葉縱不成於我之手而我不妨爲成茶葉之人我在彼處爲工以我工之所得而交換茶葉交換茶葉者是卽成茶葉人也物無求而自不應有求者卽有人以物應我之求種茶葉之人夫固因人急需茶葉而致彼爲求者我爲應者彼苟不求我將何應此夏日烈而人始有葛布以應暑冬日寒而人始有裘帛以應涼物以相因而至事無交濟不行識者於此可以悟交易成財之道以茶葉而論非因中國種茶葉而人始仿其法以種茶葉乃英國需茶葉遂補其種以應其需英國之需英國之求也種茶葉以應之者正所以償其求耳是安得不謂之成財乎其餘如種穀釣魚有待我之收者有費我之養者均恃人而作種者一事釣者一

平時言成財者所見多不能廣

成財之先在生財

搬運之外尤有交換

保商者謂交換搬運不在其內所見非是

事收者養者復一事此俱可稱之爲成財成財如交易旣在其內搬運亦在其內所包者廣未可似蠡之測海蟲之語冰也平常人言成財見聞多囿於一隅持論多徇乎流俗所論成財之事每不能舉一以反三其言成財者謂出於自作乃不媿成財瓦工不能代木工木工不能代輪工殊不知搬運卽得備成財之數可卽成財而論生財生財如煤在地未生者掘之使起卽生煤然煤究不能用以掘者雖勞其力起者雖收其效而煤仍置在礦處必待運至始成其成也固在搬運人之以搬運爲不足掛齒無關輕重者所見殊形卑狹第搬運誠未可少而不交換猶不算成財蓋因此而易彼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推之梓匠輪輿皆得所食而無缺孟子所以特重通功也彼以搬運而成煤者我不妨以我所作之物而換其煤此固成財之推而愈廣者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不爲厲農夫許行之種粟而後食織布而後衣良非有無相通之道也無如平日言保商者多半論生財成財謂搬運不在其內交換

成財不得全歸功於製造

世界霸佔之事不得稱之爲交換

亦不在其內要知交換爲最有關係之事斷不能闕廢而棄若弁髦凡在士農工商皆萬不可斯須去者交換之爲功亦至大矣哉保商者覺商無所謂成財搬運更輕而易舉何足以論成財推其心直全歸功於製造除製造以外皆可有可無將使交換搬運均成廢人而天下惟製造家乃能達成財之目的如是則世無搬運世無交換僅有保商鮮通商矣此豈國家成財之初意耶夫惟以交換搬運重握其要於是盡人俱屬成財而能力不當屬之於製造卽有時交換之類如賭博之形式殊令人深惡而痛絕世所謂米商居奇霸佔皆非公正之貿易亦不得以交換稱之者然而眞交換眞搬運終缺一不可其間卽有流弊雜出究不得以弊之所在遂幷其全利而亦芟除之製造之不能少交換猶之作器具之不能無搬運終竟不行故非特交換不可無卽搬運亦不可廢推之店家之留貨物積少成多爲小市場似不得列入成財之中而考其屯聚往來生意雖不闊達固未嘗非成財之一分子也所以有論世界者言爾旣需店

大店舖之批發仍貴有小店舖之零售

法國社會黨之富你野所見殊屬不廣

舉一頻果餘可類推

舖家各物則小店舖家之留若干貨物待行客之來此事亦大有益於行客未可鄙薄其生涯而笑其所銷之不暢以爾不能在批發零售之故甚賴此留貨物者之供我取求應有盡有也然後知大製造旣爲衆所稱而決不能少一小分舖以輕薄之微物其價至輕其購至寡未便在批發處酌售無數此分舖即成財之人又何可藐而視之也可見事無全衆不行道在協和以共濟有一社會黨爲法國人名富你野者彼見本鄉出一頻果最爲鮮美逾橄欖之味比蔗汁之甘喜其價之廉而可供我咀嚼也不禁贊歎久之及至巴黎城價值較本鄉縣長十倍因覺得交換人不甚明晰其存心毋乃太隘等諸器小之易盈故由此不樂於交換然欲變交換之道而別思所以闊達其商界其勢有所難行以非此即無以互其市也如作會然羣不合則成特立特立將奚以見功德不孤必有鄰斯言誠包括一切之論若富你野自行續辦頻果集四方之衆令其購置此物即可曉然於物價昂貴之原因不深歷其境不知也倘辦頻果至巴

大藥店雖有批發亦不可無小藥鋪之分售

黎城在彼處批發人售非金錢卽無以集事迨入城以後釐捐司事人必須索稅斷難不名一文且批發人將稍留其貨以待時日再行善價而沽小分鋪亦然屯貨以爲待價之計合全局以結算無一不加入其上而免虧其本借獲其利巴黎城一日不能行數百里飛奔絕跡到此以購頻果勢當借重於搬運始得載物以至雖計學家亦未得併全力以相赴以一人而運巨舟以隻身而越滄海也乃有無識之徒深訝藥店之百貨騰貴些須之物動輒價倍尋常幾疑衆藥店之專利無厭矣亦知有大藥鋪批發之於先亦不可無小分鋪零售之於後蓋我立索此物隨索隨得極爲方便之至故雖發生於深山窮壑毫不費力價亦箇而且廉但自遠至近極如許之人力耗無數之精神由他處而運於此處又復不能全行售出貨之入者全購貨之出者分售其高價亦勢所必然遽以奇貨相抵可乎若留千百藥物存於彼處旣未得任其久留此其間非金融不足以爲長計若或在批發處專購藥物則非多多益善恐事終無成今欲

購履亦與藥鋪之購藥相等

有大公司者亦不得不需分鋪

以我所立索之物而所索者又寥寥無幾則事取其至便而如地之拾芥如劵之操手方得以快慰我之私願天下至方便之事固甚賴有錢以通神也得能方便購藥卽價之輕者亦視爲至重况價之重者不因此而更重耶卽如購履一端如於批發處僅購一雙則店主必不肯購當在分鋪始可購成自外面觀之似批發較形其廉而分鋪則貴於批發然結局以算仍以分鋪爲較減省而耗費不見其多我購一雙之履貨雖貴固遠勝於購其全者錢去有限履少無傷其虧其盈必有能辨之者倘以是論各鋪必積聚之於一二年幷無分店其勞力實多似此購履雖貴推及其終仍省錢無數猶之每日購肉購魚及菜品各事批發多而物易腐肉則敗矣魚則餒矣菜品則陳而不新矣苟無零售米鹽醬醋則世人於七字之中一經積貯不耐久藏物幾何不沾燥溼耶然則有大公司者夫孰不急需分鋪况我有甚物件一年僅購一次操之太蹙者倘無雜貨鋪以備我之求我將窮於所往分鋪之不當廢可知在英國有數人立一

英國數人立會之事今已不行

會多置物件如洋糖瑣屑等類俱悉聚無遺及購定以後由合而分幷不勞在店鋪重行購貨且幷無批發大店鋪之勞然此事久不行於世矣今已從衆大率相彷彿無須特闢其門徑而一轍絕少殊塗嘗於某地界見士農工商汗牛充棟幾有應接不暇之勢而人似若無事者然以瓦木工既多而難舉商人亦爲數至盈彼擁擠者且悵無所之而人世更形局促但交換亦不可少者而交換似嫌其太多姑且勿論容再申言之故夫交換搬運俱宜納入成財之間復有不可偏廢者農工商勿論若士之類其爲益誠非淺鮮如新學家格物家以及敎師彫畫師測繪師幷精於詩詞歌賦者皆非尸位素餐亦復收入羣之內其成財稍有區別但彼等成其樂所儲蓄之學發而明之是亦本所學以成其財也至於格物化學家能指示人以心法之所在其傳授人者人得所學學卽可成財必沾沾然曰如是方爲成財如是卽不爲成財謬矣以此見世人不但成自己之財得使人閱之心領神會觸類旁通以爲益我之旨趣者卽能激發

交換搬運無一而非成財

如新學格物及敎師彫師測繪師等皆本所學以成其財

成財者不拘一例

富豪者之有財直謂之刼財非成財也

關稅自成周時與古羅馬即有

免關稅者多欲稍留一二不足爲法

其精神感人之深是賴有大才子出諸口者如天花之亂墜生公之說法其趣彌長其言益妙用力用智者既成財能感動人者亦成財亦何往非生財人進化在學無教安施教師之勸勉人以道德進羣化而道德從此勃興即教師亦當今之急務至於袖手賦閒儼然稱富豪於世是旁觀而大有其財也何異盜賊乞丐之刼諸市乎

第八章論入口關稅爲錢糧

關稅之征入口有出口亦有但入口多而出口今不大用故不妨專論入口關稅在中國時已早有此名目於成周時即立其稅古時之羅馬亦照用關稅也者蓋不自今始矣以前之關稅本爲錢糧起見以後不但爲錢糧而兼爲保商自昔免關稅者僅免最重之關稅而於輕關稅多留一二未聞删除淨盡似草之除其根苗之鋤其莠者其留輕關稅每託辭於無法迫不得已非好爲月攘雞者以待來年第苦於不能速已彼固謂自由通商之萌芽也夫誰得而信之

關稅當直取而不可曲取

各國之煙捐煙票及鹽捐皆仿此

且收錢糧者其法愈出而愈奇愈變而愈幻法既多而計更巧不必限於關稅始能收取錢糧收錢糧者有直收亦有曲收論理貴直不貴曲直取也者地丁人丁是也關稅則非直取而爲曲取何以言之購貨物貴付錢糧是也直取較爲便易其事極簡無取多人數司事總其成扼其要而已足若曲取則非人衆不足以顯其中飽如釐捐調查巡緝各事無往非資乎濟濟之衆相與有成此世所以云豺狼當道虎豹守關也曰虎豹曰豺狼其人之衆可知其各垂涎而飽所欲又可知在法國有總煙及各種煙稅似中國之煙捐與煙票是也此等煙稅專使國家督辦而不歸在下者之承認美國亦有煙捐用無數人自行其便若偵探暗巡等類不一而足其在印度國受英國之治下者鹽捐一途甚爲洶湧似星火之急大都狼狽以爲奸多少地界當作鹽者不允其作鹽毫無自有之權力而惟聽官紳之玩弄復有酒捐如上古之酒榷酒酤何往而非曲取兼派衆委員把持一切得以成同惡相濟之美其收關稅亦然總以多數爲勝

上古祇有禦暴而不聞禦貨

關稅事成以後悉算諸購貨物之人

捐稅多貧富一例其害更大

卓氏爾基極言此事太不公去

金剛石稅祇一分以最易偷漏之故

决不以少數爲功上古僅有禦暴之法無禦貨之事今乃以禦貨者如禦暴其事安行爲之亦非易易僅得於到埠頭可入貨物殊覺不便多有從中發惡誓以希圖朦混者更宜於遠處遙望貨船之來勿令同雞鳴狗盜偷渡函谷關其防之也直不啻防盜賊到事之成所用若干錢無一不結算於其上無一不算諸購貨物者故中多不便而爲害無窮此蝗蝝之食苗稼也甯有已時乎故各等釐捐因此於平時日用之物七字米鹽醬醋之中用是以荼毒百姓貧者與富者同一捐法有財無財一例平均如洋糖捐及各等捐貧富相埒入口之家飮恨無可告訴而在自了漢僅孑煢一身所累無幾未嘗不歎食指之繁多不如形單影隻者之樂不可支也卓氏爾基言我曾認識數大財主其與瓦木工食煙食糖同一食法幷不見其所食之鉅耗費遠倍於工匠卽此已見其太不公平美國政事亦多有失之不公者平常物件或五分十分錢糧而金剛石則祇一分論金剛石之價値斷非平時物件所能與之等量齊觀矣而錢糧祇一

有財者多以壓制爲主故百姓出多而自己少出

事顯者皆覺不難

舉愛爾蘭國抗租一事可以得其大概

分者蓋以金剛石最易於貯藏偷漏不足爲怪極貴之物多有漏稅而所征復減於家常瑣屑之品專令此平素之關稅擾害百姓而不止也公乎不公乎蓋有財者卽有聲勢其壓力最大其全權獨操不難使百姓多所貢獻而於己少所輸出收曲稅者多於此等愚頑庸懦之民百方蠱惑之使悉入我之彀而我得效漁者之取魚一網可以打盡網甯密切勿疏焉天下惟不知不覺者其取求百姓百姓固如在醉夢之中昧然不解當以此爲最上之良法較大聲疾呼者固其徑紆而曲亦極從容矣觀其外表旣異於官之催租驚擾雞犬不過於貨物貴上大肆其手段掊克以爲能民又何從窺其所藏之若何使官家於店鋪左右稍購微物需索一二分百姓卽譁然四起知苛征適足以累民以此事顯而易見不若曲取者之隱而難知也夫百姓未有不知貨物貴者至貨物貴之原因其中所以然之道理民固如覺如癡猶木石之難於進化證之愛爾蘭國抗租一事爲地主多大率不服地主其昏聵迷罔而至碼頭百姓若不知有

卽以鹽捐而論利多出於富戶之家

關稅者然英國卽以所收之關稅錢糧用以制伏抗地主人蓋直收不逮曲收也明矣百姓苟不服關稅斯爲庸中之佼佼乃見不及此坐使英國將關稅以壓彼等因貨物入口有關稅其後百姓仍照出關稅如愛爾蘭國可謂自戕其身抱薪而救火矣百姓或有不服直稅者斷無不服曲稅身爲關吏所欺侮幾視爲習慣而杳若無聞蓋不但關稅鹽捐爲然凡坐擁財產者於中剝利可以盤踞其上因慫恿官長來制百姓其積習已深矣中國非官收關稅令錢舖收錢糧都以曲折取巧而不以直率行事故夫有權位勢利人多侮弄巧法譎詐多端不爲保全百姓地步但以殘害百姓爲主百姓雖飲恨吞聲彼等固置之不顧毫不動其感情而予取予求者如故古今來姦猾之吏其營私罔利捲括地皮者大率正直其外而鬼蜮其中耳凡各種霸佔之事類多出於釐捐及紙票之中惟有錢者可以括此利爲之易於見效至作小貿易者兩手空空何以招集貲本而羅致其財如煙捐鹽捐等類豈日課餬口者所能垂涎而食其肉

大貲本家之能成其業以低入高出之故

貲本大者非獨得財且能偷關

乎中等之產不能多購鹽者無本之故而富戶之家則有本不虧絕無所歉錢之廣大如蚨之飛於空中悉萃於我處因總票係鹽票所作有本則樂無本奈何復其間有奇計詭謀如頭捐關稅情節若譬如我所購之物件一百元者另有五十元錢糧一加合算卽爲一百五十元之本凡此利息皆出於其中不得遽損失其本蓋我之母錢爲一百五十元之數目如經手人各節亦均通盤結算於貨物之上我前日母錢所謂一百五十元者其後我轉售與人按之母錢以償子錢卽非二百元不可由是聚錢糧之所出入可使百姓抵償俗語所云羊毛出在羊身上此之謂也所以大貲本家能成其業雖價有高低而低則入高則出衆商固無可以强廹之也至在貲本無多者焉能冒此險以僥倖其成乎本之虧歉萬事皆廢卽明知此貨物可以獲利亦衹得望望然而去之不敢言我能承認此貨其不敵此貲本家之勢力明矣且貲本大者非獨炫耀其財且能得偷關之利益彼大貲本家得其利而獨令小貲本之家專嘗其苦是珍

饈果品富者享其味而薇蕨荼蓼貧者登諸盤也推此之故宜乎鉅商不願豁免關稅以關稅殊不大爲厲於民不過使貨物貴而已此外無有也貨物貴可以括諸百姓之身未必解我囊中之物諸凡煙課鹽課大商家無一存豁免之心者以不豁免可因爲己利一豁免則英雄無所用其武計將安出耶後有洞觀時局者知波瀾翻覆之錢糧急宜痛懲其弊然卒之求免不得有願難償蓋大賁本人急於是時通關節而用賄賂進於議院之前凡在下之君子有嗟吾謀之不用歎官紳之蠹民已耳向者在法國有爲國家收錢糧者派出一兆彼收二兆以一兆供之國一兆供之衆羣分其潤攘以自肥可見錢糧爲五花八門之錢糧似兵家之排八陣圖所以不願委而去之者因藉此使國家與官各飽其欲一聞有免錢糧之說卽不惜行其抵抗之術以關節伸吾權以賄賂用吾餌蓋自爲籌畫之策運成竹於胸中又何慮所謀之不遂故有時議院論免關稅有賁本者類多揮霍其財而不計較此等議院得以行其敲詐如天師之

議院爲通關節進賄賂之總門

議院亦以敲詐爲美

衆商之逐利猶羣猴之覓食

或保或不保二者不可得兼

召鬼籙其符最靈其效亦至捷此等事在美國不一而足幾視爲習慣而不足奇卓氏言錢糧事如集羣猴於一地偶擲一香蕉於其間羣猴卽奔赴而爭思得食一論保商關稅衆商人卽如羣猴之爭起無不希冀什一之利可見曲取之爲害不如公平之錢糧爲最便於民而亦均無貧之微意也

第九章論關稅入口爲保商

保商關稅所以阻外貨之來而勿令角逐我本國之貨物因外間貨物一至卽不便置本國之貨物蓋非排外決無以屯積內也收錢糧與保之一途有最近之比例若全阻外貨卽無錢糧若欲收錢糧卽不易保二者可存其一二者斷不可得兼或保或收錢糧奚以並行而不悖收五分者或有貨物來收十分者卽貨物全裹足矣昧昧於消長盈虛之道者皆未經推驗斯其理不明若係收關稅而此關稅論理宜不收在本國所不出之物當愼重於其間且本國能出之物保之原不爲難可以如反手之易而本國所不能出者將安所用其保我

保商者之爲計最險

用賞之法可以補保之缺

保我之能出者我不能保我之所不出者保商者之微意其計最狡觀其審度前後思之又思慮之又慮因無全美保商故不得不略留其輕而但去其已甚全阻方保今已勢不能行故美國亦主收錢糧之策亦於收錢糧之中而略行其保推保商者之私心保本國工商製造保我等商亦不必全保之法而始能保仍有他法思路以愈用而愈出愈變而愈靈我等行其法可以將入口貨燬去其半燬之者亦阻貨之一門也我有術不懼其窮矣或分遣數船繞遠道而來此亦阻塞貨物來之計若不阻塞貨物來亦可以賞我本國之製造云爾等能興貨物我卽當給爾錢以賞之法固遠勝於保也關稅保商其中暗有不可必者策非出於萬全恐於事不無失敗且有無數之貨物不能保因有貨物來角逐我正可謀所以保旣無貨物來角逐我製造此等貨物外處本莫須有卽不必保故當用賞而補保之缺譬如中國有茶葉外邦無茶葉保之何爲總宜賞造茶葉人非是卽不足以壯其觀而作其氣所謂賞者非阻外邦角逐之製

保之法其中多不能完全故賞勝於保

舉一鞋履事可以概其餘

保商之事多不足恃卽賞亦非全美之政

造乃助本邦之製造賞固異於謂之保商保商卽濫賞必於賞之時思所以成全我本國之利益者乃以賞錫有功之人此所以賞美於保保或有時不勝而賞則無美不收欲奏全效者斷不能廢賞以各樣保皆保此而害彼利於甲者或不利於乙更可慮者我之所保僅保外邦貨物不來不如一言賞令各種器具皆賞不至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公道在人夫孰不踴躍以爭先趨附而恐後蓋彼等因保商事保此一物而損彼一物有所偏而未能平均貨物難得殊爲可懼用是興賞之法我爲人謀者實爲己謀我且以救人者而助人人無虧而我亦鮮所失有如我與鞋履製造全倚賴於作皮人若我用保則我有皮貴之歎而賞遂比保較爲靠住賞與保之事有別賞一直都是賞亦遇事皆賞保或外邦貨物不來卽計無所出如學屠龍技雖成將安用也保商最爲渺茫而多不足恃賞或比關稅略勝一籌既懸其賞終不離乎賞之一途故爲直賞而非由賞正因保商有保此害彼之患於是不得不調劑受累之人賞之法雖非

保與賞有曲直之分人當用直法而不用曲法

賞者一例平均與保製造者有別

最善之政然賞正所以顯其酬勞之厚不似保之者之每有缺陷且隱而不彰光天化日之中爲人所著目幷爲世所稱道而非置用賞者乃以補保之所不及也譬本國當興飛車製造斯無論各車皆無不施其阻力以收稅爲美苟先懸其賞凡有能造者卽以賞加其功不拘人之資格如何但問其能造車與否有勞必錄似鐵劵之待功臣保與賞其中蓋有曲直之分焉彼保商者於各樣製造搬運皆用其阻撓阻撓者是以破壞爲完全者也行此法者係曲法而非直法我出塗不由正路而由曲徑徑雖能超人之先其如途之歧何哉其以賞爲優於保者卽此之故賞者正路保者曲徑也且賞此製造卽不阻彼製造但我等不賞製造而急思保我之製造我必用大關稅以維持全局窺其用意若以爲保此製造可使無數製造橫塞於中而不通及細加參考乃知所保此種之製造卽因需用此物而受其阻我阻人者反阻己往往於保之後令若干人虧累而無可控告其始阻各製造爲保製造也其後因此保乃殃及種種之製

保商一途雖專門家亦多看不到底

賞法行但使外邦人沾利益而本邦人并不受實惠

造猶之一國物有千餘件我欲盡行其保全國之製造幾何不同受影響如捋蔘而嘗茶者耶謂保商果有優勝之處左思右想雖在計學家權算人亦多不能辨析此中之得失蓋有勝即有敗有得即有失不敢保有勝而無敗有得而無失也故保商者縱多專門之徒然一時究無以如亂絲之分萬縷之析再者國家有此一法如爾有製造買棉料織布等類及後賣貨於外邦稟於關吏謂我在此受料貴之患當償我之苦而予我以賞賞我者即略還我之所有還我有者猶是還我之苦苦盡而甘自來也此苦爲最顯而賞何能吝以惜此區區惟是此法行本邦人并不稍沾其實惠但驗之於外邦得借此以邀拜賜有何助本邦之有雖然小費本家製造有限不能報關仍苦無利藪之可得第有時所賞之財較問上所收之錢更衆美國賞作銅人比收銅稅尤多仍有作銅人向隅而歎毫無所獲如不用關稅專用賞法可免保商之害無掣肘之虞保商各樣物料皆貴受虧不少如皆係賞即無此弊有言關稅不出在本國出在外

關稅不出在本國出外邦者僅一二事不得盡信其言

此論關稅之第一端

仍有第二事受累在外邦而不在本邦者

舉康拉德可以恍然

此二事究非緊要之事件

邦乍聞其言亦似可信然但驗之於一二事其餘殊不盡然如外邦有甚龍斷製造彷彿中國之製造茶葉中國送至我處我用關稅六七分恐大損中國之貿易又恐不盡損中國之貿易因中國茶商或商酌我到外邦不便易則中國有傷耗如便易始可進去則傷耗在中國而不在我處若仍價值平等毫不見低又慮茶葉恐無以銷此其一端可見者又有一事受累或不見之於本邦而見之於外邦如康那德處有麥美國亦有麥康那德欲將此麥購於東方則相隔有數千里之遙殊不合算以美國在對面無妨將麥售與美國地既咫尺而亦可省往返之勞第美國有二三分之稅康那德既欲售麥總宜便易始能將其地之麥付之美國否則恐於事有滯且無以暢銷康那德之麥殊不足以居奇由是美國所行外邦之關稅康那德不能不受其隱患究不如不興關稅若康那德之最爲完全即此以觀外邦人之核算關稅大半非外邦人算關稅必如此兩事方不利於外邦人然其細已甚之端持此丸泥能塞函谷關使無搖

執關稅不能使價長之說其言亦未足全信

舉美國保洋糖以相證其他各貨可知

動耶若專令外邦人算我本國之錢糧是卽不爲君子而爲野人矣且此割麥之關稅要不能輔助我本國之麥因我之麥多其價不長須麥之價長方可獲賞價不長縱有麥之關稅本國未見沐其恩拜其惠也或有言關稅不能使價長此不足信如價錢不增製造有何妙處保商者是欲製造銳長其價值我等有關稅復有各種製造不無角逐而未易驟息其爭因使價值緩緩而減始則價大後因作者之多貨多卽賤貨少卽貴惟終不能減至通商之地位因有關稅而各料皆貴觀於美國有保洋糖者商家之作洋糖者最夥而英國有通商無保洋糖之說所以美國有洋糖稅使洋糖因此而貴若各貨之價太低保商將處於無用外邦物件皆不能來以貨物之賤遂皆不前而貨物貴始聞風而至吾細觀今之保商者類皆使我之物貴方行其保以阻外貨之來然外貨貴我等亦與之俱貴因有時我等多用外邦之物料不無因此而受其影響彼外貨貴我等亦安能不同貴耶我欲成我本國之物勢安能不需外邦之物料所

有時龍斷者其價之漲落遂無一定

作報者又當別論

各樣貨物視價之大小與作報者有別

用保究之不如用賞

保商無一不爲大公司長利權

以貨物自是而貴且外貨不來貨即漸少亦未能不昂其價理所必然無足詫異也有時生財人因其中有龍斷之舉忽漲忽落隨其自便毫無一定之價値而於尋常之貨物則不若是如作報人得憑自己以訂度報之銷不廣聽之報之銷旣廣亦聽之主筆之權有時於銷路之如何而毫不介意而各樣之貨物視價之大小以爲定與作報者有別若用印花稅在報獨留一官報無印花稅似可以較覺其廉而抑知不盡然以平常之貨物大半因求而始應以保商者欲貨價大而始保貨價不大即無效適滯象非通機耳如不用保而獨行其賞乃能放大光明幷可功歸實濟可見保爲一定之保當易保而用其賞錢糧宜直取俾有財者所出較多而無財者所出有限然亦未敢信賞遂無流弊恐其中有市恩者耳保之爲害不過司事人用波折之錢糧令百姓可不知其所以然而按時繳給一言保商凡大公司遂行其巧計通關節而用賄賂賞物與民者百姓或眼爲之饞各皆著目易於顯豁獨關稅之行使百姓在若明若昧之

喜關稅者究無全美之法

觀婦人領袖一事可見稅之重而保之輕

間更有大公司在前故一用關稅而卽難除盡惟是保商興有料貴者我卽未易立辦蓋料之名目甚繁所出之物爲料才出地者亦爲料卽搬運亦無往非料要非僅我所出之地產方爲料也一路都有關稅斯各樣製造皆因之而阻凡事無論千百一併成功總是料有關稅各事皆阻不止阻一物如我所斫之木爲料所留之鐵爲料及後所需木料之料頗多所用鐵料之料亦夥我欲木料成棹成椅復成他物件鐵料如作火輪有成鐵成的化料各料貴而火輪遂不易成雖喜關稅人極言其成效之易亦不能參酌全美之法俾百其利而無一弊千其慮而無一失蓋完全在此損失在彼關稅之道半策非全策也在美國千八百八十三年有婦人領袖一事初興共謀逐利及後袖料有三分五分貿易甚旺迨漲至十分十二分之稅而貿易爲之驟減遂以此事不能作相率閉其門矣如世皆君子而非小人則公道係於人心守均平當然之分何有或優或絀之殊否則學問多有不足未能事事洞徹不爽毫釐兼又無公正之君

純用私法者事多不成

保商者斷非好政治反對者多而承認者少

子大集其成純用其私而不參以眞實之理宜其畫餅而終無所成其故以賄賂之門既開盜賊之爲殊難洗其心而革其面所以議院窮而公司皆富進賂之故也或有謂保商係大學問苟將各種之市面安排停勻即可以我之理想而成美政治然須知此政治固爲世所不贊成者耶天下豈有最優之政治而行其大本大保小本小保者乎

第十章論保商興工之說一加推究試一驗保商可能興工與否

賞之法較勝於保

保商者與保孩提無異

前已論保商之法太滯賞雖有市恩之意而賞固較勝於保矣然彼等則以爲保商實能發達工人商由此保工亦由此興彼等之持論固如是而吾不妨就彼之言以察看保商是否即興工而造工人之全福一觀其事之成不成不得據其一面之說遂深信其有此保商既興工復興製造俾工價大而利息亦居其優也故聽其言而觀其行則可聽其言而信其行則不可或有言保商者乃保新製造如大鐵公司礦公司機器公司皆是其保也如父母之保孩提復有

亦有以保全衆爲是者

言各樣製造專令我本國人作使漏卮不至於外溢涓滴皆入於國中當以保全衆爲是一保孩提一保全衆各守其說倡議不同然保新製造一保之後即永不能退此保不得保於始不保於終若各製造大有政權可以於此通行關節廣開進路之門此亦非保不克者斷未可志在小保而自初至終當保全局未得保一隅也然自興保商有勢位人得保無恙可無難爲所欲爲至在小製造貲本既不大厚呼吸多有不靈如何以謀保之地猶之圈中之豕其得食也小豕每爲大豕所攘奪至放聲長嘷而無以覓噉飯處弱之肉而強之食凡事凡物皆可作如是觀不獨一豕爲然也以保商專保勢位人於小製造多勢有難保此非缺點而可以爲兩全無憾也耶早數十年美國之人擬保美國之製造是時諸銅鐵與棉花布等類尚未大興不過稍有萌芽而未如竹之稜稜日上此可以預爲之保以抵外貨之來將毋謂先時而保此後即可無容再保耶然先保者其後亦不得不保以有權之故權不殺保亦無已時耳孩提之保本

保商專保勢位人殊不利於小製造

保商者欲貨物全出於本國以力排外貨其用意甚左

舉美國之數大端以論其無所用其保可知

有所藉口勢迫於必然矣不解儼然已至成人而亦以保孩提者保成人前後無往而不保是一保而即不可斯須去者如今保商人大概謂各樣皆不可失其保以力排外貨之角逐如大小貨物皆出在本國不出在外邦斯即保歸無用若其間有出在本國亦有購在外邦者方可以行其眞保以我之保借以阻他貨之來天下貨不能全出於本國爲此之故保衛我之貨以制伏外人者大率如是也試證之美國美國不能保麥棉牛馬洋油及金銀等件如此數大端其不必保者因我所用皆出於本國何保之有且出在本國者不獨供我本國之用且宜將我之貨送入外邦故不能保此數大件之物物以希爲貴我所有者是我之物本不希矣又安取此鄭重而維持之耶即如築室與作報兩事因需當地人奏手以告其成不勞求助於他處所以不能保者即在此蓋平時製造之工非特別之工可比欲保護者徒耗用其心思而終有阻力由於一國之工非他國人作乃我本國人作工之驗於本國者爲問能以本國人而保本國

百姓不服心不能齊工又如何可保

多虛辭者其言皆不實

保商者之對付百姓計巧而用心亦深

之工歟是當於此深揭保之難使保本國工者乃爽然而自失如撥雲霧而見靑天矣雖然美國所不能保者既有此麥棉牛馬數大端可驗而於不能保之外亦未嘗無數端可保者第保商人不能遽在外面宣暢其辭令人知厚於此而薄於彼外表殊不雅觀恐百姓從此有諸多不悅服者百姓一不悅服而心亦因之不齊心不齊而我之工將不克保彼之工或可以保百姓悉存此意想於胸中如何神志全不外散而能畫地以爲牢永不瓦解耶惟言辭出以婉轉於講論時言各樣工固無一不保世人可不知此中之眞僞而皆無異言孔子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殆微有此意耶但不能禁彼等之百姓一問保商人何以各種製造工藝俱能保勿失然問者自問而保商者亦自有對答之法其言我保機器公司鐵公司布公司保此數大公司是卽所以保汝等之工各奏其力也窺保商者之用心豈不謂保最切要之務而後彼等公司予以大工價乃能購買食物各類且格外能置作庄家之者食品非眞保數大公司乃陽

保商者多借口於保公司而陰以保工人觀卓氏爾基之譬喻意可恍然

保商者多以媚世爲巧

賞之法或可行而保則不能

以保公司者陰以爲保工人之地保商者蓋無不以此爲託辭卓氏爾基因乃用一譬喻舉以比保試往一小鄉鎭聚無數之衆於內因言汝等箇人各予我以五分之錢糧如一家有十口者按名而給不過五角而止我即可以總稽其數而養兩大財主不難出錢以應用衆人可以於兩大公司中俛首低眉作王孫之乞食謀一飽而不難然所謀食本爲衆之財轉令有財者歛財我等都仰鼻息可以倚此兩人贍我等之生而作爲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之用如此等玩狎之事即對百姓直言無隱百姓亦多不信以爲所欺詐者已非一朝一夕見之慣斯百姓遂毫不加察而視爲理所當然細觀保商之行爲其媚於世者大略如此如上海有織布公司及織布廠等類若能保則全衆皆可借公司與廠恢闊其市面而茂發其財源似此有名無實之說豈不欺人然或用賞法即可以保各種賞之道行則各事皆賞并農而亦可列入賞之內惟賞則可保則不能以稻麥諸貨一便易則外貨不來於何而保但有無數之農夫能賞所謂賞

惟全衆皆賞無欵於何而行

保商之事僅保數家於事多有隔閡

不一直取錢糧而爲曲取保此者卽不能不害彼

者斷不能賞甲而不賞乙賞乙而不賞丙賞在普通無所謂多數少數也然而全衆皆賞其事固妙而無可翻駁矣第無一不錄其功無一不惠其澤財從何來大欵又從何而出吾以爲此財此欵疑仍出於全衆我本食我之產乃其後或變爲非我之財而轉似邀人之產此誠令人萬不可解者況中有侮弊之官長於此取利仍不免使衆人暗虧其本雖錢糧終能收回而百姓之受官家虧累已不淺矣至於保商事不過數家當保與賞固自懸殊而在百姓知覺有限多未能洞徹於此中如醉酒後如入夢鄉於世外事了不關心何暇辨別其孰眞孰僞彼所曉然者各物皆貴其餘不免瞀惑類羲皇之民耳蓋非一直取錢糧專賞彼等而爲此羊腸九曲之路稍經轉折卽至迷途故百姓最易蒙蔽其保此一人者卽不能不害彼一人考保商之關稅更有奸巧籠絡之妙法貪官汚吏由是從中朦報得四兆銀之利者國家僅得一兆彼官長及龍斷人均攤其三不惜多染其指食肥而去其瘠焉執此以觀一國之保商關稅有害無利

有賺報之事官長與偷關人得其二而國家只得其一

各業之行關乎地土之合宜不合宜

舉南方緞業事其餘可類推

更推之武昌漢口之鐵器一保則外鐵不來

即用關稅賞數家亦幷無大利益無利而全有害者既不可爲訓有小利而害亦隨之者仍非持久之策在各國總有自然而然之妙不出於自然其事皆近於勉强理無所驗其道何以大明是當知本國之工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者居此正爲合算如南方人以緞業爲上無論大小之賬房機工儘可於本地經營其事操之作之我本地之全利我所有者我固無難收其成也若因關稅大阻則緞業人不行之於南而恐行之於北斯於時局大爲不利即一緞業而指其得失其餘可以類推然則若何而可必使各樣製造工皆無不在得意之列萬不能以此處而阻彼處耳目當燭照其遠忽於近者無遠慮必有近憂也甚地能出綢緞甚地能出布帛甚地能出雜貨之品我俱可就而購之購之可以我地之無而阻彼處是不可也此惟有即我等擅長之貨專使我等與在此處即爲開方便之門耳譬之武昌漢口有大鐵製造如保鐵則外邦之鐵不來恐將使數大公司長其財而令我等買小件之鐵器價倍尋常無鐵不因此而

福數大公司而殃衆百姓决非久長之計

美國之富全因關稅而富而百姓之窮愈不堪

以關稅爲重者究不如以民爲本

貴一人財壑開萬家地獄入此言誠不可不深思之也人與其使一路哭無甯使一家哭福幾大公司而殃無數百姓雖至愚者亦不爲而謂智者能行之乎行之者溺於利而不顧其失之故也試往美國大鐵公司銅公司絨布公司觀者鮮不謂美國甚富亦知美國富之由非有他公產使之富乃此關稅驟長其家私美國誠富可羨而百姓之窮亦可歎矣即如印度人至其處者莫不有王爵侯爵築公館於其內殊極顯其富厚令人有美哉輪美哉奐之稱印度之王侯固如鳳皇麒麟之在藪而起視百姓則如牛馬走者然識者於此可以知關稅之富人當垂爲切戒而以民爲本者是即以國爲本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

第十一章論本國市面與本國之製造我自製造者我即自售而外貨由是不來

保商者欲外貨不來本國市歸本國人斯亦求之有道求在內者也然而我有

保商者欲本國市歸本國人安能使我本國之貨無一缺點

本國有出有不出故不能不借重於外邦

凡本國所不能出之物必須購之他國

欲我充滿其欲不使外人操其柄其能必我本國本地之所有悉滿載而無缺乎國中皆欲充己之欲未甘乞憐於外人故未幾英國之保商深怪政府購外邦之火藥不購本邦之火藥殊不知本國無此貨不購此貨抵不過敵人爲敵人所輕者非長計也譬如本國不出煤欲不購外貨其勢有所不及而其道必至於終窮苟以煤之不出而遂不購則祇得用民船而不能用火輪民船將安能與火輪並駕而齊驅猶之本國不出鐵焉能持弓挾矢而往戰蓋留本國市因使多少巧妙之物不來如本國無香蕉不購卽無香蕉可食象皮不出於北方北方人不購卽無象皮可用以及本國不出鹽不購卽無鹽可以自給推之金雞蠟非出於本國不購之外處有病瘧者卽無法可施凡此皆我內地所無內地所無者祇有購之外人應我內地之用我欲先行制敵抵敵舍此安歸各國之巧妙靈敏既有不同彼之巧妙靈敏我購不來我卽受苦無算矣安能如釋教之無欲託言四大皆空耶如開店鋪之家阻人不購外人貨專購自己之

各國皆有巧妙之品不必阻其來而無妨於購

舉愛爾蘭國之往事即可瞭然

保商人謂有三利其實不確

貨其勒令人而求便於己固計之得矣然人不將吸風以度日餐露以飽霜乎寡欲淸心已難求之於晚代但權其利害酌其盈虛不知推己以及人安得以無而易有若此一國阻本國人之購外貨是直阻箇人購他人之貨此豈能處常以應變哉人有手足拘攣以禁其前往未有不生隱患者也在昔愛爾蘭國有一大地主委員其任意橫行已非一日愛爾蘭國不服地主思所以抵地主破其巢而使無完卵擣其穴而令無鑽營乎此委員俾在愛爾蘭國收租百姓均不售以貨不與之共往來通晉接是此委員所以報其德也恐非報我之德直與我爲仇耳吾姑借此以比例以見四方皆不許其購貨是即以阻之者爲保之也此等保商人乃謂利共有三一阻外貨有優勝者在殊非損失因本邦之生業比外邦所獲較多二若價值或行膨脹到底仍有利益三貨價雖大其後可以收回財雖出人之壑依然入我之囊不至似日月終有虧蝕時也彼論此三者甚爲透闢所言似有源委而論極其繁卓氏先將彼三者照錄其言而

斯密德亞丹之論未可深信

製造須推廣而不必懼其外溢

本有一處用兩處用之不同

後再行剖解斯密德亞丹言第一件之要義若在本國做貿易做製造可以物換物貨換貨在本國此一處爲本彼一處亦復爲本兩處製造皆給充本國百姓之食用製造所行於兩處係以養本國之工可使工人上下人等俱無所缺憾本皆用在本國皆以本國之用而完全本國之工豈不甚善天下惟推擴我之製造者利權不散之於外邦貲本悉歸之於我處是誠思量前後左右之大概而如百川之手障以挽狂瀾於既倒者也若買外邦之貨我之本不過用之於一處以給工而無以用之於兩處以彼一處在外邦不在本國奚以合兩處而養工人夫惟在本國兩頭本皆歸本國用一與外交接洽祇得一邊用本國之本有一邊不用本國之本用一處者彼一處仍在依然可以交換斯密德亞丹所言第一件如此無數保商人皆以斯密德亞丹之言爲然彼所言者卽屬本養工之論自謂要言不煩至論無礙又言以我本國之貨售與本國之甲由甲而售之乙由乙而售之丙由丙而售之丁賣十二次共計有十二次交換本

賣十二次者計有十二次交換共算得二十四倍之利

如卓氏之說可見換貨者不必拘於本國之貨

處之益十二倍例之售與外邦似覺其合算比較外邦共得二十四倍之利如斯密德亞丹言幾覺頭頭是道操之熟而應之不窮矣而自卓氏言則以爲此非正當之論實近荒唐之言譬如我有三件之物以兩件換本國之件此件換彼件兩處本可以稍爲活動兩件美處在本國然仍有一件在以此一件換外邦此貨動彼貨不動又何所傷其得利益固一樣而得也換貨之道無論甚貨物來其受實惠外邦亦何獨異本國孟子曰吾之弟吾愛秦人之弟亦愛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換貨者視秦人之炙猶之吾炙固不妨同一嗜而何必稍辨別於其間何必不換貨何必拘於本國之貨而歧視外邦之貨此卓氏所解保商第一件之論也第二百姓所出之價錢大貨物貴不害百姓保商者言價值不在高低在多少工包括於其內所以在本國若是貨物之價一大因工費較見其衆利息較見其多錢糧較見其重觀其外表恐價錢或可以貴要之按其內如工用不多價即不謂之昂耳於此可一例用工作以推阻外邦公

卓氏謂保商之誤即誤於不知多少之工物有殊而工之成亦有區等

此時彼時皆與當時有別

人祇可於當時當地驗出產不得於訛過時地而考其工程何若

道之貨殊不爲本國之累果如所云第二件之論不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耶卓氏云此誤即誤於不知多少工所出之物件固自有殊工之成亦非毫無所分有多有少有巧工亦有粗工不能必盡人之工皆爲精而無一粗合羣工而視爲平等也如畫師移其工而爲漆工不能妄對人言我之所得之貲盡工與漆工獲利相等以顯欺世人所以遇外邦有出巧貨者較之我本國反覺廉而美低而精我即可以購此巧工而當作我本國之出不必觀其他但觀價値之高低而即顯豁於胸中因我不能作固不妨買得象之皮而無齒角不妨以象皮所出購齒角也譬如此一時彼一時固非當時可比也如此時彼時一樣工即不能出一樣貨總以當時爲重使恰當其時有多少工可預必其成多少貨不比從前殊難預算此非但訛過時者之大有區別也即訛過地方所出之產亦復顯有不同惟當時當地毫不稍舛而後工所出乃無參差不齊之勢亦無畛域涇渭之分按工之若何隱以覘出產之若何人祇於當時當地實驗其

地有訛過者用保賞之法未必即無隱患

保與賞皆不如購

以著報之所得而購鐵是即交換之一途

出產不得於訛過之時訛過之地而參考其工程也如外邦貨果係眞廉我即可購外邦之貨而作通盤結算之想以見此善於彼者之納貨無妨月令言來商旅又言便民事事既便固不容禁其來且深幸來之者之大便於我也購貨者亦審其便不便而已矣否則地有訛過即用保商與賞有此兩者未必遂無後患之貽何能信保賞之如操左券從不受其殃也譬之作貨在此處作百姓俱同被其累雖賞不行魯大夫之患盜夫子告以賞之不竊特激烈之詞耳豈眞實有其事哉可知見事當審其明既不必賞我本國製造作亦不必行保之法令百姓購各件皆貴我始而賞繼而保彼等之領賞領保者未必謝我之恩而感我之惠以皆爲害并不獲益耳然後知訛過之地祇宜購賞幷無用保更無所施其長此第二件之末足深信者也第三件有美國著報人彼言我不造鐵專用鐵機器印雖不造固遠勝於造而我由是購鐵得以成公道之交易不懼購鐵之自我而昂因我售此報乃特報以補鐵之缺惟本國百姓造鐵他人

無保商者買鐵較形便易而保商則必須加關稅二十元

此係著報者之言而卓氏則謂不必造鐵始能買報

照著報人買鐵之例百姓之貽害實多

不見其勝而我獨成其優優者何以彼賣鐵而我賣報兩相交換其事易辦而不形棘手倘若無保商只五十元買鐵有保商則非五十元所能了結而買鐵需七十元無關稅一百元者有關稅則一百元不足而需一百四十元雖然有保商有關稅似財之所出較多矣然亦未嘗無效之可言買鐵誠貴然鐵固仍我本國人所作非係外邦人所作且賣我鐵者依然可賣我報其道固通而無礙我有報足以自恃斯購鐵無難而鐵之貴亦貴在本國名爲害而實收利權也美國著報人之所言如是自卓氏爾基視之則謂不在能造鐵始能買報無論作甚物件卽極之瓦木工等類皆可以購報非必我有造鐵之手段乃可以達購報之目的患不在他而在無財得財者卽不拘何人不拘何藝第以所得之財買報亦斷無祇許造鐵人買報其餘有財人獨不允其買報也如援著報人之例雖多出四十元買鐵百姓受罪者在己亦復有損而無益以此四十元之加增其價大是卽以害百姓而害己也無識之徒或言我有保商貨物貴不

卓氏謂不必論本國人之得利但援以引證其失

本國之物苟不問其價與輕重之器則凡事皆不必較量而本國之害非淺

保商減入口不減出口殊屬不解

過所出之之價稍漲如是而已止何患其餘窺測彼等之用意覺本國人得大價錢權不散溢於外殊於百姓無虧轉可令我本國人得利吳越之劍荆楚之弓矢價雖加倍夫固吳越荆楚人得其幸福决非分惠於齊魯宋衛之邦韓趙晉衛之地也卓氏言本國人之得利姑不論且舉其事以證其失倘我買碗盂等件偶虧其本値二角者我賣一角我不以爲本之虧以物之售在本國可不問其價錢之大小器具之重輕入之貴者奚害於出之賤由此類推如鐵路水脚即稍形其貴係本國人亦不足爲奇而信爲事所常有此後凡與本國人之交涉直可任其訂價無勞與之較量矣豈不見笑於識者而難以此遮飾途人之耳目乎

第十二章論入口出口之貨物

保商之意但減入口并不必減出口以爲入口當阻而出口甚覺其便何阻之有何須阻其入亦并阻其出也然則彼保商者得毋以出口之財源最多而入

保商者多以爲出口五百兆者入口即四百兆故重在出口而不重入口

貧富之分即於貨物之多少以辨

口固有限乎若是立論語多拘泥而鮮通昏昧而不明但彼等非一無所見曾驗之一國入口出口之賬目若出口五百兆者入口即四百兆由此即信出口之商界日見其盈而入口日見其微若入口多而出口少遂疑市面用是大減無惑乎保商者之歡迎出口而阻撓入口俾出口者有出而無入方爲大快其私心而有手舞足蹈之樂自我就其言以斟酌始知理無可憑者當一破流俗人之耳目如我等需出口之物而物皆係陳腐枯朽如陶於河濱者有多苦窳之憂此即宜需出口多無如入口出口之器具均我等所需者均我由苦工而得者貨之多者即富貨之歉者即貧此爲定理而確不可易者不必分入口出口也凡人之富都因貨物多凡人之貧都因貨物少以是觀之入口出口何得有彼此之分耶不解保商者覺散財多方見其富以阻爲得計以帮助工作爲美失其物則喜得其物則憂當憂而以爲可喜當喜而以爲可憂誤用精神智識顛倒有如狗在前而投以骨或視爲不然有從狗口中奪其骨者反覺其可

海島中之最著名者爲克盧梭

克盧梭用是大發其財

幸有是理乎保商者以爲一國之財所出者多而所入者少私心竊爲之痛快恐不如是不足以操勝算操勝算者乃在於出繁而入簡觀者幾何不竊笑於其旁且大加怪異卓氏云譬之一海島有一人獨居其中數年從不見人沈悶寥寂甚爲寡歡自歎海角天涯安能鬱鬱久居此也未幾有一船自遠而至是即於水盡山窮時放出一柳暗花明之色其樂可知最先者上岸此一人爲保商人而潛伏海島者其人爲克盧梭保商者因對克盧梭言此後長有船來汝幸勿慮故克盧梭恃此遂安居於島中視爲駐足之地不復遁而之他此保商者復勸克盧梭宜以小心謹慎爲主凡遇海船之來當照付汝若干之物或彼等以他物而換汝雜果等類汝宜力制其貨物之來若不力制其貨物而聽其來前汝之製造工夫將由此大減以彼等其來既便而且廉將使汝之工夫錯亂矣克盧梭聞此保商者之言云彼等不須費我一文而白饋贈我食用之品我受之可以不報却之反爲不恭也夫既有無端而饗我禮儀者我用是可不

克盧梭非喜作工但以得物件爲樂

作工我可以稍加安頓藉作閒人無事不妨以釣漁適其性而何有他求此保商者復云彼等非專進汝貢比之淮海之獻其琛賂以元龜象齒此其間必勞物換物而兩相爲易但彼入口貨比之汝出口尤衆汝自己即無閒暇作工之日安能錯過光陰而虛度此歲月也克盧梭旋又對保商者云我本不欲作工我之疲勞於工中我非嗜此而不倦如飢渴之於飲食寤寐都不能忘非喜作工但思得物件耳入物件者即作工少用工而多得貨天下最歡愉之境蓋無有過於此者汝入口多我出口少豈不如權算之家得上策而非得下策者乎我不懼其貨物來貨物多亦何傷於我而奚取抑人之貨物以爲改良耶論二人事如此驗之國亦何獨不然如係外邦人送貨物比我箇便我即欣慰之至彼非送我總宜取些須之物以來換亦世所云來而不往者非禮也其餽贐之儀贈我而全不較量我亦何能遽指彼爲害故一經卓氏細加思想或係有出口關稅理當如何我等用出口關稅阻止貨物出門我等購貨可以價低而不

利益在出口而非入口之關稅使數人享其利可比

卓氏刺保商并就保商者之意直抉其肺肝

國富在交換交換者乃我賴交換非彼必須借重於我

高此乃利益歸多數之衆利益須出口關稅一國皆有利益利惟普及然後慈善見於衆生至入口有關稅不過數製造人飽嚼而無厭恣欲以爲樂實則他人不能分其餘國富在物多貨物少卽形其貧乏如出口有關稅貨物多可以全其富其快如何苟以出口關稅相詆訾而不籌其全是下愚不移者也以上云云不過卓氏稽核此事一解決此問題仍有一事刺保商者并就保商者之微意以揣度其情彼言我等一國用出口關稅保商者理當直阻出口非果形國家之窮乃入口有交換出口斷不能無入口因入寶重之物悉至吾前我不需出口而需入口蓋我有物志在出口進來之貨焉得不高其價值其貴正合我之意貨之貴者貨亦顯其美必力阻出口是顯阻財源阻財源者財無生機潰其壑而不盈財如江河之日下矣我國富在交換由我甚賴有此交換觀卓氏之言其言非虛而正按其實如保商者言爲何出口稅爲害乃藉以阻入口者所以萬不可行若是則保商者正惟恐阻入口也乃卓氏卽就保商者之言

卓氏卽保商者之言以刺其盾可見保商皆阻入口而非保出口

貨物有出有入總不離乎交換之一途

貨不能停滯非出門不爲功

而轉問之保商如爾之保商正是阻入口者此誠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之法而猶嘖嘖云出口爲害懼阻貨物之入口殊不知保商所行之事皆阻撓入口而幷非保全入口如棄甲曳兵者以五十步笑百步可乎不可乎宜卓氏一轉問之令其無辭以對知此身如在夢中也卓氏爾基云出口入口此係兩面之事兩相換者決不能改變其方法缺一而不可日暈而風礎潤而雨有因者卽有果也蓋我出而彼入我入而彼出非出口多乃見其妙正入口多使商界由此闊達所以見交換之廣而不滯流行弗竭似水之源源焉然則入口之當比出口多也明矣如我有一舟在外邦全載貨物去及其歸也裝外邦之貨物來裝來之物比載去之物較强此定理也公道貨斷不能停滯於本地而出門則有功凡貨物之遷皆遷至貴地未有遷至價低之地者所有出口之物件一履其地其勢不得不昂其價以非是則不如且住爲佳也若保商者言出口多入口少總當使貨物挪移價賤之處萬難挪移價貴之處其重出口而輕入口理所

保商重出口而輕入口用計已左

如保商者皆偏於出口而視入口為不足重輕其惑更甚

舉二千年前羅馬國之已事其餘可知

不解在中國北方之皮貨往往運至南方來南方之蜜橘轉運至北方去以賤而售其貴者則有之以貴而售其賤者則未之前聞也今如保商者之偏於出口而以入口為不大關係此眞用意歧誤顚之倒之矣其惑卽惑於入口當減出口當增之言猶癡人之說夢迷而不覺反以夢中之所見為眞耳若此立論將各國所運貨而來之舟可以沈之海底無取此帆檣林立舳艫相望當禁足而不勞奔走東西也但出口貨非獨交換亦有朝秦暮楚不為交換而來而為獻貢納欵而至者交換者有去有來朝貢者則有去無來希冀苟免於禍而已足如二千年前羅馬為强國歐洲歐西亞邦無一不輸忱以事幣是故各國出口遂多因進羅馬貢之故此多為取我之篋笥飽人之私囊其多實不足深數多則多矣雖多亦奚以為且彼等因此出口不富而皆貧矣各國生財之歸羅馬既如是此其一端可見者又千八百七十一年德國戰敗法國功極一時之盛自謂我武維揚殺伐用張遂罰法國一千兆元法國畏其威亦無敢有異辭

由德國法國而推之印度埃及與愛爾蘭國皆莫不如此

美國新闢之地價廉其後地價長而租仍屬於英國之地主

此數年間法國出口比入口多逾數倍爲交錢糧而受累甚鉅實逼處此無可奈何也現今印度亦然爲臣服英國歲時皆有貢禮恐稍攖其怒而不得不然埃及國之於英國亦大略蹈印度之覆轍知有入貢不知其他即推之愛爾蘭國亦莫不如此因其中有無數大地主蠶食不已復爲虎視虎視不已復爲鯨吞此無數地主均居於英國愛爾蘭國所有之租每年多歸英國之地主坐食其福安享其成而不屬於愛爾蘭國所以出口較入口爲多各種貨物無論大小多皆算稅由此英國若干之地主在美國新處得地特其地之初闢易於奏手不至寸地値千金也及後人多地亦逐漸長價租仍屬英國之地主荒蕪時我則購之開拓時我則享之但留一辦事人於美國作爲收地租之用不費全衆衆利兼收可謂善於布置者英國幾乎大地主多在美國先以賤而購地後以人衆而地昂彼大地主即藉此擴充其財產較在英國本地之租尤覺推之彌廣地主多半占樂歲而使無地者獨占凶歲也英國有兩大地主置數十萬

美國地初闢時商借舊地方之錢後乃出利息以償債欵

美國有關稅輪船搬運多在外邦而不在本邦

大城入口多鄉內出口多在鄉遠不如在城

畝於美國略分小地租與佃戶此兩人一年得一兆銀租彼非使出口多乎雖然尤不止此外仍有美國初闢地時異常窮困門一開而萬事支絀因商借老地方之錢雀鼠搜羅聊補缺陷更假歐洲之財以開鐵路勢不得不出利息以償債欵更有歐洲各國人留鉅本於美國或開公司或開鐵路均恃有利息以集事斷難效楊子之爲我不拔一毛也當今美國有關稅輪船之來寥寥無幾而美國遇有搬運之事仍在外邦輪船濟搬運之用其利遂歸之於外邦而不歸之於本邦又有無數美國人家資鉅萬屢到歐洲大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勢亦以出口爲事者玩此數者美國出口多比入口多殊非優美之事而其受害卽害於出口之多乃出口算租算利息在外邦人固覺其甚便究何便於本邦觀於美國征商之出口有若車載斗量不可勝舉其受害寗有窮乎明明受患而不以爲禍轉以爲福吾竊代爲保商者危再者大城入口多鄉內出口多在鄉遠不如在城其故以有本人占地占鑛占鐵路現已爭索租與利息有如

農夫力田之後將慶西成而料理收禾割稻城中人喜極無量而居鄉者如入貢然大半開新地之家勢處貧窶兩手空空似鴻之啼於中澤非鼠之食於樂郊無本生涯非假欵何以應變欵既假於人利息安得不付於彼有財人往往窘無財者譬如人臨陷阱不援手以相救又從而下石焉西方爲初闢地東方爲舊地西進於東西處其困而東處其亨由於入口少出口多西人之子告空徒使東人之子受西人之貢而口不言謝占地之門亦良可畏也逮西方價長東方已覇佔而據全財西人苦況言不勝言矣雖兩相經營苦工而無救於窮安能禁大本主之從而奪利也如不將此事改革一國之利歸城內數人而已人顧可不慮及其後耶

第十三章論人不知以錢爲界迷惑於財中因昧交換貨物之道

我今欲破人之惑不必舉隱而難知者但舉其顯而易見者譬之我將我之物換爾之物有益始換無益卽不必換倘或我以得多少是之謂不智而近於昏

以出口當多入口當少爲合算者用意近左

不知錢居中者故以錢爲寶而以錢購物爲不然

野蠻之世多物換物自後有錢幣而價始定

贖弗明矣乃不解平時人每以爲出口貨物多入口貨物少正合我算爲我所私心默祝如願以償者幾乎各國皆有此意而以爲此大利於己衆人皆醉舉世皆濁無一淸醒者亦弗察之甚也人係小天地我作與國作均當守事理之常不能踰矩而出範圍之外獨怪世人之計畫全國謂出多入少斯乃深長久遠之計何可以美爲惡以是爲非惟不可不細辨者交換非交換貨物乃以物得錢即將錢購物人不洞悉錢居中之理所以人爲錢所惑如麝以臍美而喪身蠶爲絲多而殞命心不明者往往視錢爲寶亦寶其所不當寶而終至失其寶也彼等以爲將我錢買物得物多不如得錢多輕視物而重視乎錢此在野蠻之世用錢有限不過物換物但後有錢幣而後訂價總有一當中之事而價始定先不需錢逾久而以錢爲的有時將牛將羊及蝸殼當錢如此數件定有一確不可易之價値更有牛羊皮及無數之物件從中推及其後始用金銀銅而成錢之式先秤金銀之重輕若何久乃徐徐作錢愈久而其樣愈精如開混

由草創而潤色終以用信實入賬爲主

錢爲人所皆需而需物者却不多

沌而闢乾坤自粗而細由樸而華草創之後所當潤色之也而推究其終乃用信實以入賬所謂入賬者借我物以抵爾物往來通行滙票并有借券核算賬目統計之以簿而已凡有兩相兌與兩相抵無不恃賬以爲憑兼有大錢鋪承辦借劵之事幷不大用錢幣或有時用紙幣如以一紙算一兩仟不等大旨俱不離乎襄贊交換用以通有無而備酬應錢幣無論金銀紙皆不可闕者故人莫不得錢爲寶出貨不爲寶昔人有謂天雨金天雨粟者又有謂薪如桂米如珠者自彼等觀之一若雨金雨粟不如雨錢如桂如珠不若錢之通神也衆皆挾此意見無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若得錢與人似彼之市恩於我者我有物我一時未易售出非人需不爲功惟錢則盡人皆需需物者數人而需錢者則遍地皆是蓋幾見錢而爲之垂涎不已因容易將錢換物而不容易將物換錢錢有一定之價不大軒輊高下而物之價恐尙未定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凡物皆然在昔亞聖曾有是言矣一權一度大費思量物蓋不能與錢相

物一成錢即無餘事

既重錢似以貨出爲妙而以入爲不妙

列國有戰事時不能久留貨物以彼時無保險公司之故

提而並論物未成錢時尙待籌畫銖兩一算至錢而往購其價定矣譬如作庄家人其稻之滿前麥之盈箱豐收之慶於以卜年歲之優然斯時有稻有麥猶藏於家而未付之市也逮有沽者變物爲錢卽可卸肩而別無他事人皆寶錢錢已到手不必計其餘矣惟大衆皆注射於錢恍似貨物因出而見其妙因入而見其不妙至不寶他物而獨寶錢者恃錢最便於交換錢成物則易物成錢則難各國有如列國戰事時有紛爭頗多不能久留貨物當留一二珍玩之寶以備不時之需彼時無保險公司物件都未可長恃萬難倚爲金城且水陸多有盜賊或刼於江海之間或擄自村鎭之地橫行白晝見者膽寒而魄喪不敢言今之時爲戶無犬吠路不拾遺之時也再者因戰而得一城悉行殺滅老弱無遺令人有殺人如草不聞聲之歎世界如是之可危人道如是之無忌不得不留身邊之物挾此以當美玉韞櫝而藏世當不以懷璧賈禍相譏刺百姓都欲藏寶是時有錢卽稱之爲富主卽無愧爲眞財存是心而操是術無怪其懷

在前中國以庄家爲生活之本無大市面及後生意始勃發而不可遏

就斯密亞丹之言以研究可以恍然

保商之思想似泰山之不能稍移且可不失爲富家翁在前中國之習於農業疲於商界倚庄家爲生活者無大市面之可言自後生意繁殖勃興而不可遏乃成爲充實光輝之國非疲敝衰頽之國國王名則爲王實則行同盜賊見百姓已腰纏無算可以於入口之貨物而稍分其肥百姓固渾然天理者知覺茫昧識力毫無但知貨物貴貨物貴以外均有所不知凡各埠頭有關稅捐本國製造亦喜不自勝云我等之貨物由此可預卜其貴市儈之徒不得輕視之以正恃有此補國家之不足乃國家之將伯友朋患難之交我等貨物至今日不懼不出人頭地而定放一特色如是方成保商如是方足以駕馭百姓令解釋其疑團不妄生他見而斯密德亞丹却欲直攻此理彼謂此係保商富國之策而非富民之策商家之理財殊未可盡信等於鹽鐵舟車之榷算國富而民不能瘳其疾財理而民無以贍其身斯密德亞丹之不服此理故以攻之者爲正人心之計果如所云幾似汝既以錢爲大宗我亦以錢爲性命爾我需錢决非

樂金銀入口不願金銀出口者比比皆是

搜括金銀者蓋與守財奴無異

自各料有出口稅於是竭力以禦貨物之來而本國人卽不容擅自出門

交換祇知錢入口以自給而不以貨物入口爲美重錢而輕貨物焉得不喜金銀之駢集成便便之大腹山如銅而穴如金樂金銀入口而不願金銀出口者固人所同也於是廣設律法刋布章程大旨無非使金銀悉萃於本方望其入不允其出復勉厲百姓成立貨物可以於貨物告成後買外邦之金銀無怪以爲出貨物而入金銀爲稱心快意之事世以財積而不散者爲守財奴守財者不過財中之一奴隷耳彼捐棄貨物搜括金銀者得毋類是所以彼等用是有入口稅或以禁之者不許其來不許其同本國製造角逐我等可專心而作貨物料亦復有出口稅而於外邦貨物則有入口稅攘人之財以爲己利又歛人而使歸我用我一入卽永不復出世風不古民俗所由日囂也但我等木料棉花羊毛各料有出口稅我等竭力於自己製造以遏其來爲得法凡有賣料而出來者卽殺無赦雖以精明心算擅格物之專門科者亦未得擅自出門祇得坐守於鄉里本國人未容借用於異地本國人歸本國欲排外者必先自結內

早數百年英國議員擬興絨布廠其事終近於壓制

美國出銀藏兩兆外復藏一百兆金究屬滯而不化

始其盤剝利權亦未嘗不使本國人有所貪而爲之餌之以食且涎之以旨甘也其餌之涎之者何蓋於本國製造多酬以重賞或不賞而與以龍斷貿易之策使銳興無已獨斷獨行爲一家一人專據之事幷爲之特立一市市招上標明係某家所獨有未得以僞亂眞此後售之於人較見其易亦較他舖家較覺其恢大此非爲世界大同計第爲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之計更嚴立律法科條强壓百姓購其貨物百姓不售則迫而脅之恐嚇之侮弄之千變萬化無奇不有但知以力服人又何知以德服人乎早數百年英國議院員擬興織絨布廠凡人百年後皆須穿絨衣絨衣一時騰貴價値亦極美而且腴即絨衣一事而論其與壓制人者將毋同如美國出銀每月定章國家當藏兩兆此所藏之兩兆不在市面而在寶藏外復藏一百兆金備而不用惟所藏者僅金銀一門究嫌其滯而不化價雖見其貴而用處實稀倘或作庄家之農夫將其稻粱之佳種與孳生猪牛馬有用之畜徑行賣出借以換錢有何意味而能財終積而不

凡得錢爲寶終不如留各佳種之爲妙

有國家者不得以專充府庫爲善政

求貨物以變錢者其迹近癡

錢猶之水當濯其滿而當守以平

散耶得錢爲寶似不如留佳種與留猪牛馬之獲利實多其用更倍蓰於錢也抑或一大製造家將其機器動用之物悉變而爲錢其流通者安在適以腦滿腸肥而致成哽噎之病不若留機器之勝於留子母也國家亦然有府有庫不貴充盈而貴水旱災患之不見人民熙皡而各遂其求府庫雖空亦猶之實也國家合天下之財國家斷不得聚天下之財而奉爲一人之財金銀者身外之物無取山積而城屯耳苟但求貨物變錢癡毋乃甚錢之來往純不假以經營而當聽其適然而至如委心任運之君子樂天知幾之聖賢功歸自然應有盡有應無盡無不必貪多而亦不懼其少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者固非長計然如盈囊滿篋擁黃白之物以高枕而臥者亦殊不達觀譬之水也不能到底到底則有滿覆之患而不如持平錢源錢壑亦與水相彷彿當懼其滿而當守以平優而游之此中須留餘地束錢不動何異傀儡木偶之頑而不靈也可見不拘何物廉則出口我之地貴者即來彼之地貴者即去亦視乎貨物公道與

金貴時切宜運至外方萬不可專留死錢

出入之道不得有毫釐之訛舛

外邦人都因貨廉而來購

否淸理財政者斷無昧於出入之理而可與言能發能收者此間宜用其目而不專用其耳如外面金貴我之金統至外方去何可留死錢而不作活用所擺搬運之大物件則不能通來往而頗費躊躇惟金銀差之毫釐者失之千里此言卽爲見事弗明錯一著而輸全局者戒出入之道於我本處之價錢有訛舛一釐一分者此卽可以出於他處若彼處器具甚低我不妨轉買其器具律法雖徧設於天下而有所不行以物之小而貴者最易於藏任禦暴者之多而卒不聞禦寶物之出搜獲無遺者寶物珍玩之來去無法可阻一夾袋中一衣縫中渡關而去彼固不必學雞之鳴學狗之盜而始可潛逃也觀此則彼一方金價大者我之金卽往彼一方消息靈通不容差謬秋毫之末固未能訛也如必設多少之妙法以聚金銀自以爲滿載其中儲蓄甚富然物以希爲貴多爲賤今既聚多於一國亦太覺其便宜安見財多者之卽不招禍外邦人於此遂來購我之貨以其廉也可見財不能集於一處越多越廉越廉越損物件越格外

積金銀而阻貿易者適以召國窮之胎

保商人以金銀爲寶貴適誤用其心思

彼等以貨物出而錢來奉爲確論所見殊屬非是

易出其故在多而不能久積我雖藏寶於室恐有來伺我之庫者如寶玉大弓之爲人所刼矣欲聚金銀恐終歸於無成世之謀充積而阻抑貿易者本求國之富適以增國之窮人亦何苦招窮鬼於門而自謂揖陶朱於座耶故凡各國菁華之所在每治其本而不肯治其標金銀一節有識者皆重在散而不重在聚孟子所以言得其民斯得天下未聞言得其財斯得天下也但保商人覺金銀爲最寶貴之物因是力制彼等貨物之來而借以保我貨物平常籌生計人以爲我批發之貨售入一百元者購出得一百二十元一轉移間增長二十元不爲傷我之本耗我之利矣乃以此籌生計者亦并以之例國家謂國家當不異於是得來少而出來多是捕風捉影之談以爲風眞可捕影眞可捉不幾惑於目前而貽誤於後耶蓋執彼等之說貨物出而錢來以此係眞實不移之論殊未思及其後仍是往來生意爲大宗非入少而出多乃入多而出少就其所言可見舛誤之甚實倒行逆施不從正從順者也保商之議烏可奉爲確論耶

入口出口萬不可不辨別清晰

物換錢不足恃貨換貨乃爲正宗

稱大富主者斷不肯藏錢於家皆變錢爲典爲地爲貨物可見積財之非計

出一百元者此係出口得一百二十元者此係入口爲國之道何獨不然而物換物卽顯而易見萬無可疑矣得來之物比之入國之貨出來之物是從出口者苟不細心辨別於入口出口之間中多淆亂見事不眞利一而害百矣在美國有地開雜貨鋪鄉內人之入城者携待各物以易雜貨雜貨鋪於其來易時覺今之所入甚多誠爲我之幸福此係定理卽可以此推驗國家之貨物必以入之多者爲極勝而其收場結果貿易中隱藏交易之道不以物換錢而足恃而以貨換貨爲正宗錢乃居中而非供人之營積者要以一國交換作主腦貨物換錢乃半邊交易能將錢購貨事卽成矣何以爲成其事蓋我因物得錢仍是購物錢有全力能換貨錢在此而貨在彼卽借此錢而換彼貨錢如旅舍暫寄於此中如蛺蝶之終不飛去不若聽其飛去而招之自來耳今試例之一大富主有數兆財依然無錢非眞兩手空空囊內羞澀也乃或開設當典或經營土地或屯留貨物錢仍不多所以不多聚錢者乃變錢爲典爲地爲貨物攤無

兩國交換第以貨物相通幷無他妙巧

中國錢至外邦必折成外邦之金錢始可合用

數之貨可得大小輕重之貨物而成錢大學謂有土斯有地有地斯有財又言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其言財何嘗斤斤於錢中謂非錢即非正當之財耶人見富家之有財不知非其財多乃其貨物多得錢仍復換貨即或富家有時不貨換貨或購地購股份是財主不是錢主斷無積數萬於家朝運之出暮運之入能作爲衣食之資者且恐盜賊將刼之於暗地不許其懷寶而迷邦也故夫兩國交換無非以貨物相通仿車馬輕裘朋友與共之大義不大用錢以此證之西國各國多用紙幣因其便於通行而外邦則不信異方之紙幣各國最著名之國紙幣雖多而仍不能以之轉購貨物依然不恃紙幣而全恃乎錢以紙幣在內地可通在外方究不逮錢之活潑也金銀可出國金錢不甚便於出國其中有難者爲中國錢流至外邦多有阻力必先取銀鼓之鑄之鍊之冶之銀化爲錢其事方全而無缺如以錢爲行之中國者亦可行之外邦則何以中國之留學出洋者終必將中國金錢變作外邦之金錢始合用耶我在外邦購貨

貨換貨者往往換至兩三次

物旋取我本國之貨以易貨否則行半道而將回其車南轅不合北轍矣且中國有多少之地於外邦係算借欵利息復有外邦人之地亦可算租向則淸楚今則繁雜曩者一船裝載貨物送至外邦去始以本國之貨物運於外邦其後卽得外邦之貨物攜至本國此換貨之明徵也物產卽極豐盈何能如人之四肢手足耳目皆悉完備有不完備我祇能以手足換彼之耳目猶彼之以耳目換我之手足也甚有行至半途未及回里貨卽換去又復換他物而返往往貨物轉至兩三次大都以我貨物之所出換彼之貨物而入且屢換而不已向者船之來可提攜各物精粗不一今則兩國之商爲生計而設兩相滙兌其用意大旨略同均不離乎物換物而手無足重其非多出口而多在入口明矣

第十四章問工價之大須保商與否

在美國之用意以爲外邦工價少貨物極其公道一至我處外邦貨物來卽不免與我本邦角逐其事如何能行且損我實甚我等工人之累有不可勝言者

美國工人以爲無保商則其苦更甚所見亦歧

製造家每設巧法以使工價驟賤其實無非盤踞利權

論理保商當阻工價賤之國而何以工價不賤之國

故夫美國之工人暗自籌畫長抱隱憂其憂在何卽憂外邦之與我角逐苟無保商則工人如食苦荼餐薇蕨甘不得而苦更倍之其苦尤非獨見之於工人卽我國亦爲之失算工如此國將奚以支持不敝耶於是製造家多設巧法創立心思謀出其奇謀詭計以使工價驟賤猶之八陣之圖左右排出將以制勝而操全算不僅爲我籌製造之出路謀製造之滯者轉而爲通塞者變而爲開且可於國有益固不專爲一人一家也我既設法使工錢賤可以對付外邦工價之少者幷以阻工人之得大價此誠利於國之良法爲益非淺何可忽略而不經心若異以大工價我等製造全壞不堪收拾後雖知其弊而不能見兎以顧犬亡羊以補牢矣彼以爲具愛國之思想者莫如使工價立賤不如是卽不得謂之愛國而安能成權算家惟細念保商人自己所出之言殊不足奉爲定論如因外邦角逐而懼工價之賤當阻工價賤之國如日本印度則可惟不可解者美國欲力遏英國之貨物來而英國亦非工價賤而工價實大我力能制

亦用其阻力

英國工價雖小於美國却大於法國德國

保商人非必一無所見但所見殊屬不廣

貨物之勝不必工價賤始能暢銷

人者我固不妨制之至於我制人者轉以制我設想安在井中突以窺天是猶抱薪而救其火也至若法國德國工價固甚微末因急欲保商抵制英國工價之大比彼等價大之地此保商所不得不保者以英國工價雖較美國稍小而固大於法國德國也今舉法國德國以作美國之對鏡其理之失當不待識者而已了然我觀己或有時不明我觀人則未有不洞察者吾不欲美國之觀己而但令其觀人如法國德國之保商係因本處價不昂而假是以防英國若美國亦仿此法以防英國貨物之來是誠有所不解矣雖然保商人要非一無所見類盲人騎瞎馬以臨池也其意以為我等工價既大倘使彼等外邦工價賤之地貨物貿然而來爛賤工程毫不計價之多寡我等顧此失彼國內有若空城不能千斯倉而萬斯箱貨物一時購不出來焉能與外邦角逐然其所見固如蚊之睫一寸之光何能燭遠遜於燃犀之照水怪貨物之處其勝而不處其敗者不限定工價賤貨物始行便易而利於暢銷譬之美國做庄家之工夫聘

證之墨西哥國及印度東洋各國可見工價賤而貨物仍不甚來

工錢賤者決無新奇之貨必多出工價而始有新奇之物

請工人僱作以耕種其田畝美國工人比英國工人工價昂貴而其所收之麥則并無居奇之事且甚覺廉理宜貴者偏不見其貴由此以推其餘舉一反三安見工價賤而製造即俯拾即是似地下之拾芥毫不費力也謀國者無不欲富其國而不善謀者則國不富而且貧試驗之墨西哥國及印度東洋與中國此數國皆工價賤而彼處貨物并不甚來賤則賤矣何以未收工價賤之效而使貨物悉汗牛充棟而至英國比法國德國工價較大而英國之製造比之歐洲他處之製造更占其勝非工錢賤製造可望其廉乃工錢貴而製造始形其公道工價愈貴愈妙製造轉以此而更優工價貴者乃精製造之方劑一投而病即立愈矣何則工價增長工人更長其聰明愚者由此開通其生而開通者更可想見且使工人展厥材能亦可有吐氣揚眉之一日放階前尺地不難如飛鴻之淩霄漢而參天聰明於此長材能於此舒而新奇亦於是闢工錢賤者無新奇也故當多出工價始有良機器方可以成精美之物而樹立最大之事

印度之工匠十人僅能抵美國之一人以無巧工之故

觀美國之抽水一事已遠勝於埃及國之擔水凡事用勞者究不如用逸

墨西哥國之工價每月祇抵美國各界之一日

業不貪小利者功必倍之此昔賢所以無欲速無見小利也歷觀各樣新奇之機器皆出於工價貴之處工錢賤者工即拙而不巧拙工爲人所輕視巧工方爲人所推尊如印度之工匠十人始抵美國之一人而美國工有以一當十以百當千之概兼有巧工夫更有美物件在中國之工必合數人之力方成一工虧累甚鉅美國竟以一人代數人其工之成也不待集衆而擎居然以一木而爲中流之砥柱支廣厦而無難雖然中國之在美國其中固有得最上之價而顯其靈敏之才者以價既長而行事愈覺其巧試觀美國之抽水一機器足抵千匹馬之力在埃及國數人擔水勞過於美國之從容而功之成反不如美國之逸埃及國任其勞而美國任其逸埃及國之遜美國遜其巧天下惟巧工始能如掌之反易於見功耳墨西哥國在華歧國之南工價祇四五元一月而美國各界每日工人可得四五元墨西哥國工人每月之所得僅足以抵美國各界之一日其故在何以墨西哥不用機器而美國諸地界則用機器居多機器

美國全恃大機器作一人可抵數人數十人

為工者工價一賤即難得最優之物品

者一人可抵百人不勞力而奏效頗速程工至捷此墨西哥國之不如美國各界雖終日疲勞於工中竟被飢驅而不免有菜色也可見工錢賤不得以為貨物賤當於巧處著想未可於拙處展其長以俄國論其國收庄家之麥無機器而但用鐮刀操刀而割安有轉圜應手之妙美國全恃大機器作不獨一人兼數人且兼數十人甚有以一人兼百人者有智者食智無智者食力食力者遠不如食智之妙更無以出巧工而巧工多由於智即人為侏儒不能比曹交之九尺四寸然果具神智於胸中可以做製造較見其便易比彼等倍其工而顯其廉曹交僅足以食粟侏儒或足以發放其身而充拓其事業因一用智而一用力也若使為工者工錢一賤即莫得優美之物品有似頑石縱對之說法仍無以點頭心之癡猶聾者聵者苦不克振發之也如工錢果大則足以振作其精神激發其志氣而事易成工亦易見人孰不指而目之曰此為巧工耶工錢大斯製造美不可言更愈形其妙斷不能於工錢賤處求製造之純而無疵精

工價多者每日祗須四句鐘即足

工價廉而製造合算者論一人則可論一國則不然

而兼細工人到處需工夫少而工價多每日於工僅作四句鐘不必限於十二句鐘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幾見能取不盡而用不竭乎惟工夫少最爲快樂工夫多最爲疲倦及後按其實際疲倦者仍不如快樂者之心手靈敏油油自得以時止時行焉但衆人以爲如是辦法固以工夫少而工價多矣苟與工價賤之地互相角逐則我未有不勝安見遜人一籌亦不得謂工價賤遂有利而無弊其間有主其說者而自吾觀則所言殊屬荒誕有時一人僱一工或僱數工可以我所出之工價比他人工價稍廉一廉而我之製造即合算矣至論一國則不然不能以此例之國如卓氏爾基所言工錢皆不關係製造之巧妙語著切實眞足發人猛省是不過占地者發財而非操工藝者獲利人不可不就卓氏言而細思之也

第十五章論保商之有益無益而細索其理

我等前已統論工錢賤不必即貨物公道乃工錢大而貨物公道世人於此理

美國不必阻日本印度價值之賤以製造巧之故

有時保商人言我國地產多不必借重外邦之製造所見殊左

保商第一義防外貨之角逐

百索不解而遂淆亂黑白以是爲非非貨物之有時廉亦有時昂第人失之弗察耳貨物不限抗禦以制他處便易之價來賓因製造格外巧之故製造在於巧不在禦貨禦其來也如美國不必阻日本印度價值之賤而不許其越海而至以日本印度貨物之價雖賤而我之製造甚巧我有巧彼雖減其工價吾何畏彼哉美國既不當阻日本印度而他國有巧工者又奚必懼工價賤之邦我惟立我之根柢我之根柢既堅而且固視他人如枝葉如萍梗過眼烟雲不復記憶矣第有時保商人言我國地產既多沃野千里百貨雜騰我等所恃者自己之製造以如許之地產苟不游手一生喫著不盡有自己能作奚勞借重於外邦事當求其在己者以求己者而求人是外人做工則見其富外人一不做工則立見其衰也蓋保商諸人因本國有銅鐵產各料之故用保護而不顧外貨之角逐此保商者第一義也抑或有時因我地方甚爲貧瘠我地產不多殊形蕭條再加以彼等之貨物多是鄰人與楚人戰矣鄰人與楚人戰孰勝孰敗

保商第二義以本產少防外貨之多

保商第三義以各種機器抵不過外邦不得不爲保全財產計

卓氏對保商人言實能通達隱微

交換在兩相贊助不在板滯不化

盡人皆知此由我本產之少所以謹防外貨之多此保商者之第二義也再者外邦有各等新機器我等各種抵不過外邦我獨孑孑人皆有餘虎一搖牙焉得不噬是故以保爲保全我之財產計此保商者之第三義也於此三義之外或有時錢糧多利息重種種爲害之事均非保不行以不保外邦皆爲我之敵磁與石禦狼與羊觸傷在我而不在彼矣保商者之用意複雜不止一意以爲籌畫之周而思慮之密固百密而無一疏千慮而無一失矣自卓氏言則殊不贊成保商者之意旨卓氏謂我當對保商人言不問地方之肥瘦人民之貧富若果交換隊界定能暢達我國無而外邦有猶之兩國此處工拙矣彼處工則甚靈巧或數處易爲或數處難爲一交換即合不均而使之均如跛者可以扶持盲人盲人亦可以參助跛者兩相提挈天下無廢人天下俱成爲友邦交換之道行偏者可全無者可爲有矣又如兩工匠各有巧妙互相爲助即兩人可兼四人所以能兼人者以此兩工匠之中鉤心鬬角花樣巧翻以交濟其能有

截長補短卽足成補助之功

貨不在以所有之地而通所無乃以交換而成其美

本產足之地可以爲巧工而本產拙之地可以爲組工

爾所長而我所短者有我所長而爾所短者於此大可襄助不必藏其拙亦不必炫其長道在事爲兩而心爲一而已雖然扶持襄助固不可少矣然仍須合兩國以比較一係本產拙而少一係本產巧而足此間顯有高下之不同如肥者瘠者之當析而爲二未可聚而爲一也是時或有人言地方所有者或可漸行至所無之地然據卓氏以觀此亦不限以所有之地而通所無也核其實總不外乎交換貨物故雖以本產再拙之地未嘗無可換之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本產縱拙貨物有可交換者是卽忠信芳草之足供人聞見而備我採擇兩相獲益其道可利而用之彼有餘之地可以補不足之地孟子所謂截長補短之法不難悟會於其間由是本產足之地專用其力以聚會精神而作巧妙之物件他如物件之粗者可袖手而不必爲恃有本產拙之地不能爲其精或能爲其粗本國遂不作粗而作精等之兩國成事彼係巧工工巧者國自富也此係拙工工拙者非富國而爲貧國如總辦之外兼有襄辦

交換如舟之行水流通無滯

舉茶業一端可以知美國不必製茶葉而爲其他

副辦等名目工巧國富之地悉致力爲新穎華貴之物凡國貧而居襄辦副辦之列者不妨佐富國而成其粗彼爲巨擘之指此爲駢拇指可也合衆巧工遣副手作粗工是未可阻而急宜通商無優勝之事人不滿其願多不欲從事於此必有交換其道大行人之行舟無水安濟卽濟之以水而中有壩水不能流者舟亦安所載也乃保商者輒言可以禦外貨使本國獨作若一樣用工作器具不分精粗美惡專排外貨來成我本國所獨有之事俾外人無得稍爲沾溉惠及其餘工價縱膨脹無比我亦毫不足畏保商人之意固如是之設想也而卓氏獨不以爲然者因有時貨物雖然在此處需工夫多仍能送至彼處工夫少之地爲有別物從此更成極其易證之茶葉保商者言美國可製茶葉較中國獨賤其價不必涉江海而求之於遠自有機器可假以奏功且用工亦希而不啻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若是事在易何必求諸難也惟我本國仍有他物可做無取專造茶葉我等可以移做茶葉者而做洋油織布掘銀等類獲利比

以提防貨物為保商何異癡人說夢

用關稅者僅足保數件究不能保其全

卓氏謂不拘何製造一用貨物稅其受害往往相等

茶葉更勝可以茶葉仍購而不必造以事有大於茶葉者未能因小而失大雖少用工仍買茶葉此須執一兩件而細加比較比較也者乃貨與貨相評定則水落而石可出權量而度以分矣無如保商之人輒言我等有貨物稅使我貨物漸從此貴若我等無隄防外貨之入烏能驟制所以於貨物稅之外仍用關稅以抵制貨物稅以阻塞外貨若貨物稅一立各物均有貨物稅是即可以不需關稅以各種之暗受隱患者頗多彼用關稅者不過僅保數件掛一而漏萬此究非用計之得且甲乙感其恩丙丁或有抱其怨者不過使幾種之物勝於他類之製造利此害彼關稅所不能贊助此事者譬如此處有貨物稅貨物稅苟或釀其害斯即開外貨角逐之基而我等之負累非淺想保商者之寸中揣度殆有此心耶乃卓氏則言不限各物製造都有貨物稅受害相等非此有益而彼有損如保商者之所行不能合全局以躊躇通盤以默算但保以此害彼如是而卽止此外固別無一臂之助得以令彼等開歡顏舒笑色不援之以手

願爲富國而不願爲貧國者欲害人而實害己

其溺者仍自溺苦者仍自苦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瞽者又焉用此相而保商者之於萬民生計所存幸勿同相者之於瞽耳然保商者又言爲富國則甚樂爲貧國則無樂事之可言而其憂更甚蓋我等富國各類製造東西一有關稅外邦可以爲我之副邦而追隨我之後當爲富國而斷不可爲貧國也然存此心而挾此鬼蜮之伎倆利己害彼到頭仍非害彼而實害己蓋阻外貨我本國未有不伏禍胎者我之阻外貨爲利己也但阻外貨而遂牽連我國於己殊不利又何取效奸雄所云甯我負人勿人負我哉惟自由通商係自然而然人均各謀其利利所同者未敢據爲獨決非交換不爲功交換之道在通商不聞有保商之名也事因兩益兩利而即成兩全如是則貧國之受其利較之富國尤爲有益豈得以利在富國者不必爲貧國謀而令富者因此更富貧者因此更貧耶顧大局者所貴通而不保也在保商者之口吻亦以通商爲理所應有萬不可廢但覺通商非一國所能行須各國皆行而後通商乃行於世界而無礙欲

通商者非實行交通存大同之心不可

謂豁免關稅利在外邦不在本國者猶之坐井觀天

保商者大都以出口多爲利而以入口多爲害其實不然

關稅行實阻本邦並無損於外邦

通商者當使天下之私心悉化意見消釋似冰之結者忽解膠之凝者旋開無一不存大同之心而後可無一不懷交通實行而後可其視通商爲甚難者皆未深抉其要而等一知半解之疑惑多端也吾試窮保商者之意殆以地方工價賤貨物亦賤懼彼等貨物之來與我角逐而不已暗藏深心以預防貨不得不牢籠人也再者因豁免關稅其利多驗之於外邦不見之於本國彼假行仁義廣市恩惠者毫與本國不相干涉既未收回本國之權利而反放棄本國之權利從井救人是不可不殷鑒也保商者所見如此故多以出口多爲利而以入口多爲害盡人皆存此見雖家喻而戶曉之彼等不悟且以爲不入耳之言妄相聚議也惟卓氏則言爾等以免關稅爲利在外邦因用關稅以全其美殊不知關稅一興實所以阻本國而非阻外邦其阻本國者何以阻本國之百姓購外邦之貨物猶買舟者隔盈盈之一水而終莫能渡安得不喚奈何也夫以百姓所急需之物而獨不允其購其阻百姓之力愈深斯反對者直不在外邦

閉關而不納者直無異在犬吠於門前

舉阻鐵一事以論足見關稅重者適足塞交換之路

欲害英國貿易者轉以增英國貿易本國又何取阻外界

而在本國所謂阻外邦者但阻外邦人與我一國交換我究不能阻外邦與天下交換論我本國事理之當然宜與天下交換爲是今關稅既日出而無止期當道豺狼見者悉蹙額疾首雖欲與天下交換而犬狂吠於門前望者幾何不禁其足而誰爲欵關之至若斯之爲顯阻自己一併角逐彼等所受阻力者不過阻其與我不通音問我害彼輕而害己實甚惟害己者誠本國之大害後雖悔焉亦無及已譬如我阻本國購英國鐵用關稅於美國關稅至四分五之重借是以阻其鐵來論其初心固以爲關稅愈重英國之鐵愈不敢來也然而立煩重之關稅惟使英國杜絕與我交換之路彼英國固仍能游歷天下以賈鐵其阻非見其大欲以一手掩天下之耳目奈天下之耳目甚廣一手終掩不能盡何且恐有此事英國之貿易從此大增而我國之貿易從此日減矣害英國者其事固甚纖細當急早爲己謀而不必爲人謀也苟如保商人言他人保商我亦循保商之例而依舊照保是以泥塞己之口自戕其身有何效果爲此昏

欲免己之害者當不用關稅

就芋麥兩物足見各有所出者非交易不爲功

更論六人以比喩一失交換卽受累非淺直無異殃及自身

昧弗明之舉而致貽悔於將來是我因人之害我我遂自害自矣他人有關稅他人固不免自害我有關稅卽我等之鉅害其害彼等尙從其輕在人爲池魚之殃在我爲燎原之火我奈何焚身絕無畏忌耶是當不用關稅而後方可免己之患且能普及於同人我疾痛在身我不延醫以療其病或反禁他人之延醫有此理耶吾且觀卓氏之譬喩而卽知之如作庄家者一有芋頭又一有熟麥各有所出各得其半而未得其全我欲得芋而食乃因彼不購我之麥而我卽棄置芋頭之食品而不購則一身之貽誤實多夫惟我不問其需麥我只問我需芋頭不需芋頭我既需此物我安得不急購此物以應我之需彼之需物不需物我不得過問也如因彼不售我之麥而我因不購其芋頭斯眞大錯而特錯矣此卓氏譬喩中之最顯著者又證之六人其大旨總以交換貨物爲主無交換則此六人卽不得固結其團體而交換蓋如劵之操如約之立儼然同膠漆金石之堅然或此五人稍事迷惑眴其目而塞其耳謂我在外邦購貨物

第五人既於貨物如是彼第六人安得不受其惑

有關稅者非損人而適以損己

英國保商全以保作庄家爲主腦

未及歸里不妨付之一炬而爲火之揚其不待貨物卸至家激作此舉者非忍心殘傷貨物以自外邦而至本國稅有五六分之重縱不燬而已燬其大半稅輕者或稍有所得而奚取乎燬至稅之重者則實不燬而燬此五人固以燬貨物爲痛快之舉也而自我觀則燬貨物眞無異戕虐本身兼於不燬貨物之人稍有所累并累及交換因自此交換漸少固無所用其燬而皆去之惟恐不速矣此五人於貨物既如是彼第六人者覺得彼等以燬貨爲得計我不妨遵其法亦援此五人之例而同燬之東鄰有災西鄰不救而反殉其災是何爲者直同無策矣我等居世界上互相提攜斷未可行一事而惹禍及身且嫁禍於人況因我之禍而禍人人之害更稍勝於我而我之害且百倍於人矣恕之一字人當須臾不可離也然則有關稅者豈果損及旁觀哉適一身先招其罪已耳

第十六章論保商與製造其事果能實行否

英國保商本爲保作庄家者起見其餘皆視爲末務若無關輕重者然此英國

美國獨不以保種地者爲然

各料之貴由於與稅料貴而害製造之事遂多

自羊毛料有稅而有勢者即以壓制議院爲根株

目的之所在而最注意年歲之豐收者也但英國於千八百六十四年已免保庄家之稅其在歐洲列强亦多保種地而有田園者且不許美國之豬來此法爲德國之舊法積習已深非由後日所特創者獨美國之宗旨則大有區別殊不以保牧地者爲然乃保小製造而成大製造視英國當初之保庄家者顯係殊途而各異其轍矣行道者之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亦猶是也雖然在美國外面似有傷損而觀其內仍各樣皆保不特觀其外表而宜驗察其內容美國旣各種之保護如是由此而各料以有稅均貴料一貴則害製造也必多當局者迷而旁觀者固明見萬里也揆其原因乃權勢有聲望之人多半進賄賂通關節能指揮議院中人使專爲彼等保稅全衆保不能一人保保在一人者無關實濟保在全衆者何生怨言但盡人保即無所謂保矣氣餤薰天者之爲祟無力者寗能與之爭權爭勢哉即如羊毛料一有大稅凡此隆隆在上之徒即可壓制彼等之議院排阻外邦織絨布之事使不果行然因料貴而本國之製造

羊毛之稅如是銅鐵之稅亦然　鹽稅之外復有木料之稅種種之稅皆不利於民

亦由是重阻若鐵料之有稅其稅蓋不待料之成即自挖掘而出時已早立稅之名目屬在治鐵之家受此阻力又豈淺鮮鐵料各事既如是銅料亦復相同且不獨於銅鐵料之稅無可輕亦無可蠲免也關吏橫於上委員附於中小民即隱忍於下吾既論羊毛之稅及銅料鐵料之稅矣推之食鹽一端亦復照保而無闕鹽一保斯作酸鹹之菜與醃魚肉之人無不抱慣長之害鹽曰海鹽煮海為鹽者富雖甲於天下然亦豈盡人能煮而可不費鉅貲哉鹽稅之外更有木料之稅乃以木料之為用最衆用既繁似不應更生枝節懸一稅之名而兆無窮之患以不當立稅者而偏有稅將使本國木料不允外邦之木料來恐木國木料遇有缺時支持不住事即空懸而莫能應於後矣兵家之爭戰也有前路之芻粟必再運後路之糧餉斷難謝絕外援而僅恃木國之所餘以補不足復推而論之於煤煤亦有稅無如大小鉅細之製造皆因煤以見功恃煤以成事今既各樣料皆增設其稅斯各樣製造皆為害於民明明是蝝是蝗而偏誤

以爲害之深而製造局仍照用其保可謂全無心肝

百姓之瞀或由於不知爲誑言而誤以爲正理

保商者之惑人即借有製造爲富國種地出料者爲

信爲牛馬强奉作著龜是直驅小民而魚鼈之魚肉之也民亦何辜乃令其憔悴虐政如此夫奚不淸夜猛省而一深思之乎乃以彰明較著爲患之事而製造局則仍保如故毫不經心有同顚狂者之終於弗悟豈別有肺腸令人莫由窺測乎保商之意大都衆口同聲一呼百諾其意若以爲無稅即不得有絕妙之製造保商廢我等製造將與之同廢蓋彼等以是爲蠱惑人之具而百姓即往往受其蠱惑也平時衆聞此言耳熟能詳聽皆習慣遂不覺信之深而崇拜之篤究竟此爲誑言終非正理也製造事當緩緩長由漸而入譬如行遠者必自邇登高者必自卑始則人稀本小繼則人多本大製造乃於此而大放光彩惜人多瞀眩於此中謂製造得人來究未知因人來而始有製造百姓瞀眩之由亦出於保商者之動以言辭委婉入聽云有製造之國即爲富國凡種地出料之國皆係苦國必有製造而始富不欲富則已欲富即當保製造聞此言者以爲切當之論非有挾之以出錢糧者而百姓自恍恍惚惚照交錢糧而無異

貧國借以愚民而假以籍口由人多始有製造乃謂因製造而始人多其語不確

火輪車之成由粗料而成精料後乃得成物件要非頃刻所能為功

新闢之地只有粗製造而無細製造

志但可使之知當然而不可使之知其所以然鏡能照己影莫能照人肺膽之若何百姓之於保商者第可攝己影於鏡中何由攝人影於鏡內也本人多始有製造乃謂因製造而始人多有如衣裳之失其整齊而顛之倒之矣如舉一火輪車以相比喻一製造之小物我等於此可觀其製造一火輪車其中有無數層籠罩於其上決非猝然而成火輪也先由料成粗繼則成精各料精粗俱已發現方成物件所以云有無數層之階級陟梯以登進步以上久之方至於最高之第一級上等之製造未有不依傍二等三等者此製造依彼製造彼製造亦復可依此製造兩相為用誰曰不宜可於一處而得數製造觀甚地界以驗有甚製造可取巧而入其門徑識便利之途藉以卜依歸之所四方皆坦途無棘手者當棟樑架柱合成其巧而已試觀新闢之地由鎮而村而鄉而成城始粗製造後細製造亦如此也此未可涉以粗浮但一經細驗而自明晰近今有與聯合會同盟會者吾謂製造一道亦當聯合同盟而後彼此即成特角之

地初闢者多半賖老製造之地而成其急需

人多始能顯大製造然必借扶持之力未見因獨立而萬物皆備者

野人之製造多係粗笨之物

勢可合成一極精之製造是貴循序萬不宜躐等以求論製造之始終本末初闢地時無製造須購老製造之地以立其初基開創最難守成則比開創較易新開地者固未敢言創第徐徐始可議及守耳如開地者若需車即有木料取之甚覺其便然祇能買車而不得製車卽車轍稍有損壞亦無心作收拾增補之想以初興之地百事支絀不易遽言製造已及其時則乘時而出未及其時則第可守時養晦以安靜耳人必多始能顯大製造人稀則無大製造不足誇地產之多但全恃扶持之力苟有地界代爲輔助得以暢銷斯比戶而居者有如櫛如鱗而不類鳥之瞻屋製造須多區區瑣細之物殊不合算更宜作細工之人多於作粗工者斯新機器於是乎發達而不可遏人多得財銷路卽大財旣驗於千萬人而非積聚於一二人何事弗能爲又何財不可操縱乎如在荒僻蕞爾之地興製造亦祇有粗製造而無細製造惟銷地暢斯製造自徵其茂盛限於一隅一村倘隔數百里卽有瞠目而不能道其製造之爲誰者彼野人

野人只能購鎗未能製鎗以鎗之用決非爲一二人而設爲千萬人而設

卽以斧論野人但能爲石斧究不能爲鐵斧

野人以鐵爲寶不以皮貨爲寶以皮貨之價值重在南不重在北也

者所製造俱極粗笨非必外人獨靈而野人獨拙但因人烟稀而不密村落寥寥疏星幾點豈可責之以成細製造而窮以所不能譬諸以鎗擊野外之禽與獸野人欲製鎗費事不淺須窮畢世之工夫方成且我既欲製此鎗必先看所銷之路能多與否能買鎗者多至千萬兆斯極其盛而製鎗者亦精神滿腹可挾其手技以鳴於時操此業者爲千萬人非爲一兩人而設故野人不用鎗有時野人以石爲斧人多以此爲不利覺用鐵較勝於石錢鏐之鐵弩百倍於公輸之石斤然一時不能作鐵斧見易爭先知難而退我等身攜小鐵器負以前驅荷之而走凡野人所用我略贈斯須我與野人鐵器後野人卽可與我無數之皮貨皮貨在南固誠若珍珠之足寶貴等白珩矣而野人之地近北皮貨殊不值錢以此見生地人稀無力成製造在衆人薈萃之區始可成製造人卽精明迥超乎流俗但欲顯菁華似入五都者之炫耳目陳八寶者之煥樓臺要非人稀所能爲力也故夫菁華人多較生方判若天壤可以於製造特發其新奇

菁華之地與荒僻之地物之所出判若兩途

地初闢之料多係粗料非爲農夫者卽爲佃戶

賈人之子其初無貲本每貨多由批發而列市廛及後乃由新地而成老地於是各製造以與

凡人欲製造物件均係於人衆物博之地當不在地狹產薄之區以英國人而論其初開闢美國時類無不在老家處購買日用之物因人無多製造多形蕭索行路至三五里甚有夐不見人浩浩乎平沙無垠者而猶曰此卽百工居肆之地不且貽笑於人耶在地初闢每出各樣粗料或爲農夫或爲獵戶大都稍習愚魯之爲何暇致力於製造粗者可優而爲之精者不能不束手矣蓋農夫獵戶之用不過耒耜弓矢之微無取選擇精良之器具以多爲貴而始成其專家以此驗之生地新地俱皆以農夫獵戶爲要務或效牛羊之耕或爲雉兎之搏別無他事是卽其所最擅場者彼等所需製造無非購之於老地方之人地方漸卽轉少爲多而正大之製造以出觀於世間賈人子其始貲本無多每貨多由批發設一市廛於門人來求者無有過於百文之外及後稍行充裕則自爲謀不必恃人以相助新地雖不逮老地新地可積久而爲老地合甚地方卽興甚製造地有樹者可以作木器地有泥土者可以作瓦缶城磚幷可先作磚

製造之興出於自然而不出於勉强

事貴逢時不遇時則多形掣肘

而後爲磁器如製玻璃者始成玻璃繼卽可仿此以成顯微之鏡其各物成者人莫不望而生羨但無律法能逆料之於先而預保此事今無端而遣派委員官長來是事本從順者而竟從逆矣牛本有芻羊本有豢牧者殊多事也製造當自在而興未可强廹而興且非官員所能過問此須使之爲王者之民斷不宜使之爲霸者之民若上官派一釐卡司事之人付以重要悉出其手以保爲主而阻人之貨卽誤用其心思而失所管轄矣時之至也其遇順風有若駿馬之奔馳鴻毛之迅速第時候未到終同轅下之駒櫪中之驥有局促牽掣之苦耳彼以恩爲市行種種澤及於民之事者吾懼此中究不能無隔閡也如以新創之地界竟阻其購外邦之貨物勢終不行而於理亦甚不合當俟生逢其時自有與民更始之氣象先時而謀不可後時以出亦不可此無他時會一遇由粗製造而成細製造人歸之於勢吾獨信之於時胡可放步作登天之想若是能保一製造有時或可以興一製造但既保須各料無一不保僅保一料恐不

美國因各種皆保遂於精粗製造無一不阻

製造不恃獨立而恃合羣

貨亦有自外運來者不必生財用財當聚於一處

能無害故夫美國各種皆保也不能不阻精粗之製造因料多貴各樣之料皆爲阻製造之門其用保之法殆普通而非以專門爲勝者豈即如孟子所云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耶然能保幾種即可銳興大事握其要餘自迎刃而解如悉行保護斯各製造料皆如春水之發生一漲而未易驟落以此製造大都依彼製造若此製造旣貽累彼製造亦爲之同受其殃門內有災其比鄰將因附近而暗生隱患故鄰里曰有無相通朋友曰輕裘與共蓋安者同安傾者亦同傾製造固非皆能獨立而如袂之聯襟之聚所謂倚賴之性乃盡人同有耳保商人之意以爲若生財用財悉萃在一處當省搬運之力免轉輸之勞當前即是隨地皆有此亦取杜門謝客之意而不必出門有功也然亦未可以此爲限其中有從數里來者可以比本處廉而且美何得謂道之云遠究不若近取諸身吾且就兩意以取決如英國不大作市物多用外邦市物幾疑其地財之不生而無出產可公於世美國亦常賣貨外邦去殊覺於本處有礙似宜大加改良

保商之弊層見疊出

羅馬前車可爲殷鑒

使製造與庄家合爲一轍而不分其塗斯爲盡美盡善觀其言論於當日之形勢亦似頗有所見而殊不能翻駁其說指爲杞人之憂天也雖然無保商時有此弊者既保商後仍未能免此弊用是之故財源多聚於城內徒使大地主將地皮地骨悉力捲盡捲之不已而復剝之剝之不已而復剷之到處皆有菁華城內之市面專爲地主而設而鄉內人則苦有不堪設想者彼流俗無識者之口談或奉此理爲永遠而勿替吾斷其理乃霸佔地之理豈有正理之可言凡理不屬於至正而以玩弄人恐嚇人爲得意者終有能破其鬼蜮者耳古時羅馬國因此而衰一蹶卽不可復振今若再不振作恐羅馬衰頹之氣象未必不再見於今羅馬之覆轍後世當戒之烏可又蹈之也此中諸弊非保商者所能洗剔斤斤於保商亦復何爲試觀之地主每歲得五萬兆關稅亦有二萬兆欲百姓坐安於此間而絕無荼苦殆不能矣

第十七章論保商與製造物究竟有何關係

保商專爲助成財製造人起見以爲本國貨物貴隨地可以占勝

保製造亦有虧本之時不如無保爲美

就買碗事以比例足見無保商其價反廉

保商之意乃助成財製造人令其得獲厚利坐擁物類據金帛於一身合黃白而共集於我處凡製造家之得稱爲陶朱公富有鉅萬亦保商者之全力也因保商而本國之貨物貴可於造貨物時而藉占其勝事雖千條萬緒但蔽之以一言總當免外邦貨物來角逐爲是此保商者之原議若此彼不服保商者則與保商之意大有逕庭其言保商不過令數製造人增益其財產而全國受虧即推之貿易有本人雖保製造利息亦微爲益亦復不大甚有虧其本者恐較之無保更爲不利以保商者自謂助成財製造人推及其後僅使製造數大公司取之如拾芥如探囊焉吾不知其所保者安在矣在保商之國人購貨物其價値顯分數等內藏有數意使人不覺愚者茫然智者仍自了然以買碗論無保商者一百文有保商者一百二十文推之他物亦莫不然其價不減於有保商而反貴於無保商築壇者本求雨也乃雨不見而烈日更覺可畏祈禱亦屬無功此何以故蓋保商者多有稅往往加一分於其上復有開店舖者之利息

價貴原因由偷關尅扣均結算於其上

美國之關稅最鉅最出不已猶之釐捐之籌辦贏餘

有製造興關稅者多以賄賂爲入門之始

此購大小件之物其價貴之原因也况尤不止此更有偷關之貨亦預行核算而在此中尅扣足使貨物從而價長外有收關稅得額外之權利者亦可以使之加多且不但使外邦人之貨物貴卽本國之貨物亦因保商而貴合此數者以相提論其故可得而詳亦得而稽査其得失人於購物時見其貴其亦知所以貴之由而胡不逐細參考之耶溯美國之關稅一年收七百兆金洋不可謂不鉅矣然美國之全衆仍出一千五百兆向所收者旣視爲故事奉行而不敢違而於關稅旣收之外復另有所出釐捐於正供之外復辦贏餘亦如是之以多爲貴也此美國人之所出乃算於百姓身上外而另出者本國貨物之貴亦多因此當時曾有人言美國之國得一元者百姓則出四元因本國貨物貴製造有美利之處賣貨可以昂貴而不至貶其價以相售更有不惜納其苞苴以門爲市以禮爲羅以財爲徇私之彀數者旣已全備關稅用是大興凡有製造興關稅者須自議院入財復託諸代表以代爲之說項而關稅征取之事於以

賄賂興而關稅於是繁重

凡保一製造公司無不拍掌其用意知可

保商之事多與百姓有妨礙

保一件而不能保其全又何所用其保

與所用之財所進之路一切雜費無一不歸百姓代償其欵立關稅者如豺如狼之當道也而百姓則爲牛爲馬不任重不足以釋其負矣若此製造理宜不保者令其油然煥然出於自然而興即得矣本非此地所出之物件因需保而百姓即暗伏其害當輸出若干錢而始無事亦有保一製造公司大爲拍掌喜不自勝苟使外邦之貨不來彼等即居奇而有恃不恐雖有精良之機器彼亦棄而不用臨事多持以懈怠亦不必存與外貨角逐之心不知者或以爲與百姓無涉而此亦在百姓受傷之列故保商事皆與百姓有大損市道本盈而無虧乃以爲日月之蝕缺者吾補其全也不大可怪異耶所以欲保此製造之一端爾等又安得不害各製造前者曾暢言保數製造似於萬綠叢中露一點紅不隱而顯不暗而彰亦足豁人眉目矣惟保一件斯各勢位有權力之人無不以全保爲重大之務若有一不保此類之人即咨嗟太息於其間而身嘗其苦至保輕保重則又視乎用錢之或多或寡而保亦於此顯分輕重殊令人爲之

保此害彼此乃各料貴之原因

失笑而歎世風之不古以至禮義廉恥之道喪能勿慨然各樣製造保各樣物自因之而貴如保木料之製造凡欲用此製造料者或以之作椽棟或以之爲屋架總由是而貴其値此猶言木料之大者固不得不驟昂也即以木料之小者如火柴等類亦復同貴若保鐵則鐵料亦貴凡各樣用鐵之製造均含痛不置推之保鹽則各樣之市物貴保洋糖則各樣之葷素點有待糖以作者即無不貴總計保商悉有害而無利各機器亦一時同貴因各料貴而機器之成亦頗不易故不得不貴耳機器局之用機器也多經屢用屢換恐不換即不能成新製造美國有龍斷不用新機器有時英國以角逐迫以不得不用更於所疲敝之器轉售於美國焉誠可難矣當保商初立時或有一二端利益之可見究之利小害大皆與製造有種種反對之事勿顧目前勿忘事後大聖所以言無遠慮必有近憂也初有保商保製造利或略沾及於人逮其後爲此貿易者蓬蓬勃勃來者實繁有徒於是利權四散而不復聚矣苟衆公司能糾合

衆公司苟合成一大公司將如登龍斷之場而出其巧法以相角勝

凡獨有之事業盤踞者最多

銅礦一端最顯而易見可以舉一反三

同志而成一最大之公司他人袖手不作悉行罔市利而登龍斷之場斯其美利可獨占於世界之上而長留天地之間有出以巧法始可成其龍斷者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豈易言哉某地有出金銀銅鐵礦者於是此一家占礦之主卽大發其門閭而成其獨有之事業本來銅礦在美國以東數家盤踞礦產者固以爲財聚於東者惟我東人乃得坐擁其利而有之及後在西之地亦來無數之銅礦與此間角逐以爭勝有虎而無狼有蜂而無蠆虎與蜂固可施其爪牙舌齒之毒恃以自顯其威矣但無端來狼與蠆追步其後而虎與蜂亦有不足恃之時美國以東在前之據占自有西方角逐於是利益較形其少如虎之有狼蜂之有蠆也其故在何在外邦銅不能來而此間遂多形其滯銅礦之一端此顯而可見者他如世有得新機器者往往出其巧思以運製造復賴國家予一確有把握之劵乃得獨斷獨行而獨立其門戶其充長家產原不足怪美國凡有新器製造恃在他人不能過問亦不得監督其行藏從中有

木頭作紙創首者最易成其財

金雞蠟初作時其利亦倍於他物

各種積財之道非與製造實龍斷製造

挈其肘者得此券而財如反手矣譬之以木頭作紙首創此法以行於世者非有護照不爲功果護照之券既得請則紙業即如洛陽之貴一時風行推之各處無異連城之寶焉如是則財雖出於紙而實借重於券耳外有全衆公司合成一大公司亦可以發達其生機而似源頭之水滾滾以至無分東流西流焉在數十年前爲千八百七十九年有三處作金雞蠟業者利倍於他物權私於數家由外處莫能猝至故彼等用是居移其氣養移其體亦有作花狸石業者其中亦有保商借以杜絕外人之來路無怪臨財者各昂首而爭先見利而恐後以上所言各種積財之道要非與製造乃龍斷製造亦非製造人積財乃占地者積財以自炫其美自飽其囊他人何有哉雖其中間有數人得逢其時即驟成暴富然其富究不足爲訓所謂得財者爲橫行無忌如虎而冠非執鞭者之求富以身親賤役而得之凡世人假龍斷以屯財者亦何嘗計及於製造之興旺哉第一所最可痛恨者龍斷占地生財者兩地與工是也有地有工其後

生財者兩一爲地一爲工而分財則歸地主歸工人歸本主

爲工者之成財成於做事非袖手所能爲功

地主猶之木偶之受香火

本主雖有財亦多恃工而成

乃有本而分財則歸地主歸工人歸本主此三者均在分財之列惟同一分財而其中分財則大有不同不可將三者視爲平均一國三公有太師有太傅有太保總名則三究之所掌之職固各別猶之分財者三事工人不能與地主本主合而一之也爲工者總係做事以成財袖其手則財不成疲其力則財始見本亦工成者故財歸工人歸本主正以勉厲誘導之而財乃生若地主則不能有生財之事等之迷信者之敬禱木偶供奉香火奉事無知之神而望其顯靈異於世其事終難彼地主卽木偶之享受血食耳有何益乎夫以生財工人未能如農夫之不耕而獲雖愚者而亦知之其財之生乃集無數工日辛月勤朝淬夕厲而財乃成也至本主雖有財亦係工成者苟無工則其財不克運用財藏於庫貯於櫃徒日形其減莫由化而大之耳惟地主以吞沒人之地爲美愈占愈多愈多愈富除吞地占地以外彼固無所謂擅長也地主且不如本主而何得例之以成財之工當今英國之衆間有保農志在實業與古者當日以農

英國亦間保農農保而麥稅始興

保商非能使各地皆貴未可合瘠地平等而觀

保商者保銅外料不入仍使有銅鑛者得十分之利

爲本其旨暗合農夫一保則麥稅自此始興有麥稅則麥可以漲其價而凡人均欲種麥以麥之利倍於他物不必如商之亡國路人與麥秀之歌歎亂離之堪痛也然其後凡有地人大爲長租結果之效仍屬之於地主工之購飲食者反格外形其艱難祗地主有美利工人殊無美利之可言卽英國人之欲保農者亦不過類漢之楊惲所言田彼南山種一頃豆其後仍落而爲萁耳保商非使各樣之地能貴有地能貴者有地終不能貴者此不可一例相等如做木料須保商然保木料後歸占樹林之地者得享其財非成木料者有財也所以在美國有多少成木料者費無數之錢付之代表人爲之吹噓一切鼎力關說始得立其關稅不允外間之木料來其始或不見占地者之從中把持其終則占地者以童童之木叢叢之林爲我膏腴之所而利被無窮也木料如是做銅亦奚獨不然有保商者保銅外銅不入銅則貴矣積而久之仍係有銅鑛者得十倍之利專保銅料者無功焉以保商而論保商是欲使成鐵人得財爲悅得財

占鑛者較掘鑛之人所得之利更多

美國之鑛先購者不過二三角一畝其後以次遞加自第一人得鑛至第四人爲止

爲悅其論誠是但汝爲何不製鐵以無鐵鑛不能自半空中以取似風之可捕影之可捉也人其奈此占鐵鑛何哉保商非助製造人乃助占鑛人鐵公司之利益非因製鐵以鐵鑛都爲其所占操權術之家明明用其途於彼而往往託其途於此將假此以欺人乎乃假此以愚人耳有時有占鑛者復有搜掘鑛者占鑛者得其大半而搜掘鑛者僅得其小半無功者受祿多有功者受祿少素餐尸位昔人所以譏伴食之官占鑛者之倍於搜掘鑛者亦伴食而尸位者也在美國有一鑛先購來者僅二三角一畝但有鐵暗伏其內其第一次租與人者得四角一墩第二次分租得五角二分一墩其後租鑛者又復分與人又得八角七分一墩一起結算自始至終鐵所購每墩共二元八角掘煤人到後當得一角二分第一人得鑛者計有四百八十元一天第二人則每日得一百五十元第三人則每日得一千六百八十元第四人則每日得九十元得鑛者自第一人至第四人無往而不收其效然於作事之工人細考其實僅每日得三

工人每日只得三十元其不如占地者遠甚

卓氏特將全局統論其大旨而約以數言

十元非成財者有效乃占地者大有效無怪衆任力之工心抱不平口出怨言歎我之勞不如人之逸欲上訴於蒼蒼也雖然復有占據人之地者欲興製造偶覔一最勝之地覺於此處可以輝廓門閭繕築土木爲大興製造之計而特成一製造局由是四方附近之地可以收利權而借以供左右望其貪利之心誠無微不至矣卓氏乃將全局統論其大概而約以數言一探問製造人何以皆欲保商蓋覺得我輩有暗患在內利歸地主雖苦口以告之澈底以示之其耳如聾其眼光如豆依然漠不加察但深以保商爲有關全體者自以爲是復信以爲眞且默念保此一件復保彼一件使我製造亦可以較昂如無保商則我之貨物昂而外貨來我卽難與之角逐此固不可不預爲之防但亦未思無保商各料俱不昂貴外貨可驟其來而亦無所懼矣人奈何惑於迷津而不省耶

第十八章論保商於美國之製造有何關係

美國人自英初來時僅能爲獵爲農爲漁之粗製造

美國自千七百八十九年始興關稅

地廣人衆自能興製造何必依保商而興

美國初闢居於東而

彼等言保商爲某地某邦待興製造故以保商爲急需然美國何以不需保商興製造憶美國人之初自英來者是時人烟不密村墟無多凡物與生方人交換所能作者爲農爲獵爲漁之粗工夫雖以磚瓦之粗製造亦自英國之母國辦來蓋子國固多依母國子無母不相生也當時英國不允彼等自爲製造極力阻撓其事而各製造有自然興者溝渠已通區區之丸泥不能塞也當千七百八十九年美國初興關稅各樣製造業已開其萌芽萌芽開即爲枝葉發生之日未用保商時已興非保商之後而興人以爲有保商漸顯暢達之象殊不知無保商即隱兆其胚胎也如製鐵製布製絨等類不必借爾等保商而興以來者于于有如襁負人民之熙攘車輪之輻輳地既廣而人復衆是即能自興不須假借官長紳士之力也美國奈何瞢然弗覺有似耳無聞目無見者然是非但不能觀遠而於目前且亦未透其機關近者既有所障蔽斯遠者更不問可知矣彼時美國初闢本居於東固爲日初生時也是時西方盡屬荒地其地

西方盡屬荒地

西方施家果左右不必是防牛約城也一例同與

製造之興殊不勞用關稅

在西又爲月初生時也惟稍有一二依於海之左右者如斐勒得非亞牛約城波斯吞此數城已興其製造但在西邊絲毫之製造都無一城空闊杳不見人其情形殆可想見吾試揆度保商者之意若以爲西邊施家果等地界欲興製造必先自保商始當必先用其力以提防牛約城諸境界懼其來角逐而先事提防也然西邊施家果等地雖無關稅也與牛約城諸境同與保商者之用意毋乃大左而誤會其旨歟或有議之者曰此所謂保商者乃提防外邦非提防本邦要之此意亦非洞見本原而語終近於隔膜鑿壁以偷鄰人之光鄰人之偷光光自鄰人之光非我之光也執四海兄弟天下一家之說無所謂此是一國此不是一國而奚論夫外邦本邦即西方之荒地以論人稀自無製造人既廣自有製造殊不勞用關稅以隄防美國以東之貨物即一端以窺全豹可見美國之製造翹然特出其興也不由保商而興乃應時乘機而興如草木然本不關乎雨露之培植而在左有林在右有樹未有不怒發叢生者草木之興若

美國人雖多於昔而製造幷不多於昔者以關稅力阻之故

美國銅煤鐵無不完全自保商一立卽不啻自傷其身

其初美國多新器人皆爭購其

是製造之與將毋同第一注意於保商此中卽有阻力耳吾姑卽人境四達之處以比例在今美國人多於昔製造比昔時論理當逾百倍乃雖多而不見其衆多者因關稅力阻之故世人未究製造消長之由盈虛之理遂疑關稅果足以擴製造而保貨物殊未必然耳所以我等製造因各料貴百物皆貴不易購之於外邦由其價太昂致收效無幾我等之不能與外邦角逐者卽此已暗有所傷人有來與我鬬者人執斤斧我執竿木我欲以竿木抵斤斧有應手而窮已耳論美國之製造不大到外邦不過市物與麥子等類偕外邦辦交通而行貿易其餘則不大概見美國算製造之善地各料俱有煤鐵銅無不完全但無如有保商而自傷其身自殘其體矣大好長城無端摧壞所謂九州之鐵鑄成一錯字者是也世人常言美國有多少貨物售之外邦但歷久而依然不成祗可以處暫究未能持久而不敝因美國聰明新器頗多最足以炫耀人之耳目人往往持錢以相購由製造此物者甚爲新穎人多厭故而喜新初創物時人

後歐洲各國皆能仿其形式遂不足奇

卓氏曾於倫敦購美國巧妙之貨但英國先已獨樹一幟而美國遂自此衰

美國算海邊製造第一各船水工亦稱天下第一此係六七十年前事今不足稱矣

之聞風而興起者理也其後歐洲各國無論智愚皆能模仿其形式刻鵠尙可以類鶩畫虎不至於類狗即以已能有爲不必借材於異地後則觀者索然不似初之購者欣然耳我美國之物件停頓不去要非因他即因關稅繁重之故卓氏曾言長至倫敦購美國巧妙之貨但英國漸已自樹一幟不屑寄人籬下居然固我籓屏以自爲之自成之人無如我何我亦有所恃而不懼英國一能作而美國自此衰矣美國之作火輪車作鍼線機器及各機農器也每假多少輪船以送至外邦前去惟本國仿造既廉即不購美國之貨以關稅輕而不加重我本國無所出則已我本國有所出又何事購美國爲第一觀美國航海之貿易早六七十年前美國稱海邊製造第一海船往來發達之至不僅爲本國之舟子起見幷代外人任運舟之勞即各船之水工亦稱天下第一凡美國船之轉輸貨物者較他處爲尤速他處之舟或有躭延時日風不調而雨不順不能限期以至人無不樂登美國舟矣彼時美國幾與英國平等人無不知美國

先美國比英國强自英國免關稅而美國遂大遜於英

美國加關稅以南北正有戰事故加關稅以彌補虧欵

之海船爲有一無二而其往來之神速尤天下所共稱未及數年美國較英國更强但在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英國將關稅免去鑒昔日之敗改今日之良登岸回頭不復拘於故步且不但免關稅亦與通商有保商人言美國有攘奪其利之勢殊不知英國乃除弊而更張隨意購天下之料以作舟卽其本國之埠頭外邦人亦能使之造作英國保商人鮮不以爲世界之貿易將由此日損一敗塗地而莫可收拾幷恐美國保商大不利於我英國彼美國將結其實享其果英國直皮毛之不存矣其爲此論者大都謂工價賤之地凡在各國均將送貨物到我此處來我本國之船幾空而無有識時務者爲俊傑不識時勢者固宜其爲此言也乃英國免關稅時而美國之關稅比往年更加一兩倍其加關稅殆非無因爲南北正有戰事戰事一見百姓之需錢孔急除加關稅外似無他法故特用關稅借以彌補罅隙張羅鉅欵諸事全待關稅以取給百孔千穿中有賫當修葺之也是時仍有多少盜船攘敓四出聚於江海之穴伏於蛟龍

戰事有時或停而保商興則永無停期其爲害更甚

美國作舟比英國加一倍

牛約城出來之舟外邦多而本國少

之巢悉以戕害百姓之生計爲用然所云戰事者不過一時要非戰一爭而永不復停獨此保商之事美國未能振作其精神而因循如故此誠可爲前途懼者美國既有關稅各料俱貴不能造舟有手無斧柯東瞻西盼之形象固未易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也英國作舟三兆銀者美國須四兆銀作舟美國從此愈趨愈下但有退步而無進步而巨舟之來至外邦者殊不多見行路本趨人之前無端而落人之後是廢於中道自畫其程也曩者外邦埠頭一半皆美船如星之繁如樹之密現則變爲晨星散爲疏樹矣尤可歎者美國之埠頭甚有無數英國之船集於此間吾試約略以觀之屈指以計之凡自牛約城出來之船十居其九者外邦其爲本國之船者不過十居其二耳在前美國人偶過出門涉江渡海皆作本國船不聞有作外邦船者今則改其方針指南之車易而爲循北之轍以外邦之船多於本國泳之游之駕之載之不必追尋故舟之所在第求其適意已耳再者法國德國及英國人作美之海船其貨物之轉輸向算

現今美國其海船已寥寥無幾不足以雄長歐洲

五六十年前美國船比他處快捷今則船多陳腐而不新異稱之者遂稀

天下之巨擘當今美國無雄長第一尊無二上之船其碼頭之設立外邦人可以到牛約城巴斯吞諸境界毫無界限而牛約城固不能至巴斯吞以此地之貨而運之彼地故我本國內埠須貨物之流轉販賣但歸我本國人作與外邦人從不相涉在美國保商固自信爲上策覺思慮完密早經收回我之權利以是爲商戰信當之者披望之者靡矣然而美國人則含痛無可告訴不復以爲可喜而以爲可悲矣卓氏言五六十年前美國船比他處快捷似六鷁之追風八駿之逐日雖經戰事亦矯健非常上下殊不可以道里計驗之於今美國船則陳腐不大新異猶老叟遍體皆衰既頹即不復健爽較之外間之兵船自愧弗及而英國則大船極夥栝足皆是天下幾無處無英船以此較彼彼英國日見其盈而美國日見其絀卓氏言兵船我姑勿問但我觀大商船亦從此遂盡心中不無懊悶似爲美國大喪其魄私念昔何其盛今何其衰國則猶是也人民則蒸如昨也而商船則杳不復見以爲保商商保而商船即由此罄吾不苦

無兵船不足懼無商船無絕妙水工乃眞可懼水工亦無海船失而存

保商謂保製造而工價卽昂此說最易動聽

觀保商者對工人之言幾似用關稅乃所以抵制敵入

無兵船而苦無商船苦無絕妙之水工此甚危而且險於本國大有妨害者譬人坐於覆舟之中帆檣皆折當局者猶如癡如醉危乎不危我本國自昔有水工現自己將我之舟驅逐而空無所有海船既失水工何存天下事之敗壞於保商者終卓氏逐細以推人亦可恍然於其故矣

第十九問保商可能保工價大否

前已暢論保製造之行不行事之成不成矣今且不言保製造而言保工價美國保商人彼言保製造既成自然而然工價卽妙此乃有因而始有果保製造所以種因而工價之保卽所以結果彼等既如此口吻而聞其說者遂亦人云亦云蓋皆深信保商可以使工價驟大生財多而製造未有不立見其富者彼等保商者言如不保爾等爾等工價將日侵月削而退至最劣之地位恐外貨一角逐而價卽漸縮也保商者對工人復言英國工價每日祇一元汝美國工價則每日二元若彼等每日一元之工價來恐爾等每日二元不能與之角勝

保商者多飾辭而無眞語

保商之說其言不一有謂商一保而生財較多亦有謂生財少而工價亦少者卓氏獨不然其說鐵路雖與亦有車轍未到之處

所以用關稅抵制敵人也用關稅則可以保汝等無外貨角逐之患仍然爾等能得兩元一天我之爲此正乃保汝等作工之人觀保商者之飾辭以惑工人以惑全衆固語不由中斷難即其言以深信其行也卓氏爾基言我在前已經於保商辨論大概不憚語之切而辭之煩然恐仍有未發明者當再申言之以顯揭其隱其習於保商之說者宜其謂工價得是而保矣但通商而稍留一二關稅之人亦執此說而終不可破彼謂保商可以生財較多亦言生財少而工價幷見其少然卓氏以爲此辨法不善須知工價在乎分財事節不全在乎生財亦不拘定生財多而工價即大但察看分財分在甚地故沃土或有不材之人而錫恩斷無大賚之典有如得一鐵路其車跡之所至貨物之所輸亦誠廣矣然有某地與亦有某地敗通衢者頌於其前而僻壤者怨於其後由是觀之因財多而工價長其說亦殊無據且即以與戰而論有破其家傾其產者亦有家不破產不傾而暴成其富者試觀年歲凶荒之日鄉閒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工人比之士農與商獨居多數然國貧而工亦不富

成財必須到口方謂之成財

分財不過歸數公司均攤其餘無有

不足以畜妻子嗟米價之騰貴有困於貧者但亦未嘗無屯米人居奇以擅其利他如遇回祿時鄰人已不戒於火而城門有殃及之嗟惟放膽横行者亦藉此時而去箧探囊人失其馬我得其鹿此損彼益天下事類如斯也但工人比之士農與商獨居多數如一國貧乏彼等亦牵連於國之貧而亦抱途窮之哭路歧之悲當信地窮而工亦窮其理有不爽者卓氏則欲於此際觀保商之於工價是否有甚關係如大小販賣亦納入生財之內專將庄家購出不行必須到爾口中始謂之成財不僅貯爾地內卽謂之成財無論若何保商均與生財顯有齟齬夫既阻撓生財亦復改變分財謂之爲鬼爲蜮則可謂之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則不可轉恐百姓售之於市者悉見其貴公司內卽有數人占據財產苟一實考驗人品之高下與保護商家者之性質其分財於此不過我等數人瓜分之均攤之非大同共和之分財貴普及不貴旁搜也彼平昔則言不保商貽爾等之累其實保商乃爲己而非爲人恐所分之財分於數公司者多分

卽保商者一思其理徒使各樣貨物貴而做工者無貨物之可購利益何存

卓氏設一問題彼等之不能言阻貨物來明矣

於衆百姓者少曹操號千古之奸雄而其涉世之道則曰寗我負人勿人負我彼數大公司之分財而藉保商以爲名者亦我負人勿人負我之意更有何法可以使工價遽長卽保商而一思索想像但使各樣貨物貴令做工者無貨物購奈何貨物貴何以保彼等有利益有工而無製造究不成也衆人每講論以錢爲目的而訂價惟錢有高低有時貴亦有時賤到後標準仍然察驗有多少工加於其上不在乎錢當以工爲準所以在彼時則言錢而論此時則以工爲抵其保商者之言是貨物多令工價亦多無保商關稅工夫做一日可以得貨物獨多有保商關稅工夫做一日貨物反見其不多此一比例而工賤貨物貴之理卽約略可見運斥成風究難面牆度日也卓氏云我舉一切要之喻譬如有一關稅不允外邦之工人來可以使貨物來其時製造者請問返之於心欣慰不欣慰乎此乃卓氏設一問題然則彼等之不能言阻貨物來以帮助做工之人明矣且保之說亦有時不足恃矣一賣貨物一賣工於此誠可以知其謬

鄉城之貴賤非因貨物因其中稍有阻遏做工者之意

工人同業事容易爲一改業則諸多不便

耳事不作對鏡想不爲罕譬喻得失不分也又有言工價賤之地貨物稍平所以能與工價貴之地角逐然自我觀此語未必然有多少地界工夫不大平等鄉裏工價賤而城裏工價貴然彼等旣一樣一時買斯不在乎鄉城亦無分乎高低昔淸高之士謂與鄉人言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而輕視鄉重視城者猶所見之不達常有百工含蓄深意欲至極平之地位而尙未至於平有如水然任其長流終有風平浪靜時焉其有角逐平之意者此意非賣貨物乃賣工前言鄉城之貴賤不因貨物貴賤因爲稍有阻遏做工者之意如石工與瓦工此賤也者工多卽賤工少卽貴城內工價之大以租貴而各種之事皆貴度日不易一舉一動皆非孔方不爲功故人皆樂在鄉而不樂在城卽或此處工價賤彼處工價貴雖明知之而亦不易過去以無錢有似巧婦東西之人亦莫爲南北之人有鬱鬱久居此已耳此縱百工欲平究未能實在到平正之地況工人轉來轉去在同業一樣工夫者事容易爲換其業終不能爲換主人翁不難

工價之貴乃專門家爲特別之貨以興罷工之例

無論給何工錢皆宜秩序不亂

如某業某工他人不能厠身者

精此業而易彼業者則難譬石工賤瓦工貴石工不能爲瓦工也有時見一主人驅使工人而賤其工價他人亦從而效尤故減工價以勒令不得不受此非因貨物角逐因工人多而爲之主者遂抑其價而低其値若貨物角逐亦可以使工價平惟此處不能迫令彼處與之俱小蓋貨物市面有當然一定不易者故人謂韓康賣藥劃一不二雖婦孺童叟皆無欺也但遐想甚時如何工價貴之法其故在何一推究而自顯此乃專門家爲此特別之貨其工人有罷工之例如今所云同業公議是也或三百文一日者到處工皆得三百文一日由於工人少之故見玉於市途人皆把玩不置以爲罕覯之品若登山以采之不奇也前所云一樣工夫者猶是專執同業而論若係別業而不同業者亦謀到平而不偏之地雖其中有稍詘尺寸者而却有一比例如銅工須給若干錢瓦工須給若干錢以及木工石工須給若干錢總宜循序不亂秩然有條猶入官階者之不能不次以超遷也倘或有某業某工旁人難厠入其間者此可以高其

或可高其價值

不必舉遠例卽舉一近例而已顯豁

齊行罷工工價未有不長者

中國工人僅謀一飽何以自高其價值

趾闊其步價較他業爲稍昂亦或有此一業爲人所推尊人所崇拜踴躍而爭來者亦可以稍形便利然而終難奉爲歷久而不敗不妨舉一近例如最優木工得兩元一天者他工匠每日祗得一元人皆願學木工而棄其他業而不學但木工一業從此利權亦將四散而價值不無縮小之時觀於少林之拳術其後不足重者由遍地皆其生徒甚有假託其名者耳不然或木工之業嚴緊力遏人之北面而自居於南面之尊無誘人以學者則此兩元或可保而無失凡行齊行罷工之舉皆爲增長工價之地而此法行未有不工價漸見膨脹者向則如狗之喪家今則同雞之入柵亦自立門戶雖同屬依人而以衆體之聯乃不貶其聲價耳美國工人非懼外貨來但懼外工來中國工人苟但謀一飽粗茶便飯而此外卽不復有求則無怪其工之賤有類鷦鷯之小鳥一枝之棲恍似安巢之託是凡禽非異禽耳苟其自命不凡高立崖岸如登泰山而一覽皆小斯工爲有價值之工人之優待於家者當寵以魚肉非僅給以菜蔬而工價

美國阻貨物而不阻賤工之來用意不明而見理亦左

舉兩國相並以可喻觀者譬得其眞象

泛論皆屬不確總宜貨換貨爲是

又烏得而賤中國之利益較少西國之利益較多凡利益少之地一至利益多之地斯利益多者亦變而爲利益少以利有所分前嘗其甘而今嘗其苦矣美國坐知覺不明專阻貨物而不阻賤工之來亦知外邦貨物來貨物多而價極簡便外邦工人來工人衆而價自低平矣凡中國貨物來苟不索關稅斯無害工價但中國之各工齊至雖欲不害工價而不能猶官紳之役奴僕其善於奔走者已爲官紳所寵任忽友人復薦舉一僕且口不言錢斯前所寵任之人失其親暱不復如前此之厚愛矣譬諸兩國相並僅隔一牆不許人過來但許貨物過來一係工價賤一係工價貴保商人之意似乎覺得工價賤之貨物大可售之工價貴之地如是通商是半邊交易而非完全之交易也工價貴無貨物作工人無事工價賤矣交易之道斷無收貨而不去製造世人豈有白送貨物而來之理交之不以道者失其常受之而不報者亦誰復再過問也諸如此論皆可置之無稽考其實總以貨換貨爲是所謂正式交換之道理我之貨物換

各有得心應手不妨各用其所長

如是則兩相便利工價貴之地仍貴工價賤之地仍賤

爾之貨物爾所方便者爾作我所方便者我作不以工價貴賤相限或宜於我者或宜於爾者各得其宜兩相成不兩相傷如是則不問乎工價之孰貴孰賤亦不關乎物之成覩錢之所用盈歉與否內有一比較使見者瞭如指掌朗若列眉以九江之磁器而論我所不應乎者卽購汝之磁器以磁器爲爾所得意我固讓爾以獨步也汝有汝之得意我亦有我之得意倘我爲江南人則固不妨得意於緞業而致力於機杼又何必分以畛域拘於汝之工價賤我之工價貴更何必限定此一物需若干工而成但一加比較凡爾得意之物得意之料可以能比我順適較我廉潔者我卽購之於汝汝亦不得誤磁器之商業由此工價貴之地仍貴工價賤之地仍賤作得其人物成其便是開而通之非閉而塞之也他如中國之製茶葉甚屬香美而淸冽我西國製茶雖不逮中國然亦能作惟我西國有較製茶便易者我仍購中國之茶以改而他作如我雖能造磁器而所造之器不如爾之精我卽移而用之於他物天有時地有氣材有工

美國有保商大關稅究竟存其名幷無其實

保商者防外邦之工東來必遵守其行規

巧其有良有不良者在取我之巧以補爾拙就爾之長以補我短復有兩國隔一牆可以許人來而不許貨物來也係一工價貴一工價賤工價賤之貨物既不能來此不可以使工價不退乎此不可以使工價不賤乎以是相問其將何辭以對然問題雖似難解決而終有可以解決者不當窮治其標但須細探其鑰其工價仍賤者以本主與製造人可以於彼處招集無數之賤工來工價自然賤矣不必觀他國卽觀美國而已如此美國有保商大關稅禁制外貨來外面多言保工人究竟存其名卒莫能循其實雖美國之工有集行停工者但猶是五六月間溝池之水隨漲隨涸不堪大旱之勞切望也保商可使貨物貴惟此事莫能保美國之工價不賤祇工人偶有齊行稍見效果撐持工價如一髮千鈞之繫以不絕然豈久計哉如謂保商一定保工當嚴防外邦工人來或來必須遵守其規則恪奉其章程不得有貶價就工之事有踰此者卽斥去不允其留蓋懼他工之來而自抑其價將使我本國之工價驟落此殆漢初三章之

細按保商乃保本主非保工人

製造局之成立乃大地主集本及若干機器而始達其目的

保商者全保製造非特不保工而且害工

立約使人凜凜勿違歟如果保小貿易之貨物或可付工自為而自造無如保商非保小本乃保大本者保本主非保工人無工人能為大製造工人祇可司其事終無獨當一面之權強賓而使之為主彼賓者自賓何能擔荷主人之責也於此乃信大製造係大地主鳩集其本及若干之機器與重要之物件而始成一製造局工人有類上古之農帝力何有於我哉美國保商乃保彼等之數大公司不保工人之工所謂保乃保有貨物者工人無貨物將安保耶此等大公司早已預籌其全先防其害謂我在他處招數人來所有當地之工人縱欲高自位置而已同卑躬屈節之為工價能終必其大乎有賤而已矣貧者欲壓富者則難富者巧出其計以制伏貧者則不難而易工人貧者也以大公司之富其視工人直敝屣之不若而謂工人能與之為敵乎保商全保製造殊不保工到後仍害製造且亦不保工大製造人託辭言保工久之於各處遣賤工悉來彼等貨物貴而旣收合外邦之工人來工錢降矣工散於四方百工足以自

做工者無力養全家故有男爲盜而女爲娼者

學士文人無所用其保全恃筆墨以爲生活

豪併集於一處雖巧工亦有時爲拙工以生計日窘所遇多窮也證之鐵公司來做工者僅敷一飽無力養全家苟有所生不足俯畜女則爲娼男甚至於爲盜賊非生而不肖貽玷父母亦非爲之父母者全不顧惜名譽而聽其自生自死若此以我僅可爲自了漢他不暇顧耳而保商之無一非累工損工明矣工之一端所包者廣文詞文藻亦工之一門此係食智非食力者果有甚法以保此工彼等亦可以保紙亦可以保印書人不許外間之書來但學士文人其自恃者一枝健筆如食葉之春蠶有何用其全力以保行文者自我細行察究凡作文作書之人幷不需保但取公道以辦其事卽於願已足彼等賣文爲活僅藉文字告成付之梨棗以風行海內國家當保護其版權以免外邦人私竊我本國之書亦不許本國人私竊外邦之書保護之道當如是也然國家保紙保書幷不保我工藝按之各國其後時有攘竊書籍更易名姓妄加箋註而實非其人致使本人之書有泯沒無聞與草木同腐者此非侵佔而何侵佔其書於

國家將數十兆金銀付之大鐵公司衆工人之工價可以稍大此論亦近於謬

彼保商者謂保可以普及並非保此害彼所言亦頗中聽

卓氏舉兩問題以相覽人亦當無從置喙

保何在徒保本主作書者并不保工也有如國家貧困之邦有數十兆金銀政府將其國中所有孤注之貲財付之數大鐵路公司做工人亦可以工價稍大卽他工亦與之俱大如是云云誠無異癡人說夢而保商人總堅執此意而不破明明是魚目而以爲珠也其誰不笑其妄哉雖然勿謂保商之純用其私其所言自可以入聽彼之所謂保商非言保此一件彼一件各工皆有所得當正保而不當偏保以偏人多腹生其誹口出其謗者故須保貴遍及而不貴得失參半言縱未必果應心而出然固不得不如是立言也其衆口同聲謂不杜絕外貨來本國之貨不貴貨物不貴無所貪因以是保商爲保工價之大區區短牆僅足及肩而必保天下之牆皆祇及膝而不及肩也有是理乎卓氏言有兩問題若保製造人利益大可能使工價大否且保不過保金銅鐵布絨此數行如保此數行可能與一國中之外行工價俱大否可見製造悉本主受實惠不拘定分與工人亦未見主人集財可能波及餘恩於同伴匠氏登官府之門自

主人利益既少斯工人之價值更減

貴賤懸殊乃因工人多之故

不關生路工人於何謀生

朝至夕啜飯以外復何求世亦無尊而重之者彼等爲主人者工價之大小不顧要工價少主人使衆工自行角逐而後工價卽縮而不伸又何曾因一己之利益大幷使工人之工價亦大耶惟主人翁利益少斯工人之價值更形其減此爲一定之理其發達或不能被其恩而其損傷卽未有不同受其累者且充類以極至盡之地亦幷非主人之利短而工人之價愈短蓋此中有與世衰世之別與世工人或少而敗世工人大多工人多則工價雖欲不賤而不得不賤無論何等保商但可使製造本主得專其利斷未能分利與工人其所謂貴賤之懸殊者乃工人多自賤工人少自貴遍地皆玉卞和亦不必求獻而致兩刖其足且灑淚於荆山矣然則如何而可當闢一條生路與工人卽爲途之便而爲徑之捷否則橫荆棘於前插芒刺於後中復有杈枒之木以梗塞之有進退兩難已耳有時忽保一件專門之物偶然外貨不來令本國貴當是時若工人少工價長矣此理與勢所必然毫無足異者然亦不可不深慮其後未幾而外

齊行罷工乃工人之互結團體而終非持久之計

保一物者一時與一時又敗

邦人來工人亦漸疏通其智學至於成無何而工價又降矣倘或有齊行等事立遏外人之詫入行內幷阻關以防人來可以保工價一時不落但其中有工人本在行外未曾列入行內亦無甚美利之可言況齊行罷工之說在工人固以爲互結其堅凝之體不挫其磊落之節而終小成不爲大成以大半用機器作工此間多非同道業內少而業外多然世人雖不長其技而易於爲學以機器之爲道不難無多日卽明白曉暢是仍工價賤之根株雖有一二優益之利恐同蛺蝶之飛一轉瞬而卽失耳利惟處其久不隨時勢爲轉移斯乃先王以美利利天下之本意也舍此則蠅頭之區區耳試觀有一境地工價頗充足不缺及外界有工人至工價立時虛而不存前之充足者乃順風之過耳也過耳者甯足長恃乎由此類推凡欲保一物者一時與一時復敗矣若國家市恩於銅製造鐵製造此數行中擬賞賜工人將國家貧乏之困苦之錢所備急用者以之爲酬工之典工人固悉來領賞而其後人材濟濟似過江之名士多於鯽魚

賞愈多者工價愈形其少

此卓氏所論第一則

卓氏更將第二則申明其說

事當由粗而至細工萬不可以蠟等

非稀若麟鳳則其事恐又難行且因賞而製造局又尅扣其工錢不過專領賞賞之外固無有也在英國早數百年作庄家之工人工價有限國家時傳呼各地界招待之贊助之然賞愈多而工價愈形其少因來者不可勝舉徧給實難甚有因賞大世人多納賄而謀得此優差者蓋借納賄爲領賞之地雖拜雨露之恩悉由終南山之捷徑雞鳴而起狗竇大開世局眞不堪設想矣此卓氏所言第一則也再卓氏所云第二則更可申言之保商不能使工價大業已聲明可須贅述既保此一件不能使此一件工價大如何又能使一國工價大工價如水以平爲衡雖未易驟至於平然必至於平地步而後止涉山者忽高忽低有崎嶇難行之歎然而履險之後仍歸平正故人所以誇王道之平平也凡人欲望工價之長總宜使粗工先大而後細工乃逐漸加高事當由粗而至細未有由細而至粗者也平時之工價全倚最粗之工錢粗工無專門學一國之工藝大半粗工細工則如沙中之金榛內之蘭約略而可數雖金蘭貴於沙榛實

專門之學非錢多不足以完其業

保商者僅能保數人如何能保多人

美國二十分之一始有保

舉奥司道了一國可證其餘

金蘭不如沙榛之敷用也細工須學多少工夫甚不易學且有期限非可蠟等不按級而登倘專心致志於此一行甚有需錢孔多每月費去數百元行內始課以門徑指以程途此豈可輕於言學而不暇計及經濟之困難就粗細工以參考之而粗工之多於細工也明矣大學之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綱領者粗舉大略之謂條目者細按次序之謂立言如是論工亦然若但專保一製造大約因此製造不多立欲令其驟多行家究居少數而不得占多數由是爾等之保商僅能保數人不克保多人凡在平常之製造固無所用其保其保也者乃由此事不大足恃於是用保之法以補缺而救殘周官有保正有保氏民間亦有保衛長均此微意也在美國二十分之一有保未滿二十分者無保家常之工非需保之工不獨美國爲然即驗之天下亦復如此論工居大半或係收種植之農或係搜掘礦事此皆粗工有特別之一法可以令工價忽大如在新開之地卽易爲力而著想無難證之奥司道了之國此一

粗工洗金之外兼有他工以所用之人實多

正長工價者必先由粗工著力

國屬英國甚廣闊因此地有金毫不用夫機器世人往往洗沙而得最優之價値以沙之中有金粗工洗之非特借此飽其囊且借此纏其腰矣況粗工洗金之外兼有他工亦多而難舉以粗工數百人之衆必多用先生司賬目等事如今之會計員庶務員皆是兼數者之外復有厨者司竈下之役以供炊爨蓋無一而不需人此牛之溲馬之勃待用無遺均適於醫師之採擇粗工既得以自尊斯細工亦從此可貴在尋常泛泛之工每日能得數十元其矯矯不羣之工之多逾數倍可知矣昔關稅未興之前美國工人之價較大於歐洲如不給以重價則彼國空曠之地甚繁盡人皆可以歸地如大將之登陴進則可以戰退則可以守觀玩壁上敵人其奈彼何美國之工亦進戰而退足自守者也所退守者何地是也彼等謀使工價長必先於粗工著力而其後自條理井然但專事保商焉能爲工人樹立其聲價况作庄家者非進口乃出口又如何而籌保護之法至於英國之用麥等類此係入口所以得行保之之策但工價亦未必

在前英國之保市物乃地主占優勝而農家幷不足見其美

美國爲民主之邦故外託爲感勸人實則蠱惑人

遽大因粗工耳生人豈盡孩提長大何須乳哺殊不解保商者之誤用其心思也在前英國有保市物者但地主有美處而農家未見其美蓋因種麥貴而人爭欲種麥然非地不行而地因是驟昂其價此其利惟地主獨得之一加思索而即可恍然者人飲酒而醉食以熱物如身在夢中未能驟醒使沃之以涼水或臥之以冰牀彼醉者即覺矣凡事非不可知惜無理想以通其隙試一放眼以觀雖天下事亦可明白如西班牙法國墨西哥英國以前用關稅未見工價之進而反見工價之退即在歐洲從不將工價使大輕易說出以此事未便宣布宣布恐足以搖亂人心風詩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其殆此旨歟然美國何以獨異於他國蓋其國爲民主之邦欲以德服人而不欲以力服人事事望民之服故名則感勸人實則蠱惑人美國之工價爲他國所未有恃有曠地得以爲我所欲爲無退步則其計窮有退步則其膽壯價之減也彼去而他向另闢其途能拘縶之使終爲我用乎價減彼不來價增彼始就美國之工總之不離

無保商時較保商爲尤强

興製造人多設立巧法工人祗得俯首以應命

美國之齊行罷工乃出於萬不已之爲

乎工價美滿者近是向者無保商可以價漲於他國視保商爲尤强近數十年有重保商者於是工價日見其縮漸不如初向爲碩腹今爲鵠形矣工價之一年少一年者未嘗不誤於保商之中現今美國工價幾與歐洲等卓氏謂我之論保商不是因保商使工價遂賤但保商亦未能使工價不賤聽其得失漠然不救猶染疾病者頹臥於牀旁無護視者斯羸瘠之狀殊覺坐立不安耳此等興製造人每設立巧法猶漁者之四面張網使民悉爲魚鼈而終不得脫我之羅法既多而巧凡此工人因無價値之可言祗有俯首而入其羅網工之賤乃製造者之巧法爲之也倘或法有時不靈而尙有工價大之處則彼等復於外邦招聘工人似摩肩接踵以來望風納欵而至斯工價至是亦不得不賤保製造工比無保時之工尤形減色吾於美國所保之製造不能不慨然也有時美國齊行罷工蓋虧累者甚多故激而爲此舉縱稍有效果而果之結者甯無落實之時在瑪斯出色邦有絨製造布製造非皆出產蕭條者乃往往一家數人

權勢之人多以壓制工人爲主

欲保製造有時需此工有時不需此工工人之價値漲落無定

多不足於食無論男女均當出任工藝非胼其手即胝其足終日疲苶類草草之勞人復有數邦其間之男女老少皆日溺於苦工之中不知有宴安酖毒不知有游蕩荒嬉以飢欲死而非飽欲死過任其勞者則有之長享其逸者則未也凡此須憑權挾勢人多志在壓工所保之製造工人無足自壯但以爲大戚以外邦之工時有互來角逐相爭相凌之事此外復有一意亦不利於工令其長吁短歎者所不利者何汝保彼一製造外人誠不能來然而本國有時以爲急需有時不以爲急需有時當銷而銷暢有時無銷而銷滯信若此則有時於工人招之使來有時於工人亦麾之使去矣工人之忽有價値忽無價値者壞在外貨已裹其足相率不前故工人於此中卽受隱害此外復有一事使工價不能到底因中有不保製造而勃然興者得能有斯須此工夫多而不形其局促者而後可進亦復可退時止亦復時行譬人家之中落累於食指之孔多旁有鄰人欲謀奪其屋產者而是人爲一家之主田園無恙故址猶存任鄰人之

保商多主緩免而不主速免

律法所定者不難更改以適於用

瞰其室指日可以振興矣但兩袖淸風者稍一失意即如窮人之無所歸耳保商者奈何不使工立一退步而竟以保之者爲得計乎

第二十章論斥退關稅宜速不宜緩

前已論保商者之昏迷不省當救其失而不得固執其前非矣然現今仍有人言謂關稅不能驟免懼本主所用之錢一時不能償完驟免則彼等以後受苦無算緩以圖之者正如局內之觀棋徐進一子乃以豫算後著之所在而緩攻勝於急攻也此在人言固有如是之立論者究之保商果非公正之舉立時即退似芸苗者之於非種恐其亂苗但鋤而去之可矣何必緩免爲事係律法所定者今變其律法以改絃更張其道固不難而第求適於用而即止猶之國家進一佞臣知其佞而不拒之於門外曰吾將有待而俟諸異日此惡惡而不能去者之所以釀成大禍也然則免關稅者何可如國家之容佞臣要當似農人之鋤非種論英國以前之舊規凡無事人往往得兼差如狡兎之營三窟若免

均平則盡人得富而無所缺

立免關稅則受害多在權勢之人

有人論斬狗之尾日

此事後當照還彼等之欵吾謂此實侵占百姓之利殊不合於事理何則一均平斯盡人得富盡人皆完其願而無所謂不滿意之事亦鮮無功而受祿者或食志或食力不聞食於人而爲腹負之將軍也如今之鴉片煙禁期在卽希圖實行但欲免煙患卽不得不算在前之舊賬夫惟忽免關稅似上水之船祇有前進一不進將退至無所底止關稅速已尋常人不大受窘惟有權勢人則受害實多苟雷不迅風不烈徐徐見天象之變於是彼等據高位擁利祿之人正因關稅之緩免而非速免大可卸肩於百姓之身徐免者有肩可卸而立免者則無處可卸其仔肩也倘緩免夫征稅斯營商之人卽失其恃懼貨物逐漸而賤彼將苦不堪言如殺人者之以梃與刃死卽死耳所最可痛者不以梃與刃殺人而拘囚幽縶之使介在不生不死之間此眞有寃無可訴矣獨立時免關稅則苦後隨卽得甘先爲欖之苦後爲蔗之甘苦亦何害不苦中苦焉能爲人上人也有人論斬狗之尾日割一寸尾雖斬盡而狗仍行所無事不必召瘍醫

割一寸於狗毫無所傷

諸凡立時降災之事皆有損於富而無損於貧

富戶設策多收來時價廉而售出大獲其利

以視狗病且狗亦得效雄雞之斷尾而免爲犧焉立論若是其能不貽笑於旁觀哉又有謂驟免關稅大傷小貿易之心然徐免而權勢之家即多機械巧詐之法其用智斷不兆災於一己而嫁禍於百姓剝民之膚彼不見民之痛恣己之血彼始以爲切近之災也即如凡有災難如火災水災刀兵災種種之災患猝然而至皆富者深嘗其滋味而於貧者無大愁慘之事人何但爲富者謀而獨不爲貧者計乎若是一國錢幣因紙幣發現漸即賤値彼有身家者可於此中先發以制人不後時而圖事令百姓受貨貴錢賤之累貨物貴而工價賤於此等百姓雖大有礙於此等富翁却無關係妙有全策鬭其心智以角勝於商場也其富戶之設策若何彼知貨物緩緩貴收來時可以價廉者售出去可以大獲其利所謂糴賤販貴富者由是愈形其富貧者由是日見其貧小人近市所以多誑言而氣愈囂也蓋錢幣賤而歷久始貴亦復百姓隱痛鬱而難伸因彼等倚估聲勢之徒不使工價遽大將此錢抵算工價貨物雖緩貴而工價格

錢幣逐漸而貴於是虧空者更覺拮据

證之國債苟立征錢糧不必借外欵而富者必多出貲財

緩征者有如月攘雞其弊仍不能剗

保商者以爲保物兼保製造忽免關稅則百姓受罪不淺

外日賤若錢幣逐漸而貴凡屬積欠虧空人之算賬更覺艱難此皆不利於貧者風雨漂搖無端被鴟鴞之毀室焉得不歎未有室家也積財之人知賤在今日乃於明日播弄之使貴以有巧法變化無窮使人暗爲心酸而不能問其罪猶百戲雜陳幻人心目爲之登場而顚倒故事須速而不可緩者此也譬之國債需錢苟卽時征錢糧不勞商借外欵則富有鉅萬者多出其貲財一用借欵之法而後無一不使百姓賠累民亦何辜偏逢其厄惟立征視人之身家若何卽按數而征以多少無可躲閃亦無可挪移若緩征者不爲日攘而爲月攘則同征百姓之口糧朝無饔夕無飧將槁餓於空山祇許其食薇蕨幷糠覈粗糲而亦絕之彼惟坐以待斃耳暴征則所出多在有餘者緩征則百姓之受累甚鉅苟有此極速而且便之法行之於世風疲敝之場斯富埒王公者卽不願與立戰事無如保商者言忽免關稅生意將大受其害須保物及製造人之虧耗爲是然而若疾風快馬爲百姓者卽歌功頌德於無窮鰲戴山巔夫固不自知

苦不盡者甘必不來立免關稅苦中未嘗無甘之時

謂關稅不能卽時免者其說多不足信

貨物斷不能白送總宜自作製造爲主

其重也於此見關稅忽免雖各種製造壞而其後可以銳興壞之者不足爲懼而興之者自卜其成也雖在前製造業已閉市而以後不辭勞瘁辛苦備嘗是卽仁者先難而後獲之義雖不居其先獲不能見於後苦之盡者甘自來立免關稅者百姓之苦究未嘗無甘時也倘緩免則百姓所謂苦者非一朝一夕將困守於數年之久小民能勿寒心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良可悲矣且百姓驟然疾痛之在身旁觀或有發慈悲之心動惻隱之念而解其倒懸者至於屢遇其困長在縲絏之中人視爲習慣亦無復解其桎梏而助其困難以是觀之速免關稅之後幷不見得有製造生意人歷千辛而嘗萬苦彼等之說不足信也彼等謂關稅卽時免而製造局內各樣之工程卽疲而不振蹶而難起誠未必然亦姑妄聽之已耳又有謂外邦之貨物都來奪我我何能起而與之爭卓氏則言貨物如何來總須核算底賬斷不能盡純粹之義務而輕易送來且以歐洲之大而且廣亦不殼送終當以造作爲主何得專仰給於人之送卽有

本國之保護商如龍斷者之成獨業

送我一二製造者然以此衡之天下人天下人未必全送製造責人爲牛負重致遠以供我之食誤矣以美國之用貨物多天下安能悉行捆載爲布之抱爲絲之貿爲肩摩而轂擊卽可拱手而責天下以必償凡有無數外貨來我等做製造貨可以執賬以爲準以全恃貨換貨非恃以錢抵物也論眞理我等製造五份之四無甚可保者此五股中祇有一股可保幷保而仍有優益之處以本國因保商而成一龍斷之獨業者如於關稅事一免卽免令人猝不及防則此中龍斷人有不能如左券之操而有攖心之痛將專業亦變爲泛常矣保商製造每用二等機器優等而非最優等免關稅則不保商而强以用最優等之機器以與天下爭而偕英國鬬風雲變幻鳥獸爲之驚散人馬爲之喧譁者乃商家之鏖戰以有爭競心也於此觀世界之發皇總以大其製造而乃勃然興料一廉斯各製造於是乎有興象而無敗象貨物公道可以轉售於外邦前因料之貴其間有未易付之外邦者今可幸無此慮凡有一製造受禍而未得福者

料貴者未易售之外邦料廉則無此懼

關稅免則生財廣而製造亦見其暢

美國商界稱天下第一可以占英國之先

必此製造內有不合式之處操此者多係非分內之舉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第視乎欲之能償否而不得於不當欲者而亦欲之也關稅免斯生財愈形其廣製造更見其暢各種龍斷之事由此不見卽或有欲成其龍斷者而萌蘖偶有發生亦爲牛羊所踐牧而成濯濯之觀矣彼龍斷者利益既退於是生財多而百姓樂其樂亦不必憂其憂矣美國所行之製造凡各地人皆有其貨物其船亦復通行於天下隨處埠頭俱樂登其岸而涉其舟由是美國之商界稱天下第一可以占英國之先亦可以免諸貪贓之政贓政去而凡百保商之害卽除古語云堯舜在下斯桀紂在上得逞其所爲若堯舜在上桀紂雖欲行於上而虐於下恐亦不可復得其卽免關稅之謂而無容汲汲於保商乎

第二十一章論彼等通商之論終掛一而漏萬而未說到底

論通商自由事平時人但說到此地位而卽窮於口且別無可以再伸其說者然究未窮極其底猶漁者之取魚疏網而終異於密網也我於此已看破保商

通商自由人論到此地位者卽不能再伸其說

流俗市井之民多深信保商故其說易動

通商者之論保商者之弊其說亦似是而非

惟正理始可以壓制曲理疏忽之論其中必有缺漏

者之迷津浮海以遊不無望洋而歎非但不能爭一國之財且未易使工價大此直阻撓生財龍斷貿易以害百姓之舉耳保何有哉然我等顯保商害衆雖敝其舌焦其唇於此事極爲留心考其實亦無甚大用人屢如此說說之亦不爲不詳而誨者諄諄聽者依然藐藐吾卽推波翻瀾而不竭奈翻覆多端於事無補何蓋流俗市井之民大略深信保商而無疑現今統論此事而其間多有窒滯泥而難通者固百姓堅執保商之說而不動因遂以不保商之說爲不可信矣其不信之故在何吾當舉一問題以望會心人之解決通商者言百姓信保商乃受把持利權獨當一面者之敲詐蠱惑而遂聽其左右之此說外似是其實不然鄰有失火者但爲之撲滅而不勸其徙薪猶得半之論而不解釋者殊多也夫惟以正理對邪理以直言壓曲言其後可以獲勝而有以自立於不敗之地今之不能獲勝於保商者何哉諺云相題行文題在此而我但於文中敷衍門面未能直抉其所以然僅贅其所當然語不驚人中多疏忽將何以求

保商既阻生財且開龍斷之捷徑

不論到分財不得謂之窮源竟委

其勝而不敗又何以使百姓與工人皆折服我之說我等論到切要之地位不過謂通商自由可以多生財亦可以興智若保商則無往而非力阻生財亦無往而非開龍斷之路立言至此如黔驢之技固已窮矣果如所言斯生財多其攤派於工價者宜見其多譬之源頭之水長流不竭豈未久而即涸耶乃明明當豐其財者偏虧其財蓋暗有一意令其財之不多中有阻之者財於何而充足也彼自由通商者之口吻無非以保商既有害於財之生復以成其貨物之貴如免關稅則百物雜陳衆流奔赴不止一勺之水彌見五都之通財之多者貨物未有不廉其道固利而用之者然觀其後效既有限大衆之所得亦寥寥無幾世或疑語言之盡屬虛妄不知題旨雖揭而道理未伸必須論到分財之實際而始謂之窮其源尋其委焉人何昧於此而嘵嘵不休卒不知眞理之所在但辨論以爲美乎

第二十二章論言通商者多有缺點因留其有餘而語多未盡

關稅免利興而弊以剔

製造興而工價稍昂亦由於同行之集議

暢興製造必賴有新機器而製造乃發生無已

工人問之通商人通商人亦無辭以對

前已言免關稅而龍斷之事日見其少製造亦由是充物無已矣種種弊政贓政亦除之務盡不遺餘力矣關稅誠不可不免而免關稅利以與而弊以剔惟未識能興工價與否是當再觀其後而不可不細爲審查者吾且證之卓氏之言卓氏謂一時可以興工價因製造興需工人必衆且同行集議而價亦稍昂大雨既霽晴日初升然未幾日升而天旋黯一時之晴無補連朝之晦也故雖興工價而工價未能大興亦未能久興以關稅初免勢必通商而不保商於此可以暢興製造恃有新機器而製造悉行發生惟從頭以觀工價誠興而結尾以算工價亦不大興此實通商者之缺陷所籌立之法幾於條有千而緒有萬逮種因而求其果果爲雀所飼爲鳥所啄半李無存矣夫立法本爲求其興乃求其興者而工人幷莫沾其澤工人因轉問之通商之學士文人向言通商能襄助我者究竟所助我者何在孩童啼哭爲之父母者非但抱之擕之當須乳之哺之念彼工人通商者將若何乳哺之使無啼哭耶其有此問題亦工人事

通商所對衆工之言不過謂生財多而貨物廉

英國雖改良而工人仍不沾實惠

有各種會及各種新法或可補救工人而終非切要之論

理之常而不必以爲怪異及觀通商者之對衆工所言一則曰生財自此多再則曰貨物自此廉舍是卽無可以對答工人者然而工人屢見貨物多彼等之匱乏如故幷未見大充其財亦有時見貨物廉而彼等亦復難於餬口通商者以此告工人如所言之不驗何且遙望英國實行改良亦幾幾乎無關稅而工人不決其踵卽枵其腹不蹙其眉卽槁其面略沾餘瀝則有之究何嘗有拜領厚貺之事且衆工中之偶有餘利者不過專倚乎齊行罷工以爲屏幛以爲藩籬究與免關稅無涉亦或有不飲酒會或成立一會使工人不坐守於此而轉移至他處工人可漸形其少以及舉行教育感化羣倫此皆可有一二之美利者推之著明律法刊布章程不許婦孺嬰孩之做苦工亦兼可創立一新法令製造局之工人講究衛生以免受汚穢之氣以上所云或於工人不無裨益謂爲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例之王者之採民風而問民俗可也至於通商殊不見有佐工人之事雖已破此翳障前居於黑暗中如披層霧今立

美國之工人無心免關稅以不知眞理之所在

言免關稅多生財工人仍莫名其妙

於清朗上而見青天深知大公司之保商所謂我等製造盛我等工價美者俱已洞覺其非是而視爲荒唐無稽之言但美國之工人亦無心於希免關稅蓋無智以爲之樞紐無識以爲之綱領腹有詩書者氣自華一丁不識其理安明乎在美國有聰明智慧之工人看保商無效看通商亦不見有大效窮者轉爲富塞者變爲通斯工人即蹶然而起至窮者自窮塞者自塞彼衆工將何以有熱心而無怨言爾等但能言免關稅多生財即長言之重申之工人仍瞠其目杳無見聞也苟參透其實在令愚者一旦豁然而貫通顯明工價之於何而大使彼等各有希望之心而事乃濟工人爲有不果腹而嬉解頤而笑者無怪乎前者之血冷而今者之血熱也不然即無知識之野人汝但示以生財多百姓皆欣然有喜色而聞之心動惟動其心卒無以見諸實事喜其暫而不喜者其常也驟觀之則可令其信細閱之不免生其疑不得以驟觀爲可憑遂不細閱也在美國英國有興世亦有敗世此敗世非僅驗之於一地一方即一國亦復

通商使生財發達彼等或以爲受累由於未探秘鑰之故

不勘破眞理者如剝蕉而不抽其心

英國雖免關稅惜未在製造上著力

有敗世特無如平時人謂生財太多市面遂形其疲敝以爲各製造局之物件雖多亦無大用此固以生財多爲敗市面之根基者究之非生財多之爲患乃百姓困於貧無力以購物耳謂世之敗累於財之多著妄也若或通商俾生財稍形其闊達彼等又謂此係爾我受累之胎故多以生財暢爲不然而以生財不暢爲無礙猶之一最要之秘訣旁觀無鑰以探之有徘徊於門外而終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耳是處財愈多百姓愈困近百年來有各等之新機器而百姓仍咨嗟太息若負重任而無息肩之地者殊示人以莫測而索理無從此何故哉由不能勘破此理而終多隔閡之勢如剝蕉然不抽其心但删其葉其數重之障難除也然則百姓之不信免關稅者失於在上之人每不能澈底以說隔皮甲之數層搔癢者其何能透前數十年英國亦曾免關稅惟免關稅多半在食物爲重而非在製造上著力謂我免關稅即免汝之食物此最易顯明而無勞過於探索者然英國免關稅後亦未大顯其菁華而炫耀其光彩故英國關

世人處專制則繫念民國及得民國則又苦所望之不能償

百姓人等但見富者富而貧者貧遂疑免關稅之無濟實事

稅雖免而他國之不大注意者此也但當今之時百姓蠢然欲動非復冥頑而不靈其急於反噬之心歐洲各國蓋將至叛亂不服之地人謂小人有勇而無義吾謂亦貪暴者激之使然木之斬竿之揭一發而不可遏者豈無因哉百姓見生財我等無大利藪當生財多而即聚財者竟不聚財而散財出言不中誰復以爲切當之論凡免關稅百姓屢失望而不已油然作雲者必浡然下雨而始貴如作雲而不作雨民將何以勃然興之哉世人處專制之世深以民國爲幸及脫專制而得民國亦復稍有缺陷者因所望每不能償遂以眼之穿而爲齒之冷耳世有言英國免關稅天下當欣然以從乃非特天下不從而更有人欲復興關稅亦可見百姓之順逆道在上之所感應者如何汝等試往美國對工人言生財多當於爾等以後之工較輕而易舉爲問彼等能深服其言乎亦聞其言而漠不關心乎彼百姓人等但見富者富貧者貧於彼等幷無大合算之處望我后之來者將以求恩澤也我后來而澤不降彼等復何所求而能從

美國有因貧窮而爲盜賊顛狂之事皆屬萬不得已

天下事多壞於不均工人之窮亦由於是

之如歸市乎有時齊行罷工工人較覺其便然尋常泛泛之工其覓食仍復不易彈長鋏而歌無魚者固相望也他如特別專門家可以多獲其利似腰纏十萬者騎鶴而下揚州第非專門家而其所習之工藝亦無可寶貴縱晨占鵲喜夕卜燈花徒懸其望而終不實在美國之貧者多爲盜賊者亦層見疊出以及行兇顛狂之徒與急而自盡者多不能免無他有迫令如此不得已而爲之者非盡禮義廉恥之喪盡也亦勢所必然耳即美國此數端以例其餘可見生財即汗漫無窮工人仍窮窶如故美國之衆尚有因一飯之難而餓莩於道者不均之害其意可微會矣夫縣令下車出一告諭囑民毋得妄違民固受命若嚮矣但民雖受我之命而我必思應民之求斷非空言無補者所能謝其責今衆口同聲云免關稅以後即美不勝收言在是而所應者不如是此鼓動人之難而失言即猶之失信駟不及舌世所以爲出言不慎者戒也觀美英兩國貧窮者之多而使人有不信民國之意所貴乎民國者以其實行共和也至託共和

五六百年前英國無新機器多有不適用之害

現今英國較昔時更衆而貧窶者仍不能免

分財不均斯生財漸少荒樂之害可爲殷鑒

之名而行專制之實人又誰爲民國奇英美其已往事固有彰彰可考者在五六百年前英國無最良之機器與中國相似多用手作而不用機器作所用機器皆係苦窳之機器同古之帝王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其器每不適於用耳機器既不美斯各類之器具亦屬粗而不精生口少而庄家亦復無多然有相時之人觀數百年前之時事覺英國此事不爲不茂生日盛但此中苦百姓昔時比今時較强工亦較形其輕生財亦較爲順利遠異今之窮難舉火者有朝不保暮之形狀貧者少斯餓莩亦杳不復見於世矣唐世凶年醉人爲瑞若非凶年則醉人不足爲瑞而途有行乞者是誠可爲詫異也近百年來新機器之發明不少而財生者民多窮死故人不復繫念於免關稅苟分財不均卽生財漸少依然工人未得其巧而得其拙富者固不減其富而游惰者且多於昔以志在坐食素餐者舉不勝舉流下忘反荒樂之禍亦不暇懲矣世界雖多生財之處但身處其境生財多而分財者究不能齊必出於自然免關稅爲要生財之

保商者之言多似鑿鑿可據其實不然

百姓別無他望祇有工卽如願以償

收成與烘晒皆係工作一事可經數手

道其路固長第不均其財而路斷矣僅免關稅有何益乎

第二十三章論保商人之權力何在

保商者之權權在國與而不敗然國雖與而信之於己借以誇耀於人令聞其言者似天花之亂墜頑石之點頭而百姓固猶頹廢而不能振作也夫與在國百姓仍不與工人復無法可設時有閒人終日袖手其將何以佐其銳氣而奮往其前功與時既有嬉游無事者而敗時之形狀更可想見論理國之富者民亦富而民竟不富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多牽掣有難合者百姓殊無他望得能有工不至坐曠其時日卽爲如天之福而喜出望外勿笑操豚蹄以祝者之預卜豐年也如是之望工懇切急於星火則有工者似在天堂無工者似入地獄保商亦有需工多者而所成之財少所以願工多如農夫於揷秧割稻之後正値秋收可以償力田之所獲迨無端田中又逢陰雨於是前之所收所獲者當再烘晒而免燥溼之患向收成者工也今烘晒者亦復工一事也而左

通商生財較易之說工人多不肯信

保商以爲保製造萬不可使外邦人攘我之利

之右之先之後之俱無一不倚賴之於工工人見工多借以大伸其力雖奔走而執鞭亦欣幸而就道蓋所思慮而躊躇者無工足以自娛卽抱痛良深若有工則卽沾體塗足而亦不惜以作庄家者旣雨復曬由陰而晴往往驅遣工人於一兩次工人以爲我雖勞而我不覺其勞反覺其逸絲之亂者吾就而理之可耳故工人每不愁事之多而愁事之少苦莫苦於局外樂莫樂於局中工人何幸身處局中而不爲局外人耶所以彼等言通商生財較易工人聞此言而多不悅懌但以工藝瑣碎朝夕承命爲幸縱通商者責保商之無益於生財徒工多而少所成就然在工人殊不怪保商之失算舍工多外毫無專心致志之處而晝夜焦思旁皇莫釋者工耳凡屬興旺開創之國皆需工以成似覺工大有獲益之日及證之此時新拓之地多不論保商通商人所持之論論至於如此卽有小利益而無大利益通商者之言已約畧可得其微旨矣至保商人之立意覺我等保製造不允在外邦人謀攘其利我等當地人可一鼓而擒如捕

論保商之害彼以爲語多不實不如工歸製造爲主

人非眞樂爲工實欲以工所成者而得財

做工者并不能得財成財但以工換錢

魚者使其盡入吾網外人之漁舟斯空設而無所得凡爲此言著此論者宜工人奉爲金石之言而仰爲精實不磨之語其信之者信其語之入我耳有可以動我之心也但我有一問題耕種田野之家固志在豐收慶倉千而箱萬矣第彼之深信保商果於保商能實驗其優勝否其購物先貴其獲利何存汝輩即著各書苦勸作庄家人論保商之害而作庄家人則言習我本業者太多不如使工歸製造可以令我獨致力於農雞犬一家歌呼爲樂非徒臘酒迎新年矣可見作庄家人不欲世人盡屯留於庄家之中而望其盡歸製造然後有田園者利益可愈形其巧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私之一字則衆所崇拜而勿違恕之一字則世所厭聞而若忘須知人非樂於爲工乃惡疲勞而喜安樂欲以工所成者而得財今日左斧右鋸異日可玉宇瓊樓實倚工而樹財之的也惟是此等製造做工者并不見得財成財但得以工而換錢未見有大製造能出其手不過恃阿堵物入我之彀而完我之工其先不知其理由至後方知彼等之需

有工人若無田地斷不能空中取物

霸佔地者多代作工者得錢一行交換其弊自消

工非需工乃需工錢也工人不問乎店舖市場之興不興與其財之成不成第以償工錢爲幸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蓋聚精會神於錢中至成財之事與工人漠不相關彼亦不復從而過問凡在製造貌託爲菁華之國大半工人僅作工別無餘事工之成財固賴工然亦非有菜蔬之場不足以奏技大聖謂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亦深以學稼之無用如老農老圃方可有成也使有工而無田無地則欲於空中取物其勢良難何勝手無斧柯之歎然則有田園者不懼無工徒有工而不得地則甚大可懼而終成捕風捉影之談因知爲工者無不仰望占地占田園者之鼻息而順承其眉睫狗之搖尾以乞憐亦如是也凡此寄人籬下焉能拔幟超先彼等之代有地者作工以得錢固已論其大概足使人一目了然於此見交換也者乃物換物而錢爲界一得界卽售物不難人以得界爲要其得錢有似鄉人之驟得暴富易其布褐布衫變爲重裀重裘覺物去而錢來世間蓋無有如此樂者人固愛物特執物以與錢相較則又爭舍

人雖愛物若執錢以相較則又舍物而取錢

工人全恃技以存活舍此則技無所出

工人多而主人少然工人多哀求主人

計學家亦主理財富國之說歸

物而取錢凡人皆然卽細推之工人亦莫不如是夫子謂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若工則不在士類固不志於道而志於錢其所以工人視錢爲大目的者覺貨物所得之錢可以留而工人斷不能留一日不用其力一日遂失其工工人將無以度日而塡於溝壑之中矣可知工人恃技以存活有技而無處可用則卽不足自存而有途窮之懼夫子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工人亦小人之謀生者耳既不能耐其窮又安得不以窮而濫彼有工而無售之地沽且未可必而何論乎善賈且工亦非强免所能濟事者以工人多而主人少我未敢遽奪工我祇得哀求主人賜我以工而我始有所依傍譬我無戶牖無堂厦僅藉人之戶牖堂厦爲託庇一身之資耳故工人之氣多不壯而身所受者每有難言之隱僅附主人之末光以託其足無怪以後之衆工卽仰望主人翁爲護身之符而歎其被恩之廣大如在高天厚地之中彼以恩爲市而工亦感德靡涯權在主人不在工也凡此計學家長於理財富國者亦每言本

功於本養工故人多食本其餘茫然

爲主人者多行婦人之仁而斤斤於小惠

一有反噬大製造家輒謂工人之以怨報德

不造工者財多爲其所屬工人猶之拔牛之一毛

養工故人多半坐食其本如世人興大製造於此地通衢大邑特創一絕大之製造似不難保全無數人猶古時賢大夫以乘輿濟人而當時誇其養民之惠也夫既有大製造出斯全衆得以奏其藝如市恩而羣受甘露之味西江之水焉且此恩并非泛泛之恩直似華嶽河海之重其仰望之者蓋占多數而非少數工人既同有此心於是主人行其婦人之仁更自鳴得意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富翁坐擁萬金婢侍於前僕立於後因不覺增長其巍巍之狀態蓋婢僕尊崇之而已亦傲睨之也細觀此等銅鐵之大製造家以爲我係慈善人百姓當拜我之雨露感謝不暇如澤及枯骨者然故一見彼等集議罷工不覺怒形於色憤作於辭謂此等流輩如國狗之反噬不以德報德而以怨報德猶以桀之犬而吠堯耳然則工所成者比工所收尤夥明矣主多件少乃工人錫恩於主人要非主人被恩於工人也已不造工而財爲之屬工之所分者有限第同拔牛之一毛耳彼主人既積其財而獨不肯大散其財主人之恩果何在工之心

外面保商保工人按之內容則不實

工人祇求謀食於成財絕無關係

領主人者又何存皂隸者工指揮者主人也爲主人者何幸爲工者何大不幸乃爾此猶曰工倚主主養工也其誰信之在各國莫不以爲我保製造如銅製造鐵製造等類我等可以興其業使此輩窮而無告之民各相感戴膏澤而不已故於外邦貨之來者則却之時使我本國之工聚會精神於此中自朝至暮手不釋而肩不息焉如是則外面似乎保商保我本地之工人信王制一書所言無曠土無游民樂事勸功誠於保商保工有切合者人之所以昧然於保商阻遏成財之理者卽誤於觀其外表不觀其內容而其注意之專門祇在乎有工無工作不關乎成財不成財蓋無工則謀食維艱成財則返躬何涉中庸謂來百工而財用足此猶指交通互市而言今非交通亦不興互市之道工之所爭者在工非爭財之所成如何成已而已成物何有焉每見富貴之家爲好大喜功之舉大興土木繕造門庭不免有脩祠宇輝樓閣等事其糜費工夫坐耗時日以有用之精力而置之無用之地在節省經濟者或覺其太過而其中固

工人但有工作幷不問事之有益無益

有機器時工多不敷得每日做數時工夫卽覺有餘

松臬亦號通商家然非眞能通商但知關稅之不可不免

松臬之言深覺關稅之爲害以爲與養三軍同

有微意寓乎其內以工人從此不閒日有工作其工之有益無益彼亦不復過問但聞伐木丁丁之聲卽有舉室嘻嘻之色齊行之人大都各懷私意需每日做八句鐘所訂之規則如此蓋因現今已有機器工多不敷得各人減做數時工夫卽敷而但見有餘未見不足此以洞悉保商之意欲工多欲本國之工多彼保商人之意旨與百姓之意旨如出一轍百姓聞此語焉有不開其笑口展其歡顏者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保商者則固子面如吾面焉念彼保商莫非恃此爲煽惑人心之計雖然卽保商而窮其極正不得不謂之昏迷也有松臬爾先生其人者當時號爲通商之士但其通商係假通商而非眞通商彼常欲免關稅謂關稅乃不公平而最闇昧之事語言正大似非齊東野人之談而微有不平則鳴之意其言曰關稅猶之養三軍養一國之兵悉引入於軍界苟合全衆不爲藝徒而爲兵斯工人可不至缺於食而有事可圖若三軍之士卒棄其行伍執其準繩移軍界而列入工藝之內則將與衆工互相爭勝其何以堪

松臬將彼等保商作以矛刺盾之法

松臬之言蓋爲平時流俗人而發

戰事之來百姓以爲有工可做所用之物件甚多

如其言是廣爭工之場未免有害而留做工之路未嘗非利矣松臬爾所言固不以此言爲然也松臬爾又言窮人及有罪者宜不令其爲工彼一爲工勢不得不與工鬪以及有財者宜不多做工因做工多占據工人之利再者工人之於工藝當無所用其熱心須工夫輕而且簡方可長其工而爲工之福如或有房產損失以及刀兵慘殺之舉亦皆使百姓居其優而未必處於劣本不利也反以爲甚利本有損也反以爲無損如松臬爾先生所言乃將彼等所言之保商以其矛而刺其盾令彼等無可置辭松臬爾所以爲是言者蓋因平時庸俗之輩每深信此語而無疑縱或告以眞切之要言亦若耳無聞而目無見非理之事自明眼人觀之則覺其非而自盲眼人觀之則覺其是迷途未遠但無解問道於盲者之迷而弗悟歧者偏以爲不歧也即如遇有戰事本主凶而不主吉其象岌岌可危乃百姓則覺有工可以效其勞並可足其用源源而來其在是矣推其喜戰之原因要非無說以處此由戰時所用之物件既多而不可勝

無識之徒既不願監獄人爲工更不願三軍爲工立論多近於左道

但有退步何必畏首畏尾急於散軍

舉且易毀壞其器具需物也安得不需工工既需安得不惟工是問彼等視天下事蓋無有大於爲工者其工之勤甚至面垢而亦忘洗衣垢而亦忘澣雖以毫無知識之徒亦不願監獄中人起而任工程之責以及爲瓦木之工均慮其與我等百姓互鬭勝負必使三軍養此等烏合之衆令勿厠身於工作之場凡有監獄中人既訂以罪罪人不得爲梓匠爲輪輿以是主人翁即不爲工而工人則私心欣幸喜其廣集衆工一呼而百皆諾一招而下悉應吾等甯從其後得以果腹焉此眞於松臯爾先生所言有形容如繪者卓氏以爲如是設想近於如醉如癡而彼等則視爲正當之理徒使工人有途可循有徑可步幸得免於游手矣然果有進境而亦有退路彼時卽無勞散軍亦不畏監獄人爲工更不必用重價高懸之器挾以必行者彼縱行其所不得不行何如不要挾者聽其行亦聽其止焉今之現有物件因彼視爲可有可無於此等器用置之不甚愛惜之列彼所不需者而我始致力於工得免無事之累此究不足爲法且亦

通商人之留一二關稅蓋卽爲此

社會中人多各執一是其論多有不合

碌碌因人權寄於他人股掌之上屈者無時可伸爲故夫自命通商者多留一二之關稅通商若此於事安濟謂之坐井以觀天誠哉不謬若松臬爾先生所云其明證也以是信所行之淺法不足持久免關稅者全免則可免其重而留其輕未必果能掃除諸弊凡請輕之以待後日者皆有名無實假此以掩飾人之耳目耳其他如本養工之說松臬爾亦曾提議及此旣以本爲可以養工無怪百姓欲以本國之本養本國之工且謀大興其製造以防外貨之角逐苟不直揭其所以然故多沈迷而毫不省察也

第二十四章論事在兩難之間非觀一面所能洞悉其本末

我等已論至挽救民困使民得脫之地位將以若時雨之降令民悉慶來蘇也乃汝等言社會皆已至此優勝之境各有一是各執一說按其實究尙未論到切實不移之眞際無論甚社會大略皆然何以言之如爾旣言有新機器論事理之常宜工夫輕而不取乎重貧困之家向者見其苦而今可由苦得甘矣乃

機器多而工人仍困觀此情形可以想見大槪

論理宜有機器工人富而工價長要之終歸無用

自花樣新而機器多有不合用之懼

貧困之患非獨英國爲然卽歐

不解以後工人見機器多彼之窘象更加倍於前所以爾等察看工人欲力阻機器其意謂無機器我或可以多工今有機器是馬無羈勒不勞御者驅以行將徘徊於道左矣雖然機器之用生財較多仍有分財不均之害多而不均是猶未引人入勝而不能高踞其巔猶行道者之登部婁未歷泰山也宜有機器工人富工錢長類於病者霍然之日有起色雖用本而美利要當獨歸之於工以本係自然而然未能龍斷者本爲活潑流通之本非如地可以龍斷於其上暗以占據而變爲膏腴卽以機器而論其中亦有龍斷者然機器爲獨門他人不能作及後仍可以至均平之境界論至於此機器宜使全衆之工皆占其美惟恐其後一變花樣一新舊制全改則其間未嘗無憂患寓其中也然則雖論到如此而終成莫須有之事工人猶是傴僂足恭頭低不昂眉蹙不展無所謂樂以忘憂者蓋財之分者不均財之多者無濟由是英國之各工人恐將僵立凍斃曳於泥塗之中而莫能葆存其身非特英國如是卽歐洲各國亦莫不如

洲各國亦莫不如是

養尊處優者多爲己而不爲民

工人稍優者多恃齊行罷工此外別無他技在前英國不許婦人小孩掘礦以定律法使然

是雖曰機器大興彼等之終日勞碌不見從容者仍如昨也此境之難堪殆較之野人居於生僻者更形其瘁美國縱尙未至萬難之境然來日不免大難矣現今養尊處優者居則廣居食則兼人之食觀其庖則有肥肉驗其廄則有肥馬而民之有飢莩固毫不動其惻隱之心也雖生財極易仍復不行財僅見於高官厚祿若而人不見於形容枯槁之工人也此其間可作兩面觀且作兩人辨論觀其一言機器之用在工人工夫之輕而工價之多而無量又一言有機器而工人仍窮機器適足以損工幷不見其益工兩兩相辨於此可以顯然縱不皆工人爲此憔悴之狀而大略工人有同病相憐之苦憔悴者多而不憔悴者少也工人之稍優者多以齊行罷工而壯其外否則即落寞而無生氣但欲以此復其元氣恐不能矣元氣之受傷者久平其創而還其本質非旦暮所能爲功在前英國有婦人掘礦非因機器省工乃律法不允用婦人未可干犯國忌又如小孩不允掘礦非機器不能免工亦多由律法之所訂而致故一觀兩

百姓之苦樂不在生財而在分財

分財不均實壞於地之肥瘠一例輸租

卽海島可以觀主僕之遭際

面而後知不能觀一面以決其得失鏡以觀人然不能裂剖其半爲半面之粧卽稱爲觀我觀人之眞相也通商之道亦何嘗大異於此據理通商則百姓得享其樂如釋其重負而逍遙於無事之天百姓可以爲長樂老人矣乃百姓宜享其樂者偏不見其欣而見其戚非在生財而在分財分財稍有不均其左跋右掣之狀殆不可以言喻苦樂之有霄壤猶天地之大而人有所憾通商自然形其利機器亦自然形其利似可以略免苦工矣但此論理之常非論理之變理之常者宜免苦工理之變者不均卽不成耳惟人僅知分財之不均而未知分財不均之由實壞於地上之大有盈歉何以言地之有盈歉以占地者實得其盈而做工者無甚取裁竟得其歉也今特用一比例譬如在一海島一主一僕同心合力形迹雖有貴賤之別而勞苦仍在伯仲之間此兩人始於其處爲工隱寓均平之微意及後事大發現充著光輝主亡後其子卽位奴僕較往日更覺推廣不似前此一主一僕時矣以上固專言主僕也而有地無地之分亦

一島如是一國亦然

民若被主人驅逐直不啻擠之東海之外

與主僕相等豈有地者分其多而無地者分其少地大者似齊晉之邦赫然可畏地小者似魯滕之國蕞爾可憐即使廣用其機器而生發其財究竟歸主人不歸奴僕此僅論夫一島而即論之一國亦莫不然以衆奴僕之涎於財利志在攤分而主人仍吝弗能予彼衆人眞如過屠門而大嚼終不得肉徒自快意而已又如有一海島奴僕幾有萬人而主人僅居其一此海島歸一主人職其事彼萬人雖多無尺寸之土似窮無所歸者然蓋莫不跪拜於主人之前而爲其所屬倘或爲主人者不許其種植各地彼即束手相向懍然無違何敢存非分妄干之意苟復從而驅逐焉直不啻擠之東海而死耳爲問此萬人有何法如鹿之走險鋌其身以冒險而鬬哉於是主人見奴僕不敢與之抗因謂上帝當日所造之地乃屬我者汝等可另就他處我亦無須借重於汝汝其從此辭勿謂我下逐客之令也雖曰生財無地人將何所飽便便之腹據以自奪哉若是通商事來或有各樣新機器依然不見實效譬之强弩之末非臨其鋒任百

事皆歸主人而不歸同伴即地內雜出不已工人無所用之

雖天地有時降寶工人多不染秋毫

主人每留數閒人不遠使開地以備作他日飢寒無事之用

試而亦不快事之歸主人不歸同伴者即地內之欵雜出無所用之利在地主佃戶何從攘其肥農學不完全者姑無論即自命爲農學家實業之事洞見無遺而終爲地主忙不能爲自己增長家私非必人皆智而我獨愚以英雄寶處於無用武之地咽喉爲人所扼制道將安施故雖大智而亦若愚耳世人有言天不愛寶地不藏寶矣然而天地即或降寶亦復操其權於地主百姓不能分及秋毫古書有云儉以足用吾謂百姓僅恃一儉不濟也工人以所得之財日形其少遂日以勤儉爲持家之要而儉亦無救於貧惟中有知心數人與數行內及上流社會之人得交濟其美不能以此例之於工人工人之於本業飽食維艱不勝其苦尤可惡者主人多用其玩弄之伎倆每留數閒人不使開地令其飢餓不能出門戶窮困至兩三日而後用其力以做工斯主人乃得以壓制工人或呼而左或叱而右坐者兀傲立者瑟縮身受其累者夫孰不太息其間也哉彼主人既得壓工之巧法而此等無事之閒居者可以哀求泣訴於其前

機器無害切不可因噎而廢食

主人方始援手從患難處提而挈之於平地其得事誠不易言矣吾試一驗今之世界總宜仰人鼻息無脫略自由時而升九天時而入九淵可聽其所之者一粒之米莫現大千世界富者若游龍愚者如牛馬縱有齊行罷工略助一二然亦無大巧妙之處然後知多生機器多用機器以成財而此等工人愈形其孤立無倚孤立者是失所恃無甘之可同惟苦之可共也更安得有希冀之想不至終絕其望耶我今有一問題然則機器是害而非利乎機器無害也因噎廢食是但知噎之爲患而不知噎當治食究無傷也法之不善者當急早改良未可拘於故步人之根柢全在地今地既被官家侵佔其本亂而其末治者否矣人雖不能霸據機器而於地能割以爲利必均得地機器卽繼長而增高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欲近道者當知所先後大學一書信確有可徵矣如現今有數人占地他人窮不足以自立愈用機器他人愈寄人籬下而愈形拮据凡百工人皆莫得自由斯卽五尺之童亦當謀食其力親任勞苦之工而在壯者可

佃戶之苦似較機器廠之爲奴猶勝一籌

爲主人者獨享其利而使工人獨嘗其苦

通商雖助生財於工人則無大希冀

知矣以今之苦佃戶言似比機器廠之奴輩猶爲彼善於此此後縱多出智慮變巧變幻謀所以策出萬全者而驗之工人固依然窮年困頓上者謀一枝之棲其下焉者卽將如齊人之乞餘往播間之祭也往者熙熙來者攘攘汗流且僵覔食之難有如此倘偶有絕妙無上之機器能自作自造者卽可屏棄工人而不用而工人當以窮餓而終爲主人者更不止飽食煖衣且財充於左府而右庫也但機器究未能到此盡美盡善之地或使工人開一綫之生機然察着斯民生機之不絕者如髮而道途間仍有啼飢號寒者謂通商可以助生財但此財所出而所補救於人者從於工人無望如天下悉行通商各樣製造極易成而不用其力財卽更生生而不已惟是時起視百姓驚懼交集非聞雷而失其箸如嘯風而懾其威不以生財多而喜其多但畏其多且畏機器之廣集有如畏虎之噬人畏盜之刼物試問保商到底果能似壺漿之施惠分餉於衆來者均果腹以去耶利在市儈工人無有也蓋龍斷不均之事多利用於主人翁

各様釐捐欲悉行裁撤恐其勢有所不能

若不用各様機器而用手造其財或可以推廣然不能窮及後來

不使外貨來角逐而何保工人既不均平更有龍斷一用機器而緩緩以行之源源以引之其始已得行其術而其後遂本歸數人即保商者未嘗不與此事大有提挈之功也我等不能觀一國之財滙集於數人之手保商誠阻外貨至問其能否阻財之蓄積於私人者自其手中而奪之彼固無此全力也汝等即好行其德將釐捐及各様捐搜剔務盡用作保內之方并以遏制財不聚於數處恐亦有其言而莫得成其實事耳車薪之火其患將至於燎及原野今恃一杯之水以救之吾未見其奏效也如將各種製造若火車輪船電報新機器及絨布機器鍼線機器之類皆悉去不稍存其餘移而用之於手造斯即可以散財於天地間不涸其源不掘其藪但培植佈施而已又奚慮世人指而目之曰此爲庸俗之富翁此爲含垢納汚之市場耶然而操此以往恐又不能窮追其後來且菁華之家亦斷難至野蠻之蹊徑凡欲行事不畏其首者或畏其尾事何以成始而成終兩難之間要當統籌全局切不可執一隅之見而貴兼握其

免關稅者但除一盜而小盜仍伏於其後

最後之盜即佔地之盜不去則後患實多

全也

第二十五章論盜賊拾人之餘以充己之欲借以例關稅免而不免之害

汝等亦頗有志於關稅當免視爲除害馬去旱蝗矣然此但逐一盜而小盜去後其後或有大盜之接踵而至又將奈何吾謂工人猶之孑然一身稍有所得擬即束裝返里適途中猝遇一盜未幾又遇羣盜羣盜各取其所愛此攘彼刼如瓜分然最後忽來一盜將此人所賸之物件如席之卷如囊之括無論物之精粗美惡悉大掠而去此縱他盜力制其來而尙留一最後之盜在有何妙法得覓辟邪之符使之聞風而遠遁此盜者何占地之盜也即此盜以例其餘凡有善華發生炫人耳目者縱製造之無窮復機器之屢用而究使有地者如江河之下搜取泥沙斷不能使無地者亦邀厚恩而波及焉有地者恃在占而無地者祇有工諺云有力無處使即工人之謂非如仙人可於空中取桃取棗神其術以應人之求車無水馬無鞍推者於何處可行鞭者於何處可馳耶卓氏

卓氏謂占地之外仍有數盜蓋指坐食財者而言

遍天下皆盜但小盜而尚非大盜急宜先除盜之魁

爾基言我今日所切實以論者舍占地之外仍有數盜侮弄工人均爲坐食財者亦與盜無異其中有甚龍斷事即大率如是占機器廠占交換事皆此類也天道惡巧而喜拙自世風不古則又使拙亦化爲巧保商者盜也假錢幣以行其私者亦盜也即推之國家之借欵亦無往而非盜也更推之立三軍以養兵亦皆在盜之類也加以預備戰務脩理戈矛罔非殘害百姓之計遍天下皆盜不能無憂但此猶非盜之魁不過盜之小者耳最可痛恨者大盜之地主鑽穴踰牆猶易防其戶宅也至破門而入此殊不易治矣如僅去關稅之事是仍得其半而未得其全除小盜者尚留大盜終不能無後患之來恃删去關稅以爲功其道終有窮時且僅能去小盜而何從使百姓各沾其利蓋耽耽虎視人莫敢攖地主誠無愧爲大盜今尚有大盜之地主在誰爲刺虎搏虎之手段而以之刺地主搏地主耶且吾獨以地主爲鉅盜者何蓋豁免宿弊從而更新之原可以倍其生財但此間爲工藝之工人依然無地而日夜仰望於人不能以自

無地者行同乞丐境況可憐

偶有巧工或成其美盜爲工事仍無成

謂工人戒於酒者此猶非確當之論

已用自己之工乞丐者之見人影隨之而去得其食則生不得其食則死者以供人之驅使不克驅使人也汝雖使工人日成其巧然巧婦之炊賴有米何得爲無米之炊彼工人卽巧彼究無以自空中而取之優勝無不屬地主苟於百花叢裏或露一紅一巧工能得其美如工人皆巧事卽無成因求事者之不能無爭心卽巧於爲工而以衆巧工欲圖一事巧者無以顯其巧巧者適以成其拙自古以來論巧工者莫不推公輸子之巧惟遍天下皆公輸公輸子亦不足誇異於衆耳譬之一國之中讀書者寥寥無幾而有一二之士子服儒服冠儒冠者其價値卽高不可攀倘國內之人無不研究於學問無不致力於詩書士人亦無足爲貴披沙鍊金貴在金而不在沙以金少而沙多耳有謂工人多疲於酒杯中之物惟其宿好苟戒於酒則美不勝收然苟世人皆爲君子均無嗜酒者又覺不奇而泛常矣蓋君子誠當爲而酒亦當戒獨念工人悉講道德毫不奢華無趨於邪者無貪於酒者而工藝必爭至最儉樸極省嗇之地位而後

衆工專事省儉主人更輕工而挾以必行

英國通商者謂關稅免卽無窮人其言亦似是而非

已衆工之得有限爲主人者轉因工人之儉而樸省而嗇所食愈少以此更存輕工之心而初無憐惜工人之意一簞之食一瓢之飲卽陋巷中共仰其賢而貧窶者仍如故讀書萬卷究不逮積產千金也卓氏言我非以讀書尙道德者爲無益實因有學問道德遂隱懷不服之情形而有出人頭地之日百姓之愚頑又何足知大機關之所在猶之人僻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宜其渾然鮮所知識矣胸無實學者不能辨盜之所爲胸有智珠者乃足觀盜之行迹非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已也將於既觀既察之後緩緩而革命革命之事既作而地主爲盜之事以除但專百姓有學問有道德又無足稱其新奇前數十年英國通商人言關稅一免卽無窮人迨其後關稅免而窮人仍見於世豈其言之近於誣耶亦大盜未去在外者既有地主在內者復有奴僕故宜其事勞而功半關稅固爲暴之一門地主尤爲暴之總務汝等試細思之凡事探其原總有自然而然之理地者何乃我生長之地亦卽爲我作工之地我之財源

人取給於地猶草之生於地上而從風

此爲奴僕之奴

此爲方便之奴不須出多錢而人皆聽命

多出於地我惟自地中求之離此一步便失其財其但論地不論害者以爾等苟不占地焉得有害百姓與工人均須於地上得日光無地者何有日光之附求人不如求己求地者卽求之有道而求其在我者也人取給於地上猶草之生於地上而從風盡人皆食地花木果品自地出種之者當以地爲首功之臣卽此以論人之體質亦莫非自地而成者人不恃己之地而僅恃人之地者皆奴而非主也奴有兩等其一者我爲爾之奴我終當從爾之命一鞭一笞俛首屈膝未敢生異詞而自負其氣是以人稀者卽可以用奴僕此其一也至於人多而占地者出凡無地者卽爲奴東西南北悉倚賴於人斯無尺寸之區可以容我插足古有千萬買鄰者無地則買鄰將何所用之我身無所屬我卽不能自由矣人稀則眞爲奴人多斯不須爲奴占地者彼有用奴之權無地者遂退在爲奴之列世言厮養卒曰竈下郎皆非奴而形迹有近於奴者地既付諸汝汝但供彼一飯彼凡事將待子之指揮而未得一意獨斷此等奴固最爲方便

主奴之奴或百元數百元不等且須給以衣食防其疾病

此奴不招而自來一麾而即去與奴僕之奴大有區別

占地者隨地皆可以得奴

不奴而奴謂之置奴亦可

且亦不解腰內之囊而羣同喪家之狗進退左右皆惟命是從矣苟眞爲主奴之奴則宜大費錢文廉者百元昂者或數百元不等主人非徒供以食且寒則給以衣疾則護以病幷代延醫以去本不得不如此若方便之奴雖前一日爾予以食第二日彼即塡溝壑犯霜露亦與爾無涉以非主奴之奴可比不待招之而自來偶一麾之而即去彼所謂奴僕而由鬻賣來者尙懼其畏罪以逃此方便之奴則不懼其逃彼等奴則懼其食多之爲累此等奴則不懼其以口腹而累人彼等奴則多方勸以衛生此等奴則無復記念其生死衛生聽之不衛生亦聽之也人煙未稠密時則如此方便之奴頗不易得而及乎比屋以居如鱗如櫛於是成一奴隷之形狀此固無待置奴而始有人左之右之供我奔走後先之役彼等但求占地若干地之廣者即有隨地皆奴之大概沃野者千里求食者四方地可貴而人究不貴而賤其仰給我者迫於無可如何實逼處此別無餬口之方誠哉不奴而奴凡占地者即謂之置奴可也孟子謂食前方丈

有地者多輕視工人無地者雖欲不爲奴而不得

占地者其地一時不售於人多借此爲居奇之用

侍妾數百人而以巍巍大人許之若此之擁據良田廣宅者彼固無心廣集侍妾惟日聚丁壯以爲之用耳占地者誠無異買奴而較買奴尤覺其便在昔某地有人掘井礦至數十丈之深地主恐其所購之奴臨深淵而履薄冰偶有不測錢即化爲烏有用特以工人易之可見有地者之輕視工人無地者雖欲不爲奴而不能矣地之屬於己者無價價在有工在其上而價值斯高無工即無價價之昂工人之力爲之也譬之一主人但有一空曠之地浩浩乎如平沙無垠逈不見人地雖多逾斗量又何從驟顯其價值俾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空地者無價待人既多而需地亦衆地即不似秋潮之落而倏如春水之漲地歸之者人亦歸之矣嘗見有霸占土地者其得地既倍似欲求善賈而沽一時不售之於人輾轉以留之於後彼蓋謂人一推廣而我長其價以乘時利用焉爾有何等寶器可以僱工但此各樣寶器皆人所成地非工成者比人尤早爾有地可以得人之便利是明有攘奪之意蓄於內以洩於外此明係刼諸人而

非工換工乃實以地換物件

今之占地者非交換之道乃盜賊攔路之道

物價各平則妙地價一占則不妙

始成我之美要非工換工乃以地換物件也聖書言爾事我我事爾兩相事而合行其恕與仲尼所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義有暗合若地則爲半邊之交易而非全美之交易是但人事我而我不欲事人非忠恕之道亦非交換之道乃盜賊攔人路之道也占地者猶之占太陽占氣苟地不爲我種植我卽不予以末光不予以呼吸爲問爾能長處黑暗之界斷絕導引之門徑乎有如五穀百果六畜有屋有宅有金銀銅鐵價值全憑乎彼以斷定其容易生與不容易生物以稀爲貴難成者可不二價而易成者不値一錢耳論理之常人多宜各物件悉平其價以合衆工斯無難於成而論地價則非此意此地價全關係乎估而不問其他一估而後日卽緩緩長其價今非通邑大都我不妨藏器以待時及乎荒僻之區居然有車擊轂人摩肩之象此卽適逢其會可以任我所欲爲世人因商界居奇而立一奸商之名信如估地者之估價其惡蓋尤過於奸商彼所操之術甚巧可以使各樣貨物日趨於賤而地日形其貴晚近之人心愈

賤入貴出此巧於購貨物者之長技

工人但覓一啜飯處卽欣幸不遑

天地降寶亦歸主人於工人則毫不干涉

趨愈下賤則入之貴則出之蓋此道非有二道也故爾有各樣新器製造令貨物漸卽價廉因用機器而工人邀分外之巧此乃論新器製造之如是但地於此將日貴一日而無止期蓋中有霸佔爲蠶之食爲鯨之吞財之生者多而我之地價亦蓬勃而不可復遏俗云寸地值千金此語當可實驗苟使一國之地皆爲其所據將驅天下之人盡爲奴隸工之爛賤幾不論錢有得一噉飯之處卽欣然奉命以去惟恐不能得主人之歡凡有地者均爲無地人之主凡無地者均爲地主之奴丐有惡丐而奴無惡奴以其濫也如或天降寶地出寶不過使地價沸騰似湯之炙手蒸蒸日上有如火如荼之象究無以使工人效老人之擊壤鼓腹而歌也此言固非憑空著想却眞有實事之可見可取以爲證者在美國地內有煤氣可以當作薪柴用氣安放於各家之管中以備各家之用是地中之寶見矣似可以省工之力以人得煤氣旣多且有可勿使工人偏勞第細觀其後推及於將來地貴耳地價增長耳工之貧者自若也嘗有廣集鉅

集鉅欵成數大公司地專據爲己有而工人之成各器但有小利而無大利

輸租者須輸重價短租與尅扣租者幾無宅可住

雖免數大公司之龍斷而百姓之缺陷仍多

欵合數有力者成數大公司將地悉行據爲己有於是彼等之成玻璃及成各鐵器等類甚覺方便而俯拾即是如自地中取芥非從海底尋針至工人代爲大公司成玻璃與各鐵器僅有小利終無大效果也專其利者固大公司而工人則無專利之可言第分一二之微利耳憶彭思非尼亞邦與辟得思布克城百姓無大樂趣爲有煤氣出於其地來者多斯屋價遂爲之驟昂地主於此贖貨無厭但誇象之齒而不顧自焚其身蓋輸租之上者方許其卜宅其短租與尅扣租者終麾之門外美哉地主蓋得之東隅者復收之桑隅舍北舍南皆爲我產其有隙必尋無孔不入固將爲子孫作馬牛矣此即立使數大公司龍斷悉免而結果時百姓仍有缺陷而不得美滿之事以全利多奉之地主百姓終向隅而歎猶數仭之宮牆固不得其門以入也若四方廣開鐵路或有轉運可以稍佐工人然推及其後工人亦負其重而無以肥其食因地點前則廉者今則漲矣平地不足誇示於人也無端而現以樓臺無端而輝以宮殿斯巍巍者

觀華盛頓城其餘可以類推

來者多爲租忙爲地主盡義務其餘無有

工價之賤實壞於地主不得歸咎於本主

人莫能高攀矣有華盛頓城因總邦之京城錢糧一半總邦出一半此城出遂使百姓不大收其利縱錢糧已免其半依然有礙於前途無他租一貴而所免之錢糧不足相抵也此無論免一半之錢糧無濟實事雖國家將錢糧盡豁免而不留渣滓此外復予以電氣燈予以煤氣復給以種種之飲食不責以償錢似可以入國家之大賚凡此小民均同拜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矣乃百姓仍形其不足者惟有缺之待彌而無恩之可拜爲此間來者既廣悉行食於租之中爲租忙爲地主盡義務舍此更何有哉生財有地有工本係地與工成者左有地而右有工當中有本要不可誤認爲本害工乃地主害工令其窮愁潦倒以至於此汝但見本主設一店鋪遂疑本之積重有壓工之勢工價之賤似本主爲之未可獨責之於地主不知大權實操在地主之手專責本主恐本主有所不受貧無三椽之屋躑躅道上奚以贍生工人地既被人所佔是立身已無退步安得不束手就降以此見奮戰者必有戰之具弓矢悉盡宜其孤掌難鳴如

無論何地一有吞併之事工人即屈而爲奴

工人實地主之子可見地主之爲害不淺

能使百姓歸地似康拉德當初之舊式本即不能壓制而民乃有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之樂必兩事求一工即妙不可言兩工求一事即苦莫可喻所以免霸佔以及免本主之龍斷但地主得其實惠工人仍不無咨嗟太息於其旁也不拘何地何方另籌巧妙之法苟地有從中吞併者斯工人不過爲安穩之奴無非分之希望鳳凰上擊九十里雄飛之壯固使藩籬之鷃望而却步矣而雌伏之羣獸固萬無飛昇之理也試觀英國及各國凡大製造之地但一經身臨其間即可周知其大概雖變化其法巧用其心思遐想生財之道俾財之流通者層出而不窮而與工人究無甚大望殆地主坐鎭不動聲色盤剝無遺蓋爲工人之衆母而衆工皆爲地主之子也地主之流毒於人其中有多牽涉他事而未便全行廣告者惟不可不慮及我等現言通商之事但論到徒通商於工人何所補助而當於其後論眞自由通商

第二十六章論眞自由通商之至理

英國考伯敦與布茵特兩人可謂熱心免關稅者

工人雖欲免關稅到後仍屬無益

卓氏將眞通商直揭其事而愚者可以恍然

蓋在英國有考伯敦及布茵特其人者此兩人於英國進以激發感動之道使關稅不至再起謀所以寬免之者其熱心鼓吹百姓可謂已建其極雖有聲勢人權大於斗不惜金錢死灰且可以復燃而奚慮此一二人之口舌然始欲保關稅者其後仍照免關稅頗賴此二人感化之力惟免關稅後百姓依然半菽不飽兩袖成空豈民之病已成絕症雖有扁鵲之神醫亦莫能爲力耶非也彼二人所躊躇免關稅者非眞通商如攻城者但攻其外而不攻其內兵家言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免關稅者攻城而非攻心也苟志在眞通商非徒免關稅將使茹苦含痛之事掃除淨盡猶解倒懸功必倍之矣卓氏言我當將眞通商顯揭於人前作昏迷者當頭之一棒或蠢者可使之覺愚者可啟其聰乎我等言通商事可以生財更形其充足而無益於工人日拈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彼嫁而不能移作我嫁也地歸私產故得其優者在地主既地爲私即不問何等新法舊法及靈明便捷之法要祇歸地主不能遽歸之百姓大學謂有人此有

眞通商必須至平均之地而後已

人衆當各樣分工而分工多有不齊之勢

土有土此有財不明言地主而地主已暗藏於其內吾且詳細以剖之土者地也人者地主也有土有財謂卽指有地斯有財亦無不可此卽生財之道包羅靡缺籌畫盡致而工人固可望而不可卽升堂且難况入室乎吾謂財卽降於天孕於地主之肥工之瘠也百姓以爲生財多而我等仍苦所見所聞旣如此斯形於口者無怪其然然或工不用全憑機器以爲之工人之抱痛更甚而但時勢有所不能耳果係眞通商必須至平均之地位欲平均其地者此中有何良法不妨徹底以言之其道在先去分地獨扼重於均地周官有均人專平地者不聞於均人之外有分地留心時勢者可婉言以引導羣倫爲論分地之始乃因古時地闊人稀於是有此疆爾界之限如劃鴻溝大國地方百里者小國地方卽五十里分地者人稀爲之也至人衆則當各樣分工凡係光輝發越之地行分地之法究竟有所不行非不欲分之使均另覓巧策然到後仍分攤不一至有分數次而仍待分者此何以故蓋百姓愈積愈廣分有參差斯吽囂之

分無已時一分卽永不復合

地多不能定於一分之事又非持平之法人不可不變分地而爲均地

氣愈不能平爭競之心無由而靖分無已時分者又何時可合且恐長爲豆之剖瓦之解而不克爲骨肉之停勻焉論地之道非盡屬收穫田畝者如身列士林名附庠序之徒彼卽無取乎多地而店鋪之家或以多地爲炫美之用有希多地有不希多地者自各等新機器以出於是用地之形式多有不齊而時改其舊日之封界有在昔地當損者而今當益在前地當沿者而今當革故每年時有割地裂土之舉未得分一年而永不分也彼一時而此一時昔則同而今則異所成之事業與所立之章程往往有删酌得失不以從之爲貴以改之爲貴者又誰言天下定於一耶地不能定於一而於是乎分偶分地者無傷地經屢分斯立事多有不足恃朝令而暮更月異而歲不同者此在蠻野人處之不難今日與此貿易明日又易此貿易若在吾華人一舉一動必肇造房屋丹其桷而刻其楹山其節而藻其稅可一分而定地點究不能年年分也據此以論綜觀大勢之所在斷未可以分地爲主腦但使一國之地屬爾屬我毫無兩歧

不必屬我之地方爲我地卽公共之地不妨用租之一法

地與天之生人有別以爲大同之地非獨有之地

地當屬於公而不屬於私

亦無互相爲角是之謂均於君子平其政之理不難推而行之以垂諸久遠我等皆主人翁無所謂此奴而彼主非均而何尙何分之有哉且由此不必地屬我方爲我之地我究可以長租而築室於其上萬無私產獨歸數人之理卓氏言中有兩件要事如樞紐然第一件我等均可以得地天地之內一樣屬我本無所偏人之生也有盲有聾而地之於人固非如天之降才顯分智愚亦有盲有聾獨令淸貴者面目完善焉地者大同之地凡上帝所造之物皆大同也此係論公共之事爲第一件第二件不論公而論私我箇人所成之事爲私百物自我種出者由我所承認凡創造者應當屬我是卽名正言順之理上帝所造者爲公我所造者爲私一公一私是又隱隱相同之理默伏於其上公與私皆有一定若地爲私乃占人者非自我得之者所以我等使地爲公我等可以用工而爲私彼蒼畀以產小民任以力其樂如何不然人而可以占日光我田野所收成者尙依附太陽之力是經我所手造者依然交付與彼我仍受彼之制

不以地爲公此强梁者於是有占地之事

不獨造舟如是卽論地亦然

卓氏提斯賓塞爾所言實正當不易之論

不能自爲主持究遠不如上帝成者爲公產己所成者爲私產其私卽其公非妄執偏私者所得而僞託也不主此說是强梁者佔上帝之所出將玩狎世人我身退處於無用人有制我之權我無防人之具矣是當守此兩件之要義不問精美之物產所出之繁雜重複以及各類之工甚多然窮其源究不難使地爲公產猶之合成一大公司彷彿鐵路公司之歸數人者等譬十人造一舟不先論船價之若何而當論實理之如何發現舍此以論地地不當分而當分其租此卽無論地之大小地之贏縮而皆可以租歸於公矣大衆卽主人彼在地上所出者不交稅不交利息但交地租而納諸公用已耳此美利爲大衆之美利地價由大衆所造理宜歸之大衆而奚以專擅之於箇人卓氏爾基曾提斯賓塞爾所言以垂爲至論矣其言謂此事苟在物盛之區可以行此法非分財乃分地地屬衆人此乃持久不敝之計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如此論地猶重君子而輕小人矣現今能改變宗旨不爲私地主而爲公地主則

一公正則人爲地主者亦可爲佃戶

抄沒歸公以後卽難公分諸衆道在預籌之於先

卓氏謂不必行抄沒之法但宜裁汰各委員而其弊自可悉剔

地不屬一二人而屬千萬人是卽公正無偏之理人爲地主亦復爲租戶收租歸爾交租幷歸爾謂之眞自由誠哉其眞自由矣且此非大革命之事無勞多改其方針屢易其途轍稍有不合者酌擇其是而鑒其非其餘可車同軌書同文成一統之治矣有人謂此事係大公無我新闢之地能與而舊居之地不易興業已地爲私產舊地又如何整頓而更新之貪酷之吏遍於天下攘奪之世衍爲風俗驟得一二循良廉直之臣亦未易大啟其版圖令口碑之載道也如悉行抄沒歸公以後再公分諸衆恐此事又可遇而不可求矣然爲是言者終近於隔閡之談猶之遙望宮牆不得其門而入也論大勢者急以求之則不易爲功緩以圖之則較易爲力如觀懸崖驟登其巔望者莫不迴其步但徐步以行自曲折而上或有一路可以斜通是卽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之微意也卓氏言我欲不抄沒此地但無勞驅遣諸委員或派兼差或得要缺擁擠不暇如社會黨之所行者因愈菁華愈多提公欵百姓將不長交租歸公

租價値多少加多少租此地稅是可持久不敝

征工征本其事萬不可行宜於不開荒之地一例征租則人自無留地之患

但願交稅歸公有貨物稅有房捐有入欵捐有各欵捐外有釐捐仍有些須地捐地捐不多而却留一二此些須地捐卽爲租租悉歸公所以此等無用而害人之諸弊政可芟薙無遺矣既將此數種緩免使盡免之後再徐加地租苐去而苗存榛拔而蘭采到此祇有地租而無他稅無一爲私租而皆爲公租地一時易定價値由美利奉之於公因是加租視價値多少加多少租約在四五釐之間此地稅遂比他稅較易核算當成爲國人之大關鍵必國人皆曰可然後用不可諸信大夫曰賢而以爲賢左右曰可而以爲可也現今征工征本宜早免爲是如有建造房屋者不當征以房捐有地開者征不開者亦征此卽不責人以開而開者多不開者少也且非獨不抑人開地復不阻人攜外貨來人可以生財幷可以聚財購貨一節聽其自然貨物得交換之道當前卽是應念而來於日令所謂便民事四方來集者其旨不背曰便曰集是誠能順民所欲以廣招徠者惟其中却有禦暴之事遠與禦貨有別如炸彈戕及各種人之物則

各等稅免百姓以後即不至購居奇之貨

有地捐人皆樂於繕造房屋

公用乃歸大同所用與把持營私者有別

盡人得地雖有一二占地者不能屢占不休

當實行嚴禁非橫塞其來不可爲除莠乃足以安良懲惡乃所以勸善既使各等貨物稅免斯百姓可購便易之貨不至購居奇之貨如宅舍基址似舊日一樣購法別無他奇不過使租歸公屋與地皆爲我所有我有宅照租與人同享安樂未曾樹一特別之幟凡我所僦賃之宅較昔者似覺其廉蓋有地捐人皆樂以繕造門第爲主此其間有勉厲民生之意勉厲者即鼓動其成室家之好與孟子所言廣土衆民其道不分爲二焉租歸公者乃財積於全衆非地主獨有其財此第一之要旨也再者言地租歸公是集一絕大之公欵歸公用即歸大同所用有似錢糧一併罷黜異於古者貌託仁慈之主減一二年之租未幾又次第施行方清風之徐來復烈日之酷出地有塵沙何時可撲滅也以先受地主之範圍今則勢力圈業已解脫不歸地主而歸公由此各等之公用事件應有盡有三者占地之事不再見於世占其一者不能屢占不休盡人可以得地盡人未敢留地有此地租歸公之一約法即彷彿罰空地人而激之使墾俾

分財不均其禍皆自地而發

此角逐乃主人欲重聘工人非工人之急於圖事

留荒地之意旨頓消此後亦無有據要津而待善賈者所以人但銳於得地不復銳於購地地係無價何所用其經營將來購地之價悉令退之使出猶飽食者忽得一吐瀉之疾不復再膨脝矣歸公之益有如此自得地者多凡有茂生條達之處皆惟公是問恩澤所降灑遍羣黎無有及有不及之處充而推之於王道亦祇此公諸所有使地價不染他人之指已耳分財不均其弊竇悉兆胎於地上敝衣褸襤之徒側身無所高冠昂坐之輩隨處皆鄰此實盤踞高地者爲之若以驗之於今則有力而無處可使到此農圃菜場俱可取不盡而用不竭衆人之操工業者悉自由自在不至寄人籬下皆思問舍以求田求諸己不求諸人青山可以爲友明月可以爲鄰採於山而美可茹釣於水而鮮可食其誰失所而苦無地之可耕乎凡角逐者非工人之謀圖其事乃主人亦將重聘工人前者工人之聲價賤今者工人之聲價昂工人不覓主人主人欲覓工矣卓氏曾略舉關稅之事謂人但欲輕關稅不得指爲免關稅輕與重大略相似

關稅當早免不當言輕關稅而遂巳

執刀以刺人者其罪固當抵償揮拳以傷人者其罪亦不能免流戍苟謂執刀者有罪揮拳者無罪可乎然後知眞自由通商須盡免關稅爲宗不以輕關稅爲自鳴得意猶關市之譏而不征也所以不征而不得不譏者乃爲免害防亂之計懲盜賊斥惡物以及炸彈鴉片等事均無一不慮患於未然惟但免害關稅之事諸如釐捐鹽課等項凡有傷貿易令商界多所遏抑均當痛絕而深斥之蓋中有凶器外有弊政不得不禦人於國門之外征可免而譏不可去也譏以免害不征以禁貪此誠兩全之道必當正大光明以征稅不當委瑣彎曲以征稅交換貨物亦附在生財之內不能交換者是停滯而鮮所生也然則通商也者即使交換之道易於反掌不望若登天而自由通商猶是自由生財宜鼓厲以生財俾人各懸此以爲發矢之的發而未有不中者生財由鼓厲而來其不當興蠹政以阻財可知且非特不阻外邦之生財亦當奮厲本國之生財是故貨物之不能征懼妨人之生財正道也人生財者不征聚財者亦不征惟占

地者獨征得此可以自由成財自由交換我生財但惟供我之坐享無人能占我生財妬我生財但使不袖手而嬉斯無難稱心所欲旣庶之後則當富之旣富之後則當教之此法良當深省也卓氏言有兩物件可以征第一係奢華之物各等粧飾炫人之耳目以快己之觀瞻儻有富者貯其財恐人不知特露而暴之於外此固無傷於征且征之足使富者與富者遇兩相賭勝以賽交錢糧爲美品幷以觀誰輸錢糧爲最多即爲最富古者以蠟代薪以飴沃釜兩相鬭其財產者正此類也但此等錢糧雖可以征而亦無大用於世第二如地稅一端爲最切要者其有益於人固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非第一件所可比例以此知地稅之法非征地乃征地價征地乃禁人用地惟征地價者最眞所不可不注意者有價始征無價即不便征視地値若干錢征若干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道行人皆含哺鼓腹不忍氣吞聲矣地租歸公正以不遏制工人作之工用惟獨使地租歸公凡租悉地主所出無可諉之旁觀我居賞而使

他人受其罰我得功而使他人任其過猶之一城地價歸於公地主不得留間地以居奇大小空地可以卜居造室於其上屋舍多斯租即廉潔萬難卸之租戶而惟責之地主築斯池也鑿斯城也可以爰得我所矣其道在使屋宇愈推而愈廣各欲衛其藩籬大其門第有勉以就之之意無強而從之之心貨之貴者因希而貴不希即無足奇異無可震驚而全美之關稅於以顯地亦未能久藏世人皆顯而易見較他類錢糧既易於收且亦大有可恃視爲杜石梁棟之不傾非等倚冰山者之旋倚旋覆一見日而即銷化地價者不得疑爲主人之簸弄而致乃爲全衆而增得能箇人所成歸箇人全衆所成歸全衆於此前程日見其廣大後路復形其寬宏幸勿爲茅塞而直梗其道則水不盡而山不窮也蓋因眞通商須當免各稅以留地稅爲各稅不能用必免他稅而始可與地稅更於地稅大興而後公入公出不悖入悖出曾不留區區以予地主眞通商須使生財各事皆可自由卽將各等稅一概罷免凡阻生財者皆黜退不行可

見事無鉅細大小屈之如蚓使不克伸將牧之若羊使難自立惟工歸地地歸工凡生財人歸菜圃菜圃人歸菜圃之後卽歸入生財而自由之行動於是乎全矣而占地之事於是乎不作矣地與菜圃算公產惟眞自由方使工人不爲奴隸而盡爲主人翁工人則高其趾而揚其氣不俯其首而蹙其眉利之所在悉歸工地主不得專其利譬如御一飛車爾能飛者我亦能飛未必爾飛行絕迹而我祇安步當車一升天而入淵也彼假通商之人但輕關稅究不見實用輕關稅者恐不能免生財之苦必多生財均分財而後工藝大興遇有大新奇製造惟工是問歸工者卽歸全衆人無不游行而操縱自如至此愈信與各物件歸數人不如歸全衆之利紂有億萬人惟億萬心武王有三千人惟一心歸衆者固合千萬人成一心也在法國革命之前有數人作會欲與各種地稅蓋深知地稅與凡有羈絆之事皆可解脫舟車所至卽人力所通誠無一夫不得其所是皆安而行之不勉而行之者惟能明晰大同之理乃恍然於均得地均

得自由之益法國此數人多以此地稅爲最急之政千百人諾諾不如一二士之諤諤數人中之領首一爲克司廉一爲都爾哥餘亦承任其事劃一不爽謂非地稅與而後塞者通貧者富乃有百利而無一弊耶

第二十七章論關稅似豺狼之當道

卓氏言我等已洞徹通商不能暢論到底論到底必使占地之事悉去而無一絲一髮之留彼等謂關稅但減其重而從其輕略删之則可盡除之則不能以盡除即當取地稅耳亡而目存若之何廢棄耳目但抉心肝以示人也以是立論宜乎聚議之無成當一百年前斯密德亞丹論通商之大旨彼時地主權甚張如呼奴使婢人無敢與之牴牾觸其鱗而扼其喉者是時地主權大本主之權亦復不小獨工人退處於無權雖有鼻息呼吸斷絕出入不通不過仰人之鼻息而已斯密德亞丹亦係讀書人讀書人大半阿諛取容抱諂媚之性質無磊落之氣概見有一當道者每謂我當上以安民之書治國之策其實語著萬

言胸無一策徒爲攀援聲勢之計有時在專制之國可以較在民國能獨出以偉論然言之亦未必驟見實效法雖霸國而克斯捻能言地稅彼係法王之御醫亦精於郎中號稱爲歧黃家者他人咄咄彼獨大聲疾呼而一無所懼且言之雖激却語有根柢不似一知半解之所爲但此言出於克斯捻則無傷若出於斯密德亞丹則謀食由此大累天下惟無所忌諱者乃得孤行一意奮往直前耳有所忌諱者則祇退縮而不敢勇往也卓氏爾基謂我并不深訝斯密德亞丹之所見不達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人卽知識素優亦或有一二事疏忽失於檢點者加以斯密德亞丹所處之時其時本難直窮其委凡在英國有權位之人世人皆出以小心未聞有從而翻駁之者相習成風由來已久不自今日始矣古時在英地係公產雖大地主得地照舊交租而初無異言更非獨大地主爲然卽以尊無二上之皇帝亦不能自恃其尊貴虛懷若谷非盈滿若缶其於地猶之庶人士大夫不能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

好以拂逆人之性也及後大地主漸不如初綏以卸其肩於百姓不復自當之而自承任之令彼等無辜之民出釐捐房捐及貨物稅關稅幷使百姓所有之公地悉行占去文王時百姓有五畝之宅斯八口之家乃可以無飢今宅無五畝斯八口家何以爲生也所以爾等免關稅釐捐仍須地捐三者但有其一即完全之政也二百年前英國有地稅十分之稅幾乎二分有五歸國國家之所取不爲多也但地主在議院中甚有權勢彼不照輸二分五歸國於此中多所尅扣故英國行地稅而終不獲行至盡美之地竟中道而廢者因懼此有權勢之地主梗其足掣其肘復把持朝柄凡百皆局促如驥之伏於窮途但有呼者而無應者卒使彼等有所藉口謂大關稅旣免必當留一二錢糧以潤其後況論通商人亦係地主焉能自塞其口鼻自爲口供而不待人之宣布其罪狀以先行承招也一羣之中凡此勢位烜赫之徒旣約束人以學問道德復管理人以箸作言論世人皆屬其治下入云則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雖蔬食菜羹未

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夫旣無人不爲其所統屬因遂不言地爲公產以地之私產當諱言之不可直陳之小人之過也必文其卽此意乎且勢利之場趨者若蟻鑽者若蠅附者若羶之逐腥讀書之子方奔走之不暇安敢犯上而來抵觸之言富貴者驕人彼貧賤者無可驕亦無可傲而惟有諂人此所以不公之事頗難於立退致唯唯否否而卒無一是在南美華其國亦有恨奴僕之不宜久行所當掃除其積習者然是時勢家俱有奴僕已身不正奚以正人且教員教士無一不阿附勢家幷報界主筆人亦志在回護不能出正當之論當此一言奴僕之利害命卽不保聞者誰不心寒故卽有欲免奴僕人不敢出頭而惟有箝口非天下之有道而庶人亦不議者非懷德實畏威耳美國自興火輪船大機器製造後均皆洞見關稅之非宜工人亦以關稅爲失利而本主與工人不需關稅卽可直攻地主彼等曾在報紙上用一絕大之著作痛論此事顯揭關稅之急宜黜退但身歷其境者雖論關稅當免而礦主大爲不服事仍不成

若地主與礦主一心本主與工人無以制之也故事之不能窮到底者遂如是而止其間難分地主本主以本主亦復有地地主亦有本在美國莫不如是地主多彼等不能論自由通商到底恐關稅免而即有地稅我制人則利人制我奈何此事之卒不成也

第二十八章論眞通商與社會之優劣

當今之百姓微有歆動之意可趁此一線之明機而成眞通商眞自由矣但其中有難者是時之百姓如蚓之屈曲而行比世所謂首鼠兩端莫定一是者亦左右之途徑未知以何方爲歸宿也夫民既不服霸佔怒形於色憤發於辭其志在反噬可知但必功歸乎實濟事事認眞未可敷衍門面亦未可別出其奇亂闢蹊徑舍安宅而求斜道大旨總不外乎以實心行實政法之立也如康莊如通衢人人得優游於其中斯頭頭是道無有欹一步不可行而迴其車者矣然後知眞通商乃爲自由發達之基礎斷不必學社會中人以至畫虎不成反

類狗也故百姓偶有大疾痛之在身醫家必先得其病源而後易於施藥復易於奏手俾病無恙而還其自由自在之天因以得脫於樊籠之外向者曾言百姓於途中遇盜爲盜所欺紿而攫拏之矣然刦當首攻大盜小盜即不難驅逐擒賊之先擒王亦猶此意百姓至愚不宜約束之惟宜開導之開導之法在循循善誘未聞以震駭爲功者至論百姓所行齊行罷工之舉欲假此以多得工價雖懸此望而無甚大效所望殊未易償不過於此一行之中稍樹其幟爲捷足爭先之計無貶道求合之心究竟於他業及全衆之百姓未見果能無美不收得時則駕也有明眼之衆人見事能觀其遠亦深洞悉合議齊行之說屢爲工人所習慣長用之技迄久未見其實惠不足以言全益但可以言節取且彼等暗懷私胎覺得國家可以用其力以輔相而裁成之使任工之事歸國辦不歸他人蓋隱有社會黨之意此意在社會黨誠未可厚非其用心亦復可嘉由此底於大同天下一國四海一家眞不愧四萬萬同胞之說乍聞社會黨之言

未嘗不喜其中流之一柱滙海之百川也社會黨欲弭兵不欲以戰事相見兼欲偕各國請和矢可戢弓可藏不難放牛於桃林之野而歸馬於華山之陽蓋意不主戰更情重保商觀者於社會黨誠服其立言之正大謂苟得進行是即包羅萬象而涵蓋全球惟平時言通商人則銳意角逐與社會黨則意屬兩歧卓氏言我觀社會其意可得而曲喻試可舉其言以證通商社會黨之得失卓氏言有指我爲社會黨者我不辨其是亦不論其非但念平時人作社會之書立論良善而中有是與非不可不明晰其故我既不能自認爲箇人亦復不能自認爲社會兩有利益鄰人殺雞以供客我割肉以留賓總有箇人之思想箇人之自由各顯神通安得謂子之心即如我之面然人在羣內何可盡言箇人必須有相聯之意而無孤立之傷德不孤必有鄰友多聞乃不陋故汎愛衆者罔不大度以包容軍界之有團長有聯長正爲合羣而始立此名在左者有一箇人在右者箇人之外復有一羣事事謂有箇人者此其中即有流弊人居世

界之內食用周旋無一可缺事有可聽我一人而擔任者亦有非我一人所能擔任而兼倚大羣者愈精美愈繁重羣事愈多所以當徐徐分羣之事分箇人之事擔水於道汲綆於井此箇人之事若爲桔槔之水車以抽水且水車載者多難悉舉此箇人將窮於用必合衆以擎也於箇人之事及羣事既已辨晰無訛將見箇人事非羣所能達羣之事亦决非箇人所能勝任如電報鐵路諸事件需羣以成箇人祇束手以立但我照舊完全我之功我有一技之長一能之擅不妨鳴於時以應其用羣不得抗我幷不得挾制我以是而論凡此諸社會黨即稍覺太過登高以呼視衆山皆小而一覽無餘固誠氣概非凡矣無如合大小之事悉納入羣中持論雖高而亦有失當之處天下之本至廣且衆今欲使所有之貲本一概歸羣毫無角逐吾安得指爲韶之樂大武之樂既盡美又盡善哉如是則製造雖再博大人再推廣分工合工按之理仍與人稀時無異理雖同而事必須分別以相觀知本不養工則即得其奧妙精微之蘊今試置

此法行爲國家養工之法語多顛倒

一廣廈屋有萬間然苟無秘鑰以探之能入其室而啟其門乎此等社會人不分地與本混沌雜處有似盤古開天闢地之時人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眉目清秀也合耳目口鼻而爲一是誠難縷析之而條分之耳病在朦混者黑白旣不能分何由將窮富細意體出觀社會黨意欲國家作大本主養一國工人社會之法恐非正而中之法也法多偏而不全者於理究有難合故社會之法雖言之有物其說不通此法行乃以爲國家養工之說得毋近於顚倒耶國家之公正姑勿論若國家有貪汚之吏奸佞之臣我轉問社會所持之主腦又將奈何立意在此到後仍不能達其意猶之行路當北轍者而忽南其轅此王安石之青苗所以貽禍蒼生而誤人家國耳羣非國家所獨有之事乃國家因合羣公推而始肩其任羣如何政府如何試設身處地以想像之便可恍然而不至茫然矣苟爾等欲百姓之均無貧安無寡斯卽使有國有家者成一美滿之地步不當令國家作本主亦不當令國家盡作交換如一家之主其家長但問其財

本不必均而均當於財源著意

社會人之主腦多得其偏而不得其全

本不殃人乃無地者甘心受主人之凌侮

政之大宗至瑣屑之事不必躬親也出入之欵何必悉歸國家本不必均而財源則非均不可老子所云淸靜無爲淡泊自守者當以之爲標準官可裁者宜裁吏役可省者宜省官無取乎多而用人惟其當水之流也淸則一望到底濁則泥沙轉寒其流矣設官之道亦宜淸不宜濁也且官一淸而政事即隨之以俱淸先辦其最要者後再有羣與工所承認之事是之謂社會是之謂公而且廉之社會彼等言本與工兩相爭不兩相讓由是見有本者遂視爲仇寇殊不知本非我之仇第無事不龍斷者是誠可爲痛恨誤用其心思於不當仇者而仇之鷹鸇噬人吾射殺之可也不射鷹鸇而射鴻雁其弓矢雖利其目所注射者已差矣故吾謂社會人得其一未得其二徒見爲主人者挾制同伴遂覺本多之害而歸咎於本之殃人抑知本不殃人乃無地者之多不得不甘心而受主人之凌侮若夥伴有地可歸於何挾制於何凌侮任大風積雪之降我所居者非茅屋乃高宅風雪固無所用其壓依然傲骨崚嶒也獨此龍斷之高踞其

既無龍斷以後工人尋覓主人主人斷不尋覓工人

社會黨人之懼角逐不知角逐在去霸佔而角逐幷無害於事

角逐以自由角逐爲最美

巔在下者悉奉令惟謹閒一日之手斷一日之口故人爭以得事爲急猶道之不可須臾離地不屬於我我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其萬難桎梏其手足而不用者勢也苟龍斷既無百姓可以如顏子有負郭之田諸葛有南陽之地主人斷無獨據全地之理且尋覓工人如飲食之於飢渴而工人固不尋覓主人爲謀事之地也彼社會黨人懼角逐之道夫角逐亦復何傷惟可歎者因地龍斷而百姓遂無退步於是爭論不平必先使霸佔免斯角逐毫不足懼得能使主人覓工工不覓主乃眞民爲貴矣民爲貴盡人皆可以自由自由者由我之路非由人之路望人之眉宇氣色以來生路者是人苟不開顏我將屏足矣奈之何爲此跼蹐之態氣鬱而不舒乎惟自由者工人方可以得所不自由者工人卽不免失路角逐事爲最少不得者但使成自由角逐非徒工人角逐卽主人亦與之角逐爭競之心可以成世界磊落欽嵜之氣象第未可令纏萬貫者挾工藝以必行而使工與工長吁短歎此牴彼

羣是羣個人是個人不得合而爲一

自由通商一行地租亦歸公地可以歸公產

悟也故有時總需有一箇人亦有時總需有一羣事有羣做者亦有屬箇人做者不得渾而言之曰羣卽箇人箇人卽羣也角逐固善但無自由角逐卽不善士農工商世每以農工爲可鄙而蔑視之此農工之所以日處於窮而成其賤吾之心醉於自由角逐者以專使工人角逐得事乃策之下者耳今有一鹿我不逐於先人將追奔而得於後角逐者卽犄其角而逐之也豈能長作壁上觀不爲闤中之逐哉惟眞自由通商地租歸公地卽可以歸公產關稅免地主霸佔亦從而俱免是卽爲自由自由者脫然不羈闢荊棘於道馳虎豹於關魚之游鳶之飛天淵之流蕩亦不過如是之機趣活潑也此數年有大公司糾合數家同心合作以使貨物昂貴人無如大公司何祗得搖其尾而作乞憐之狀有時此事因假新奇以眩人耳目心苗意蕊巧樣花翻令他人不能模其式而祗我一人獨擅其奇猶鐵券然爲傳家之寶當世難自我手而奪之是雖非霸佔而亦有霸佔之微意加之關稅亦復可以興霸佔霸佔之名目甚多不必霸佔

關稅免祗能去霸佔之半

國家之有戶部猶之有公司之有奸商

公司之把持權利其道有三

地始爲霸佔卽專利亦近於霸佔也以鐵公司而論關稅有四分外間之貨不能入是卽可以使鐵器長價至四分之數俾各鐵悉力併作若關稅免則霸佔可略去其半無以閒田而起訟者有以耕種而讓路者天下從此太平矣人民從此慶賀矣論最霸佔者莫如地因龍斷爲特甚而非他物之霸佔所可比例苟租歸公而霸佔何在淸光大來矣恐鐵路公司電報公司德律風公司以及煤氣公司電氣公司均不無霸佔公司者無限之公司爲充府庫而裕內帑者夫國家有戶部之主財政公司亦有奸商之工心計試卽以煤氣公司言之有數人於煤公司主把持利藪乃先合議張鐙集宴擺設酒席大約將開運動之場其運動非明目張膽之運動乃獐頭鼠目之運動此數人乃占煤礦者酒席之設固不勞合衆而商酌且非面訂價之多寡實私自訂價懼垣外有耳特傳此枕中之秘訣也待價旣釐訂而後一國之煤均在其手內以操全權可以使價長而利不分彼等之權握於何處蓋其道有三焉一關稅可以增長價値外

鐵路當歸公辦不宜存私

公則廉潔而私則霸佔

有謂私事可以聽其作亦有謂私事不能派人督率而以公辦爲是者然究不如卓氏所持之論

貨不能來二煤礦悉歸彼等外人不得搜掘租歸公者豈有如是之黷貨無厭營私自擁者乎不爲公正之租不能去霸佔也三鐵路亦復爲彼等所獨擅一獨擅則卽使彼等開龍斷之門左爲其壑右爲其源中央則爲其積財之鵠其左右望者若不如是卽無以爲賤丈夫而忝居此名毫無愧色論鐵路宜有公辦不宜存私歸公事歸公辦爲是更不但鐵路公辦卽如德律風電報煤氣自來水皆無一不屬公辦惟公則稱廉潔惟私則爲霸佔不遵其道以行之而反其道以用之倒行逆施尾之大如何能掉也有謂私事可以聽其作但須效官鹽治其事督率而已調查而已又何畏其他亦有謂私事不能專派其督率調查之人卽謝其責任而終以公辦爲是按之兩說所言各殊細按卓氏之論覺以爲公事公辦遠勝於仿效官鹽之法以私事而歸公治卓氏蓋深以不論甚物件均不離乎龍斷之迹猶之郵政局之當除私而入公也事有私事有公事不得託於私化爲公以遮飾俗子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以此璧爲我一人所

錢糧一豁免則自有衣租食稅之效果

一至均平則無大富亦無大窮

談社會者不如先籌鉅欵

獨有之璧非萬人所共有之璧故遊鄉里而恐得奇禍若公璧則無禍之得且不妨持以予人觀玩焉若德律風鐵路等類悉爲公家之正務非我作我之事屬私可無妨垂涎而動色者篋笥不可以藏者而藏之天道不容人心亦難問矣苟錢糧都已豁免國家衣租食稅官吏將成爲贅疣而事減官亦無所施其技登堂者但聞琴聲杳無聚訟之慮不言黃老有黃老之餘意焉有如此等鐵路公司及他公司彼皆有國可以擔任此事逮至百姓既均而且平有肉有骨無大富亦無大窮人不樂貪財貪財者乃不均而始以財爲飽欲之具苟一至均平之地王道無偏平平蕩蕩官亦知貪財爲可恥相率出狗竇而入龍門於以知窮富不均則有貪窮富既均則無貪租歸公一事人未可輕忽視爲不甚介意當奉爲醫病之源租之所包者廣而大非尋常之小節宜持大同之主義宗社會者必先籌辦鉅款不求其立於無上之境而久之自臻於安然今日談社會不若首以得鉅欵爲大宗鉅欵得卽萬事無不就理專持泛無正當之論

欵一足用卽無美不備

集欵不在臨時而宜先爲預備

英德各國工人爲工者有三處可以分攤貲本

是夢語非覺語是醉語非醒語也除錢糧以外仍有無數公用之事凡各等學問各等精美可於此成其巧便者悉納入此內此後卽有鰥寡孤獨之類得租歸公爲絕大之欵亦復大有希冀似文王之發政施仁窮而無告者至是放而有所歸不如雞犬之奔走於外欵之足於用者何樂如之現今若能製一大輪船帆檣俱備來往如飛雖有一嬰孩誤擲於海內有鉅舟可以救生不難提此孩拯而救之於岸上如善泅者三起三躍出水鄉而登樂國不爲入井之孺子爲逍遙塵市之人矣所以大千世界當如俗語所云一粒米頂一顆露珠一人受累他人皆抱痛於其旁惟欵集不待臨時之籌欵異於千金之裘費衆狐之腋而始成人人得所求無苦楚者西國條律在英德諸國工人爲工者有三處可以分攤貲本主人一份工一份國亦一份倘任工有數十年之久此後垂老無用力不能舉耰鋤手不能勝器具創病之狀苦無可言有窮死而饔飧不繼甑底生塵者理宜賞給以俸祿爲酬死者之典而安生者之心此爲處暫非處

不言社會而租歸公卽至社會之地步

免關稅者多畧免而非全免

常之法其後仍歸之於租中國之邺其子孫慰其身後卽無異於是而非若官之原品休致廣蓄明珠搜羅財帛甚有未負弓矢未臨戰場而邀公侯伯子男爵之封者英國眞通商自由人百姓無錢糧皆屏除諸弊而於農工積半生之辛苦者莫不動惻隱之心以地稅歸公暢用無缺到頭不言社會而租歸公卽至社會之地步吾願志在社會者試細思之

第二十九章論與眞自由通商之效果

人生於世貴脫然無累不貴覊束之使不果行也乃吾見世人多言通商而終託於虛辭不成其實在號爲免關稅者但略免而非全免譬如嬰孩之啼哭偶進以飲食旋又斷其乳哺半飽者終未能禁其啼須按時而拯飢救寒也夫忽於小道不得其大道至中途者往往易止其步非山路之崎嶇乃瓦礫之塞道也眞自由通商爲最美之事有大利在能普及於千萬人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可乎哉一得眞通商遂覺關稅皆爲暴而非禦暴禦暴乃所以

得眞通商之道遂覺關稅皆爲暴而非禦暴

言聚財而不言理衆人於何感而皆通

徒論錢之輕重究竟不行

僞通商者多輕免而以爲欲速則不達其言多不中肯

防害人者爲暴者則卽自害人而無以免人之害古之爲關不見斯今之爲關愈多時局之衰人遂趨於末不復治其本未除暴者將何以安良有人執成語以相援證舉萬國上帝之公理以考察眞義之所在謂通商此係公共之理牢不可破者假通商者貌合神離其中不過以進款爲大宗或少或多或盈或缺日之蝕也則深以爲虧月之滿也則頗以爲壯言聚財而非言理欲人之感化躍然而起蹶然而興也難矣攻佔奪者但欲百姓一心發動若不知其所以然而自有豁然貫通之實效所恃者何不恃三寸舌不恃萬言書恃一全理發放於世界之上可爲鼓吹百姓之用徒論錢之輕重不行也小民雖屬愚頑然言論不涉於虛浮豈天良終難於發現若有一二輕重之關稅百姓卽漠然不問毫無所動於中以無至理關鍵於其上故漫不介意藕有節取其通竅有穩取其闢也彼僞通商者欲緩緩免志在徐而不志在速世人無心係戀每聞其言輒倦而思臥安得通金石而格鬼神其無以勉厲人者未有當頭之一棒宜其

人但見保商害製造終成一知半解之談

眞通商可使工人不至於爲奴

美國之不以保商爲非者乃因英國免關稅而百姓仍苦之故

同過耳之風腦後之環耳亦有指明假通商人之失者在各國大學堂暢論富國之策及綜核其說亦多兩歧因所言無非爲迎合勢位之計諂其笑而脅其肩大約不外崇拜受香火之佛雖知保商者之法是一弊竇而未見到底於井中觀天於管中窺豹識者笑之爲其眼光之不足以燭遠也夫僅能見保商害製造但一知半解未悉其全遂有以辭而害義者且於正大光明之事旣畏首而復畏尾故口將言輒似箝其口者然要知眞通商足使工人皆可免爲奴今如彼等所云語多妄而有依附人之意是之謂前懼虎而後懼狼借通商爲名者往往對衆工言我當使爾等關稅免生財多而亦不昂其價言所發者將借以聳當時之觀聽也無如工人聞之旣熟幷覺語多不驗謂生財多何以不富而窮囊多空時雖無立地餂我者奈何卒不能償我之命英雄氣短烈士捫胸誰實爲之而令其至於此哉至保商人言貨物公道爾等負累不淺美國之民見英國關稅曾經豁免杳不見有眞實之效果百姓仍苦工價仍賤於是不以

講究假通商人多而實行通商人少由於不言統理之故

保商之論爲非而假通商人至是亦不能洩其口語已窮矣詞已蕪矣駟不及舌古人所以有失言之悔此等論窮苦之民者謂從古以來皆有此事堯舜在上而不能無疾苦之民以博施濟衆古帝王有此心卒無以滿其願是乃無可奈何即醫國之手亦莫能爲力者所言若此殊令人掩口而失笑似此違公理之言以得罪上帝較之武乙無道將起而射天卒爲雷所震壓死者其荒謬之行殆大同小異矣滿口言通商名則是而實則非者縱欲感人究無感人之具也講究假通商之輩擬攻訐保商而不言總理但祇就利而言使其無心激厲百姓猶不足怪耳若以此激厲百姓其事終難必懸總理以爲之準則方妙公益之事百姓聞而起舞非公益者將奚以觀化是非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旣無是心百姓即不能心其心爾言公理人皆如大夢之先覺知天下一國四海一家我等皆上帝之兒子夫誰不驚心怵目而奚有腹誹其說釀成道路以目之景象哉不然專講利益利益在數人而不在全衆人自不服怨者形於色憤者

利益在數人不在全衆安能一人之心通千萬人之心

能將保商之人一語道破以後卽不奪自解

一還其本來卽無佔奪之患

事之難者常先於難處著手

發於辭惟言最大利益者則以我一人之心志通天下人之心志是則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但使眞通商之語果確卽足令保商人之商界一語道破燃犀而照水怪水怪莫藏其奸畢露其狀矣此何以故百姓知眞通商煩惱悉去憔悴全除以及爲娼與爲盜賊者無一不化之使盡百姓此時類沐者之彈冠浴者之振衣先以窮而無賴此則奮發而有爲論至大同人無困窮而悲歎者熱心者多斯冷血者少也人爲此出其全力可以效敢死團決死團凡有甚窮苦困頓之事悉脫離於苦海而登樂國至脫離之由則在百姓園圃場圃均皆還其本來而得所託身始則以佔奪爲患今則已復其舊不能以璧久假諸人而不歸也然後知關稅之小盜攻之甚易地主之大盜攻之良難譬之攻城合千萬人而攻不恃一兩人而攻且全攻而一其心不懼難懼其心之不專專則一一則用志不紛而地主之盜於是乎如虎之負子相率渡河矣惟事之難者愈先勉爲其難難者既著其手易者卽全不費力是當大變動其宗旨可以鼓

百姓之信保商猶之中國之崇拜木偶

百姓如在夢中不知身在何如祇有數領首能不爲所惑

吹人感誘人令百姓聞忠而知尊長上聞孝而知事父母成大事者未有不如五丁之開山鑿道也現今美國之民曾試驗保商若何成績而迄今未見其效所見無數人之著作與所出版之書均已瀏覽而無遺百姓皆有疑信參半之勢觀保商人之大局猶之中國之敬木偶拜佛像百姓未嘗不知祈禱以求福但恐祈禱之後佛仍無靈求福者卒不見佛之降因於已身所親歷者覺我等百姓每有寃而無可伸有憤而無可洩莫不歸咎於政治之不善第終不知政治之何以不善何以所心求者終失其望而畫餅不足以充飢其欲改革政治殆非旦夕間事矣百姓固終日在醉夢中似栩栩之蝶境象糊糊幾不知身之何在然亦有數領首洞見毛髮知之最詳者是數領首知均得地均樂而無憂地者福地非窘鄉也所以人莫不倚賴於地失地卽不足以存身此後欲免苦惱道不在他道在不寶土地以土地付之人民而已若此之明見萬里固僅有此數領首餘則茫然故卓氏言我當對此數領首細爲談論俾得以一傳十以

卓氏欲借此數頌首以通行各處可以風動四方

欲使百姓由夢而覺非感觸之不行

通商在緩輿而不在急迫

十傳百始行於通衢繼行於僻鄉終且行於村野極荒之地苟得免占地事將如鑿開乾坤而通其茅塞人坐不明者由百姓毫無遠識石非通靈乃頑固而尙待進化今欲顯豁其事須如洪鐘擊之而使動撞之而使響人以觸而生明一明卽事成而終不易當使百姓探幽索微鉤深燭隱此必待演說其理宣布之乃感通之也由是百姓體會此意稍用其智慧而得所發明斯勇於前而不退縮於後事之奮也其奧妙有如攻城當於弱處攻之以擣其虛則易破兵家貴乘虛而入不貴擊實以見功攻地主者亦當如攻城之攻其虛必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緩輿者不在一時在迂徐而部置也夫既得緩輿之要訣由此百姓見免貨物捐免房捐免釐捐免關稅其後僅留一地租而公其稅此世所以稱衣租食稅之主不欲速成但求相時而動乘其機以徐導之耳假通商者其從此而知所改計乎

第三十章論通商不必以鐵砲臺爲限

以鐵砲臺立門限此人之用意雖厚而所見殊非

舉此可以見苛征之爲患

保民者如保孩提不啻世主爲盜之魁

前數十年有一人世皆欲舉爲總統其始固得一最優之名譽載以口碑寵以膜拜幾謂聖人出而黃河淸矣卓氏謂我初尊之爲正人君子迨後觀其所著之書所立之論欲將美國沿海之地悉用鐵砲臺據占以爲門限以防外人之來奪其咽喉此人之用意以關稅錢糧太重我等一時所用尙有積蓄入多而出仍得所餘因將此錢爲此無益之耗費格外麋爛百姓損己害人肉眼何足以識其大直無異古人以鐵鎖而橫其江耳舉此以觀可見保商之爲害非淺多朘百姓之脂膏仍無足心而別出其奇巧怪誕之法以相試是百姓之財有竭時而我之貪無止期也苛征之患不已昭然若揭乎卓氏謂本國之人膽素怯而不壯何必懼外界之來欺如各類保民惠民之政皆係累民假仁義者乃眞魚肉者也刼人之盜賊人知之刼民財之盜賊外似寬而內實殘忍者人或昧之保民者是以民爲苦龕之物猶大人之保赤子者然是世主而爲盜之魁也此究近於專制之所爲耳專制者有私心而無公心故歐洲皆成勢利場少

天下無仇寇自保商而仇寇以見

通商交換其中兼有取友之道

年人無一不當兵法國德國人皆仿此例卽如今之用保海之砲臺者此人之所見亦屬可異而貽害滋甚盜未來而我開門以迎之是盜樂於來而小民恐其不去矣天下非我仇人有保商乃爲我之仇若免關稅不畏甚仇而皆爲弟兄手足但先興此法而後欲免仇難矣美國大民國共有百兆人爲天下之第一國本不須學歐洲挑釁之法可以行其自由更無用保商彼之商大於天下何必倚仗鐵砲臺而以兵船爲護符肥甘已飫於口復欲爭人之肥其道安施美國之權力在百姓各具新奇奧妙之手段世人莫得傲以不能亦無敢加罪於百姓我有此權我不欺人人又何能欺我保商奚爲哉天下人之通商往來交換中幷兼取友之道此饋彼贈以一桃而易一李解以衣而推以食斯卽無所用其戰事且又奚用專保以鐵只在興仁義以仁義立其始基而固其全體世謂九州鐵鑄成一錯字人豈不知之奈何知其誤而不更正之耶我等眞通商我等商船卽算天下第一有海權全在大商一國民權多卽有海權要不恃

民權一多而後海權即勃然不可遏

飛車雖行其中亦不能無流弊

美國成合聚之國各國有不合理之事必交議而不可獨斷

乎兵權之爭於一時甲於天下試觀英國通商而後海軍權即發生而未有過鐵之周圍於海邊其效力安在我欲拒人安見人不從而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譬如飛車巧而且便矣然或有火藥炸彈突如其來即不能無衝裂之患似此鐵之衞海實非阻抗敵人之法何必生仇通商皆友國也不通商則寇仇之釁自此而生矣凡合四海爲一家者豈有他妙道在通商而聯絡其友誼耳我有里居我初移家時我當卜鄰於是密邇相接之地遂互相欵洽而無猜有國者之以通商爲交鄰亦如是也美國主腦要在爲天下國之一大丈夫不勞作挑戰之事等於悻悻之小丈夫如商戰一傳聞於四鄰即恐戰事將作也現今美國爲合聚之國各國有不合於理者當交議而大發以辭不得稍參以獨斷之理非如戰國主分不主合以三寸舌得萬戶侯天下無甯歲小民有貳心矣且我本國通商各邦復以我本國爲標準而悉行通商畛域不分蔕芥全化以本國之所行可以推之於天下而無不驗於是戰事將潛移默化發其萌而蘖

關稅免天下皆可足食

既各處同心則康那德與美國卽不分界限

不長培其實而苗不凋一盛一衰理之得失所由著也內國無關稅而在外邦有關稅故能免關稅天下皆足食郊外何有飢鴻四野奚來猛虎足食者民之禮義生民之禮義生卽民之道德見如免康那德稅康那德卽與我一心猶之同我一國同種者如是異種者亦斷不至戕害同種而莫不如是五族共和此義行不言同胞乃眞與同胞之理有暗合者故我國當急免關稅由是昔日之十三邦皆成一國充而推之於天下各國蓋罔不同心而如指之聯臂手之護足者若是則康那德與美國可以不必分界限矣再推之美國與英國免關稅英與美卽同一國雖隔萬里猶咫尺耳隔道路者不隔其心也美國之人精英國之語言文字者不妨合議而磋商定天下太平成天下自由斯卽爲能言英文之國不必誇鸚鵡之能言猩猩之能言爲鳥獸中之特色而因此可推美國爲第一邦爲天下之第一國欲成此地位者非免關稅不行關稅免卽未有不能至此地位者然此猶言美國與英國之往來如將各國關稅全免亦大抵皆

免關稅者不獨美國與英國往來即各國亦自無仇讐

免關稅者即不必需地稅

無工價則國不安有工價則百姓自壯

觀中國蒙藏事餘可類推

然斯即無仇而更不必預戰苟美國能成眞民國自由通商地爲公產天下皆以美國爲法風之動也感於四方電之通也捷於各省中庸謂聲名洋溢乎中國其道彷此不免關稅者不必需地稅既免關稅者總宜有地稅一有地稅人皆自由害民國者懼內害不懼外害孔子因魯之謀動干戈而告由求以季孫之憂不在外邦而在蕭牆之內誠能洞見其遠明察其微者矣何則本國百姓旣無田可耕即無飯可噉地皆占去擾攘不休爲大地主大公司覔利之場而非小民謀衣食之所欲百姓之內亂弭隱患消其勢有所不能如遍地之赤眉之賊黃巾之盜雖有一二良民求其安居於家不爲之煽惑也難矣內禍宜防若外邦之以兵器相抵觸毫不足畏內苟靖而外自安人於此不可以不留意耳向日之不安者由工人無工價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安之言其殆知爲國之要乎以中國蒙藏事而論使能鍊精兵直搗其巢復有鉅欵可以免經濟之困難此即如齊桓公之伐楚謂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城何城不克惜乎有

內變卒不能大展其權也於此見佔奪者卽亂之所伏人心不得民志自擕必行至自由之地而始登其極且無所謂外苦似和其丸而嘗其膽爲觀法國革命時彼等議員謂隨事俱有當然之則論理以自由爲當然無如在上者或漠然無聞或存一藐視之見而內亂於以成此之不明事何從就論法國如此論中國亦然卓氏於結尾伸以耶穌之金句謂爾欲人如何待己爾卽以此心待人此理者非爾我之理乃此一羣同彼一羣之理地稅之事全而地稅之全書成矣

商務指南終

HF
1755
G35512
1914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69 6413